

念，絕對的觀念則是唯心論者黑格爾之神學的杜撰。」

被黑格爾所曲解的現實關係的基本根源就在這裏。觀念的東西乃是物質的現實在人類意識上的反映，但被黑格爾把它與人類切開而使之成爲自然和人類的創造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對客觀世界的歪曲的理解：『當我從現實的林檎、梨子、荔枝、杏仁構成「果實」的一般概念時；當我更進一步想像着我的從現實的果實中得來的抽象的「果實」概念是在我以外的存在着的實體，並且是梨子、林檎等的真實的實體，於是我就（用思辨的語言來說）可以宣稱「果實」是梨子、林檎、杏子等的「實體」……同時我又宣稱林檎、梨子、杏子是存在之單純的形式，「果實」的樣式……普通的人們——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反詰着說——』並不推想着當我們說林檎和梨子存在着時，這就說了什麼特別的東西。然而用思辨的術語來表達這些存在物的哲學家却「創造了這些果實」。』

照黑格爾看自然只是世界觀念的反映和『外的存在』。人類的個人的意識照黑

●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全集』卷十三，一八六頁。

●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文集』三卷，七九及八一頁。

格爾看是從世界理性派生出來的。黑格爾的絕對觀念、世界理性、事實上不是別的，只是洗練了的神，『哲學上的』神而已。

整個宇宙處於運動發展之中，但是宇宙的發展即是絕對觀念的發展，它按照理性的法則、按照邏輯而完成。世界上所完成的一切不是別的，只是發展中的世界理性之顯現。世界理性的發展包含於其思想之中。既然它是世界上的唯一真實者、那麼它只能思想其本身，只能認識其本身。因此世界的發展，黑格爾宣佈爲絕對觀念之自己認識的過程。

按照絕對觀念自己認識之程度它逐漸豐富起來，變成更加展開和更加具體的了。起初絕對觀念只在原始的、最單純和最皮相的邏輯範疇形式（存在、非存在、生成、質、量、度）內認識自己，然後又在較複雜和較深刻的邏輯範疇形式內認識了自己，這些邏輯範疇闡明其內在的本質（本質和現象、形式和內容、可能性和現實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原因、動作、交互作用）。最後觀念自覺其自身是邏輯概念，就是它的最豐富和最具體的思想。

讓我們比較詳細地研究一下黑格爾的哲學體系。這個體系由三個部分構成：邏輯是論運動和發展之一般法則，論作爲萬物的基礎之理性原則的學說；自然哲學。



它在唯心論的形式下給出了世界發展的畫圖；精神哲學，在精神哲學裏，黑格爾在精神歷史的形式之下敘述了人類及其自意識的歷史。

恩格斯如下地指出了這個體系的一般特徵：『絕對概念在永久以前就存在着——不知存於何處——而且構成了一切存在物之真正的、生動的靈魂。它通過了「邏輯」中所詳細論到的和包含於其自身的一切階段而發展其自身。然後它又「外化自己」，轉化爲自然，在自然裏，絕對概念沒有意識到自己，只取着自然必然的形態而再發展。在人類裏面它又復歸於自意識。而在歷史上，這自意識又繼續自下而上地高昇着，一直到最後，這絕對概念終於在黑格爾哲學中復歸於自身。』

黑格爾以其『精神現象學』（一八〇七年）爲其體系的導論。這裏黑格爾研究了人類意識發展之一些連貫的不同階段——由低級的形式（直接的感性的知覺）到高級的階段（絕對的，或純粹的知識），在這階段上，照黑格爾看來，一切外界的對象物都被完成克服了，而精神只思想自己的特殊的本質。馬克思說：『一切現象都以說明自意識是唯一的和一般的真實者爲其目的』，『意識行程』的這個唯

●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文集』卷十四，六六三頁。

● 『馬恩文集』卷三，二二五頁。

心論基礎的描述是完全虛偽和毫無結果的，但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中包容了人類社會和人類思惟的真實歷史的許多有趣味的歷史材料。恩格斯說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可以稱平行的精神胎生學和化石學爲個人意識在其各個不同階段上的發展，這些階段可視作人類意識在歷史上所經過的諸階段的縮影。』

『精神現象學』的總結和結論是邏輯學——黑格爾體系之第一個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這是『純粹思想』的領域，這個領域內認識的主觀和客觀是一致的，就是說思想除了它自身以外，除了其形式以外，不具有任何具體的經驗的內容。邏輯，照黑格爾的意見，先行於歷史並創造了歷史，邏輯給予了一個一般的骨骼，這個一般的骨骼，後來才被具體的歷史內容所充實起來。

『邏輯學』分爲三部分：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存在和本質在概念顯現爲普遍性和完滿性以前可視作概念所依以攀昇的階段。

在『邏輯學』中，絕對觀念通過抽象的邏輯範疇的形式而發展。其出發點是純

① 『馬恩文集』，卷十四，六三九頁。

② 黑格爾說：論理學是純粹理念學（『邏輯學』）。

——譯者註



粹的，抽象的關於存在一般，關於『存在』（being）的思想。這個開始時沒有內容的『純粹存在』的概念，力圖取得自己的內容和特定的、具體的存在。照黑格爾的意見，這就開始了認識的邏輯過程，這邏輯過程同時又是思想的『推移』過程。

這樣『純粹』存在在下一階段就以某種特定的質出現於思想之前。質的範疇和量的範疇統一在一起而發展着。在黑格爾的存在論中唯心論地建立了辯證法的一個重要法則，就是由量變為質的法則，換言之，就是發展過程的飛躍。

從存在出發，黑格爾把存在理解為表面的、外的、物和現象的定義，他就轉渡到較深刻的、內的法則——轉到本質。本質論是全部黑格爾『邏輯學』的最重要部分和『核心』。這一部分的基本內容是闡明和發揮辯證法的基本法則——論對立物的統一、鬥爭和相互滲透。與形式邏輯相反，黑格爾認為萬物在自身中都是矛盾的。物體和過程固有的矛盾，是一切發展的動力。在發展中矛盾就顯現為統一的重量範疇：根據與條件、形式與內容、內的和外的、法則和現象，可能性和現實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因果性和交互作用。

但是這個被黑格爾發展的論矛盾的學說是唯心論的和抽象的。由於黑格爾論矛盾學說之唯心論的基礎以及黑格爾的階段的限制，因此不允許他從這學說中作出一

切革命的澈底的結論。因此，黑格爾在其『法律哲學』中就達到普魯士專制國家之矛盾調和的結論。這個普魯士國家，他宣佈爲社會發展之最高階段。

列寧很高地評價了黑格爾把內在必然的、自由的運動，當作一切變化與發展之來源的『自動』結合於通過矛盾而發展的思想。黑格爾從自然和歷史的領域內指出確切的例子來證明辯證法的法則。但這在他只是發展的解說，這一發展，在其基礎上恰恰就只發生於思想的領域和概念中。

存在和本質領域內的發展所依以遂行的必然在概念中認識了自己。這時必然轉化爲自由（因爲自由是自覺的必然），而『邏輯學』就轉渡到它的第三個階段，就是轉渡到概念論。在概念論裏，黑格爾批評了形式邏輯和形而上學，研究了一般、部分與個別的辯證法。形式邏輯，連康德的邏輯在內，都從一般割裂了個別。黑格爾說一般與特殊都包容於個別之中，並通過它而出現。黑格爾在歷史上第一次地把判斷和推理的各種形式簡單地列舉出來和形式地加以比較，而把它們適應對自然法則之正確認識加以分類。他說高級的思惟形式是從低級的發展起來的。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說黑格爾的判斷之分類——個別、部分或特殊和一般——不只根據於思惟之法則，而且根據於自然的法則。恩格斯寫道在黑格爾是判



斷之邏輯形式的發展，事實上却是我們關於一般運動之性質的理論知識的發展，這知識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面。『有史以前的人類從實踐中就已知知道磨擦生熱』，但是要到幾千年後，人們在其實踐的基礎上才由個別的判斷進到部分的判斷，——磨擦是熱的來源之一。

『再過幾千餘年，到一八四二年邁爾(Mayer)朱爾(Joule)和柯爾(J. Colding)才在這個特殊過程與當時所發現的其他類似過程的關聯中研究了它，就是在它與最接近的一般條件的關聯中研究了它，才能確定這個判斷公式：一切機械的運動藉磨擦之助都能轉變成熟……』

但是現在事情的進展要更快些。剛經過三年，邁爾就能把反省判斷提高到——至少在本質上說——它在現在所佔的高度。

任何的運動形式在每一場合的特定條件之下，都能夠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間接地轉變為任何其他運動形式：這就是概念的批判，而且是必然的判斷，亦就是判斷的最高的一般形式。』

在黑格爾一切實踐和科學之歷史發展的這個一般化，是以判斷的邏輯形式之發展而出現，就是由個別通過特殊而達於一般。

因此，黑格爾英明地猜出了：『邏輯形式和法則不是空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

但是黑格爾是唯心論者，他不承認和不能承認唯物論的反映論，因此他的判斷必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許多神祕的外衣。雖然這樣黑格爾却對真理指出了深刻的辯證法的理解，就是把真理當作思惟、概念與客觀相符合的過程。按照黑格爾的『邏輯學』這完成於觀念。只有觀念才是概念和對象之無條件的統一。在這統一中觀念本身也被視為過程。照黑格爾看來，這個過程由觀念自身的完全認識而完成。

黑格爾邏輯之唯心論的出發點給『邏輯學』及其敘述帶進了許多神秘主義，空虛的術學，在由一個範疇轉渡到另一範疇中帶有人造性。但是列寧說：『在這黑格爾的最唯心論著作中最少唯心論，最多唯物論』。列寧強調基本觀念之英明性：它是『全世界的、全面的萬物與萬物之活生生的聯系』。列寧揭露了黑格爾『邏輯



學』之唯物論的核心，他說這個客觀世界的普遍聯系反映『於人類的概念中，人類的概念也就應該是能被分割的、能被切碎的、柔軟的、靈動的、相對的、相互聯系的、矛盾中的統一，這才能理解世界。』<sup>①</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視黑格爾的『邏輯學』。馬克思在準備其不朽著作——『資本論』的時期曾寫給恩格斯一封信：『在整理材料的方法上對我有最大幫助的就是我……又重讀了黑格爾的『邏輯學』……假使再有時間做這個工作的話，那將很高興用兩三張報紙並以健康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形式說明這個理性，這個理性是在黑格爾所發現的方法之中，但是他給了這個方法一個神秘的形式。』<sup>②</sup>

列寧在『哲學筆記』（黑格爾『邏輯學』一著之『概略』）內指出，『若不研究和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而特別是其第一章。』<sup>③</sup>

在『邏輯學』中黑格爾揭發了辯證法的基本法則，並把它描述為最深刻的、從

① 列寧：『哲學筆記』一四四頁。

② 『馬恩文集』卷二十二，二九〇——二九一頁。

③ 列寧：『哲學筆記』，一七四頁。

片面性解放出來的、論發展的學說。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法則『不是從自然和歷史中導出，而後者反倒依附於思惟法則，由此而產生了全部人工的和往往是可怕的構造：世界——不論它願與不願——應當適合於邏輯體系，而邏輯體系自身則只是人類思惟發展之特定階段的產物。』●

黑格爾從邏輯學轉渡到自然哲學。他的觀念就成爲自然的創造者。絕對觀念完成了其發展後就出現於外而引起其『外的存在』即自然。自然的發展在黑格爾看來不是其自己發展。自然的階段（機械現象、化學現象、有機現象）不是彼此互生，在自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一個不能過渡到另一個。它們一個在另一個之旁處於凝固的狀態，它們的聯貫性只是在感覺的形式上反映和重複着邏輯範疇之發展和聯貫性之連貫性。自然發展之形式和階段，照黑格爾的意見只是這些邏輯範疇之外的顯現。

但是由於他的深刻而有力的辯證法思想和利用了巨大的自然科學的材料，黑格爾在『自然哲學』中說出了一些有價值的關於無機界的和有機界的個別階段間的交互聯系及關於世界一切現象之規律性的推測。



當絕對觀念的發展達到了概念的階段，在自然界中就相應地出現了思惟的生物，即人。黑格爾於是就從自然哲學過渡到精神哲學。在『精神哲學』和在其他著作——『歷史哲學』、『法律哲學』——中黑格爾在神秘化的形式下考察了個別的人和整個人類的歷史。

但是個別的人之歷史被黑格爾描述爲他的自己意識的發展，而整個人類的歷史則被他看爲絕對觀念之發展，絕對觀念爲達到發展的目的而利用人類社會。人類是在世界精神掌握中的傀儡。人類只是作爲精神自己發展之有意識或無意識之負持者的羣體。每一個社會只當世界觀念在它的裏面展開了一個方面的時候才會繁榮。例如在希臘的人民裏觀念展開了藝術的方面，在羅馬觀念發展開了法律等等。歸根結蒂說起來，世界觀念在社會裏體現爲國家的形式。國家是精神的最高顯現，是『一切築物的王冠』，是理性在人類生活中最完美的體現。黑格爾宣佈普魯士君主國是國家的典範。

同時黑格爾認爲在他的哲學中絕對觀念完全認識了自己。認識過程完結，圓圈就被閉塞。黑格爾的發展在此就告流產。

列寧指出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雖然在個別地方是『很優美地提出了問題』，

但『在這裏，黑格爾已非常衰老而成了古董貨了』。列寧寫道：『這是非常明顯的，因為正就在這裏，正就在這個領域這個科學裏，馬克思和恩格斯作成了前進的一大步。』

但就在『歷史哲學』裏，黑格爾說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推測。他不把人類歷史看成偶然事件的堆集，而看成合規律的過程，世界理性就在這過程中現露着。人類的行動不是偶然的：人們追求着自己的目的，同時却不自覺地實現着歷史的必然性。偉大人物之所以能在歷史上起作用，是由於他們是當代精神之體現。整個世界史的意義照黑格爾的意見是自由意識的進步，是我們應該在其必然性中去認識的進步。黑格爾在個別地方強調生產工具、經濟關係和地理環境在人類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列寧指出黑格爾在這裏具有歷史唯物論的萌芽。

他在分析社會制度上比他的一切先驅者都走得更遠，他接近於階級鬥爭之作用和資本主義之矛盾的理解。公民的（即資產階級的）社會在他看來是『個人的和私有的利益角逐之戰場，是一切反對一切之戰場』。黑格爾說：『……在過份富裕的



情形之下，公民社會又顯得不够富裕……爲要同過份貧困作鬥爭……』但是作爲一個資產階級之意識代表者的黑格爾却宣稱私有財產制度是社會制度的最高形式。

黑格爾對哲學史的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依照他的意見邏輯與思想史和哲學史相符合。黑格爾把邏輯範疇的自己發展與全部哲學史相聯系。例如照黑格爾的意見『純粹存在』的範疇相當於巴門尼德和其他愛勒亞派（關於靜止、抽象存在的學說）的基本哲學概念，生成的範疇相當於赫拉克利特的哲學，量的範疇相當於畢達哥拉斯的哲學，實體相當於斯賓諾沙等等。因此，他就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一切歷史發展的本質都可要約爲哲學史。這是純粹唯心論的觀點，但無論如何黑格爾是第一次地把哲學史提高到科學的水平。每一哲學體系都是那個時期、那個時代的哲學。當一個哲學體系完成了其歷史任務之後，它就爲下一階段的哲學思想準備了條件。這時先前的體系就讓位於後來者，前者並在『洗練的』形式下把它的全部內容轉交給後者。一種哲學體系之片面性將被他種必然產生的體系所消除，這種哲學體系將在某種程度上克服第一種體系的片面性，而它們自身又要求哲學思想的更加發展。真理是整體的，是被理解爲人類的認識之無限豐富和加深的過程。

但是黑格爾違背了自己的辯證方法把認識發展視作無限過程的要求，如上面所

說那樣，他宣佈他自己的特別的哲學是最後的，絕對真理的負持者。

最有趣味的是黑格爾之論美學、論美、論藝術的學說。藝術也是絕對精神自己發展的一個階段，就是當絕對精神經由感性上的直觀而認識自己。照黑格爾的意見，美的泉源是絕對觀念。每一個別物體的美是美之一般觀念同某一個別的感性形象中的物體所固有的具體特點之結合。照黑格爾的意見，美學的任務是闡明美的觀念及其具體體現間的關係。黑格爾確定了這種關係的三種典型，藝術的三種形式：象徵的、古典的和浪漫的。象徵藝術的典型形態黑格爾認為是建築術，照他的意見建築術是古代東方文化之藝術的基本形式；古典形式的典型，黑格爾認為是希臘的彫刻術；最後浪漫形式的典型，黑格爾認為是統治着現代西歐藝術的繪畫、音樂和詩歌。

\*

\*

\*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黑格爾哲學的根本矛盾，就是他的保守的哲學體系和革命的辯證方法之間的矛盾。

黑格爾的唯心論體系是宗教的最巧妙的、最精練的掩蔽物。『黑格爾所認為的先於世界的存在而存在着的開天闢地以前的存在「絕對觀念」和「邏輯範疇」不過是



對造物者的荒唐無稽的信仰之殘餘而已。」●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走到承認和頌揚普魯士的反動君主制度。歷史意義不屬於其體系而屬於黑格爾的辯證的方法。

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思想，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德國以外特別是俄國的急進的民主主義者羣中得到廣泛的回響。詩人任楚日尼可夫以詼諧形式敘述着當時俄國前進的知識分子迷醉於黑格爾的情形：

「在旅行馬車中或在四輪馬車中

我夜裏來自布里昂斯克，

我的貴族的思想

總是想着他，總是想着黑格爾。」

馬克思和恩格斯暴露了黑格爾體系的虛偽，神秘主義和僧侶主義，而從黑格爾吸取了辯證法的合理核心。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最全面的內容豐富而深刻的論發展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是古典的德意志哲學的偉大收穫。黑格爾為辯證法唯物論所繼承的偉大思想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是在於：『世界不是由現成的完成的對象構成而是諸過程的複合體，在這複合體內似乎是不變化的對象，以及它們在我們頭腦

●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文集』卷十四，六四七頁。

上的反映，概念，都處於不斷的變化中：生成着和消滅着。」

黑格爾把發展理解爲自己運動，理解爲內在矛盾鬥爭的基礎上產生的自己發展。與那些視發展爲簡單數量的增加或減少的機械論者和形而上學者不同，黑格爾把發展看作質變，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運動，舊的轉渡爲新的，每一現象都轉變爲其對立者。黑格爾說，矛盾是一切運動的根源；只因現象都是矛盾的，所以它們具有運動和活動性。

黑格爾強調世界上一切過程間的交互聯系。在他看來每一概念都與一切其他的概念處於內在的必然的聯系之中：概念和範疇彼此交互轉換。因此可能性在發展過程中轉變爲現實性，量轉變爲質，原因轉變爲結果，反之亦然。他強調了對立範疇的統一，即形式與內容，本質與現象等等。

黑格爾深刻地批評了形式邏輯，它把思想的規律從存在的規律割開了。他說明了思想，社會和自然法則之統一性。正如列寧所說他英明地猜到了概念的運動反映着客觀世界的運動。但是思想與存在的這個統一性在他也是頭腳倒置地提出的。用



恩格斯的話來說，黑格爾的錯誤就在於他的思想法則不是從自然法則中導引出來，而是加到自然上去。

黑格爾對真理問題也作出了辯證法的說明。正如恩格斯所說，對於黑格爾，真理並不是一次完成的、絕對地正確的答辯，而是包含在科學由低級階段的知識到高級階段知識之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黑格爾的認識論歷史地考察其對象，它研究和總結了認識之產生和發展，由不知過渡到知。黑格爾的認識論與認識史相符合。科學認識和發展的每一歷史階段，據黑格爾說，指出了『絕對的畫圖』，但還是局限的和不完全的。每一次一階段都更豐富了和具體化了先一階段。它把先前的一切豐富內容都吸收了過來而否定了先一階段，但不要丟失先前的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這就是『在自身中豐富了和凝固了一切的成果』。黑格爾就是這樣規定關於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學說。

由於黑格爾的歷史觀點，他的辯證法本身就包含着認識論。在他看來，認識論與辯證法的邏輯相一致（自然是在唯心論的基礎上）。列寧說在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相符合。

但是就在這裏，邏輯與歷史的真實關係也被黑格爾唯心論地曲解了。從辯證法

唯物論的觀點來看，邏輯是解脫了偶然性的具體的歷史發展道路之一般化。照黑格爾的意見，歷史只是邏輯的複製，是邏輯範疇預先設定的階梯，並且這種複製是不完全的，往往『歪曲』邏輯的完整性和連貫性。黑格爾宣稱邏輯是科學之科學。

黑格爾的方法要求承認無限的發展；用俄國著名作家赫爾岑的話來說，它是『革命的代數學』。然而黑格爾的體系却限制了這個發展，他宣稱他的特別的哲學是世界觀念的絕對的自我認識，而它在社會中的最高體現就是普魯士的警察國家。列寧寫道，黑格爾的辯證方法達到『這樣的一個思想，就是與現實作鬥爭，與存在着的不公與流行的罪惡作鬥爭是基於世界永久發展的規律。假如一切都發展着，假如一種制度為另一種制度所代替，那麼為什麼普魯士王或俄國沙皇的專制制度，以及極少數人專靠剝奪極大多數人致富的制度，或資產階級對人民的統治，要永遠延續下去呢？』●具有存在權者只是那合理的『現實』。但是黑格爾宣佈其體系是絕對地完成的，和用不着再向前發展了，因此他的體系就容許與現存制度相妥協。他把一切存在的和一切『現實的』都稱為合理的，就是說都有存在權。因此普魯士



的和俄國的專制制度也可被承認爲合理的了。『合理的』和『現實的』這個理解成爲四十年代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之優秀代表者如柏林斯基及其同志之困難與苦惱的體驗和誤解的來源。黑格爾之方法與體系的矛盾，在他們之前表現爲承認尼古拉一世之『醜惡的俄國的現實』的可能與同這一現實作鬥爭的任務之間的矛盾。

照黑格爾的意見，在國家裏，特別在普魯士警察制的國家裏，一切矛盾都達到協調，雖然同時黑格爾的辯證法又宣稱統一中的矛盾和矛盾鬥爭是發展的唯一來源。照黑格爾的意見，國家不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而是『道德理想的實現』，是『一切社會之根本的基礎』，是『神在世界裏的行列』等等。這裏黑格爾比引用歷史更多地引用了神。用著名的俄國的思想家和革命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來說，黑格爾是『現存物體狀態，現存社會制度的奴隸』。在國家論中黑格爾作了最保守的說明。

因此，黑格爾之保守的體系壓碎了其革命的方法。黑格爾哲學的這個兩重性反映着十九世紀初期德國資產階級地位的兩重性，他們動搖於革命與反動之間，動搖於推翻封建制度的夢想和在實際上與它妥協之間。

但是黑格爾之方法與體系之間的矛盾是唯心論內在的矛盾。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論的，因而是歪曲的辯證法。馬克思不只一次地揭露了黑格爾對發展之真實的辯證法的曲解。馬克思強調着說唯物論的辯證方法，不僅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而且是其直接的對立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辯證法的時候，通常是援引黑格爾，作為遠述了辯證法基本特徵的哲學家。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樣的。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僅僅從黑格爾辯證法中採取了它的「合理的內核」，而摒棄了黑格爾唯心論的外殼，並向前發展了辯證法，因而賦與了辯證法一個現代的科學的形態。』



## 六 黑格爾學派之解體與費爾巴哈

在黑格爾死後很快地在普魯士政府和德意志的其他小公國方面開始了對哲學的迫害。黑格爾哲學之講授在某些大學內是被禁止的，黑格爾哲學的反對者復被選上了哲學的講座。例如，在一八四一年普魯士政府聘任雪林主持柏林大學的哲學講座（這個講座在黑格爾死前是被他佔據着的），在這個時期，雪林已轉變為極端反動和極端神秘的了。

雖然遭受一切的迫害，黑格爾哲學在其始創者死後，仍然在德國得到非常廣泛的流行。『……黑格爾的觀點，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會很廣泛地浸入於各種不同的科學裏去。』但是，黑格爾的學說本身對於各種不同的黨派的實踐結論會留下許多自由的餘地。因此在黑格爾的信徒中間，分裂的時機已成熟，這個分裂最後地在三

十年代末葉形成了。黑格爾學派分裂爲兩個基本派別：右的、或老的黑格爾派及左的、或青年黑格爾派。這個分裂反映着德國資產階級之政治上的分化，即其內部分成保守的和急進的傾向；在右派和左派黑格爾之間以及在這兩個集團的內部都開始了的劇烈的鬥爭。

這一哲學鬥爭的基本問題是對宗教的態度。在統治着德國國家的警察制度的條件之下，公開批評專制主義和農奴制，反對封建殘餘的公開的政治演講是不可能，因此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採取了反宗教鬥爭的形式，宗教是封建主義的主要的意識形態的支柱。

右的黑格爾派拋棄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發展了其保守的哲學體系。從黑格爾的哲學中他們作出了反動的結論，就是肯定普魯士的君主政治。右的黑格爾派承認神的存在，靈魂不死等等，想接合科學與宗教。照他們的意見，科學並不推翻宗教，而只是把它從粗野的迷信中解放出來並附與它以合理的性質。老的黑格爾派在哲學上反映出德國資產階級保守集團的政治趨向，他們害怕革命而與貴族階級覓求妥協。

左的或青年黑格爾派是民主主義者，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代表



者。他們的活動基本上只限制於宗教的批評，但是他們能從黑格爾哲學中作出革命的和無神論的結論，而他們中的某些分子竟轉到唯物論方面來。青年黑格爾學派中之佼佼者為史特魯斯（Steuers，一八〇八——一八七四），鮑威爾——布魯諾兄弟（Bruno Bauer，一八〇九——一八八二年），埃德格爾（Edgar，一八一〇——一八八六年）和史迪納（Steiner，一八〇六——一八五六年）。費爾巴哈和青年的馬克思與恩格斯開始都屬於青年黑格爾派。

一八三五年史特魯斯的『耶穌傳，批判的修正版』一書出版問世，於是就開始了右的和左的黑格爾派之間的鬥爭。史特魯斯在本書中從黑格爾唯心論的立場推翻基督教。他說全部『福音書』上的記載都是荒唐無稽的神話，這些神話照史特魯斯的意見是第一批基督教團體的人們之無意識的集體創作。史特魯斯對宗教產生的問題上採取了『實體』●觀點的名稱。

雖然史特魯斯的論斷帶着唯心論的性質，但他的批評『福音書』對於反對基

● 照黑格爾的意見，實體——絕對觀念——實現於社會中，其發展通過人們之社會的和意識的活動。然而人們並不意識到他們的活動中已成就了觀念的運動。史特魯斯說宗教是人們之無意識活動的成果，在這個人們無意識的活動中，實體就在自己發展的特定階段上顯現出來。

督教教會的鬥爭具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德國引起了很大的風波，黑格爾右派和一切其他的反動者羣起而攻之。史特魯斯的著作也引起了青年黑格爾派陣營內部的鬥爭。在一八四一年布魯諾·鮑威爾以『福音書之新約和約安歷史的批判』和對『黑格爾——無神論者和反基督教者的奇怪審判的喇叭之音』等著作來反對史特魯斯。在這些著作中，他批評了史特魯斯之福音的神話產生的學說而更加展開了辛辣的對宗教的批評；他認為宗教是意識虛構之產物。照鮑威爾的意見，在人類歷史的基礎上橫互着偉人，『批判地思索着的個人』的活動。後者在其創造中反映着當代的『自己意識』並給羣衆指出道路。鮑威爾把羣衆描寫成呆滯的和無學的集羣，他們應該溫順地追隨着領袖和先知者。與此相聯系，鮑威爾在宗教產生的觀點上則採取了『自己意識』觀點的名稱。

雖然全部觀點是唯心論的，布魯諾·鮑威爾却達到無神論的結論，他斷定基督教不是神所創造的，而是人所創造的；現在宗教已經衰老而不適合於現時代的『自

● 鮑威爾在批判史特魯斯時，指責他沒有給意識以應有的位置。據鮑威爾的意見，『福音』

神話『在其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是經過人們的意識而來的，即人們爲了某一宗教的目的特意

杜撰了這種神話』（普列漢諾夫）。

譯者註



己意識』了。

在反對宗教，同時又間接地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左的黑格爾派演了顯著的  
作用。但要再進一步批判宗教，他們是做不到的。他們雖然宣稱宗教是一切社會  
災難的根本來源，但他們不理解宗教只有通過社會的經濟制度之革命的改革才能克  
服。左的黑格爾派沒有與實際的革命活動相聯系。他們以高慢的態度對待羣衆，  
無視他們的革命力量。史迪納在其『唯一的及其財產』一著中宣傳無限制的個人自  
由，並把宅與矇昧的和呆滯的羣衆相對立。史特魯斯之無政府主義，反映着破產的  
小資產階級力圖保持其個人的獨立，保持其財產。顯而易見地，對於改變德國既存  
秩序之某種程度的嚴重的實際意義，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是不能有的。

所有青年黑格爾派始終是黑格爾唯心論的俘虜：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他們中沒  
有一人會試圖起來認真地批評黑格爾的體系。左的黑格爾派的軟弱性，反映出小資  
產階級在其反封建鬥爭中的不徹底和不堅決。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時參加了左  
的黑格爾派，但很快地就和他們分手並開展了反對他們的鬥爭。在德意志意識形態  
（作於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前言』中，他們揭發了左的黑格爾派之階級  
根源，並給予他們以根絕的評價。

他們寫道：『本著作第一卷的任務是暴露這些牝羊，它們自命爲狼和被視爲狼，說明他們的牝羊的鳴聲只在哲學上複製了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這些哲學代言人的高慢的言詞無非反映着德國現實的悲慘而已。』●

在所有青年黑格爾派（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只有費爾巴哈懂得克服黑格爾的唯心論和達到唯物論。

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一八〇四——一八七一年）是著名法學教授安塞爾·費爾巴哈的兒子。在柏林大學費爾巴哈聽了黑格爾的講演而成爲黑格爾的信徒。一八二八年他開始在愛爾蘭根大學作哲學講演。一八三〇年費爾巴哈印行其第一部著作『論死與不死』。此書出世之後，費爾巴哈被宣判爲宣傳無神論而驅逐出大學，從此以後，一直到他死都爲大學講壇所不容。他隱居於杜林金之鄉間，這裏他的妻子有一所小工廠。脫離開哲學和社會的活動，他在此地足足度過了二十五年。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費爾巴哈亦未積極參加。革命後他幾乎就沒有寫過任何著作。費爾巴哈的暮年生活非常淒涼，因爲他的工廠破產了。費爾巴哈在晚年時代閱讀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八七〇年他參加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恩格斯曾在他的墓地發表演講。

費爾巴哈在哲學上的基本意義就在於他起來保衛唯物論而反對黑格爾的唯心論以及一般地反對一切唯心論，唯心論在德國（唯心論哲學大師如康德、斐希特、黑格爾的故鄉）的統治是根深蒂固的。雖然黑格爾哲學有着重大的權威，但費爾巴哈以其深刻的和銳利的批評，想使哲學思想復歸於唯物論。在這上面他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大的影響而幫助他們由黑格爾的唯心論過渡到唯物論立場。

在哲學基本問題的解決上，費爾巴哈是唯物論者。他宣佈自然界是離開任何哲學而存在着。唯一的客觀地真實的物是自然和人類。費爾巴哈要求從來世存在的冥想，如唯心論者所作那樣，轉到研究自然和人類。費爾巴哈說：『哲學應當重新與自然科學結合，而自然科學也應當和哲學結合。這個依據於互相需要和內在必然的聯結將比之目前哲學和神學之苟合更持久，更幸運，更有效。』

他用作出發點的哲學基礎是真實的感性的人，因此費爾巴哈稱他的全部哲學是

● 恩格斯說：『學世都感激他，我們一時間也成了費爾巴哈的追隨者。』——譯者註

人類學。他強調存在先於思惟，他斷言說思惟從存在產生而不是存在由思惟產生，精神的東西若無感覺便不能存在。思想是物質的屬性，大腦的機能。存在和思惟，客觀和主觀存在於統一中。我對自己說是主觀而對他人說則是客觀。我的思想、感覺和體驗，在我看來似乎是非物質的，單純的心理作用；在我看來他們的物質基礎即我的身體，我的腦，是不明顯的。但是其他的人從外面把我當作肉體的客體去把握時，他就很容易看出我的心理體驗和我的身體活動之間的聯繫，很容易確定我的心理作用依屬於身體組織。

費爾巴哈從人類學的唯物論的立場進行反宗教和反唯心論的鬥爭。不是神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神。費爾巴哈寫道，神的實質不是別的，不過是人的實質，從個人的界限解放出來的、客觀化了的、然後偶像化了的，尊之為來世的實質，這就是神。

費爾巴哈之宗教的批判，不可分地聯系到哲學唯心論的批判。他說，黑格爾哲學是宗教之最後的支柱；為要同宗教決裂就必須同黑格爾的唯心論分手。神學家和哲學唯心論者都同樣從人類分割了人類的思想，並宣佈人類思想是世界的根源。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和一切宗教的神之間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分歧：這一個或那一個都是



偶像化的人類的思想。

費爾巴哈在『基督教之本質』一著中首次敘述了他的宗教批判，此書影響極大。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說到這部著作『解決了……這個矛盾（指黑格爾哲學內在的矛盾——譯者註）重新無任何條件地宣佈了唯物論的勝利。自然界不依賴任何哲學而存在着。它是基礎，在這基礎上生長了我們，人類，自然的產物。除了自然和人類就沒有任何東西。由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造的最高存在物，那只是我們自身實質之幻想的反映……凡未經本書之解放影響者即不能理解它。我們都很高興，而我們立刻就成了費爾巴哈的信徒。』

但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還是有許多巨大的缺陷。費爾巴哈不能高出於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論所具有的局限性之上：機械論、形而上學和在解釋社會生活上的唯心論。費爾巴哈拋棄黑格爾的唯心論同時又拋棄了黑格爾哲學之有價值的內核——其辯證法，他不理解辯證法的偉大意義，而認為辯證法既與唯心論有不可分的聯系，

因此，在自然中就沒有位置。因此，費爾巴哈在發展以外和用反歷史的態度去考察自然、社會和人類。費爾巴哈的哲學是建築在人類的基礎之上，但他是形而上學地理解人類；費爾巴哈不是把人類視為依屬於特定階級的活動的主體，而是視為抽象的人，人『一般』，生物學的實體。照費爾巴哈的意見，人的『實質』是同一的和不變的，任何一個人既不依屬於這一個或那一個階級，也不依屬於他們所生活的歷史時期。費爾巴哈不理解人類在其實踐的、生產的和革命活動的過程中改變自然和社會，同時又改變了自己。各種不同階級不同時代的人類，有着不同的觀點和慾求。像費爾巴哈所說的那種一般的人類實體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費爾巴哈唯物論的最大的缺陷是其直觀性，不理解人類之積極的、實踐的活動。費爾巴哈正確地強調了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但理解這個統一非常局限，只在人類身體的範圍內：思想是主觀，而人類的肉體有機體是客觀。然而主觀與客觀之真正的統一只有在人類的實踐中才能給予：人類在其生產活動的過程中與自然發生了關係，一方面改變了自然同時又改變了自己。在費爾巴哈看來自然是同人類的實踐脫離的。費爾巴哈並不否認實踐的一般意義，相反地，他給予它以很大的意義。但是費爾巴哈不理解實踐之社會的、歷史的、生產的性質。他從『需要』的觀點來考



察宅，把它視爲人類之感性需要之直接滿足，宅不依從於社會制度的歷史形式。歸根結蒂，費爾巴哈把實踐只歸結到理論活動，一如其他德意志唯心論代表者所作那樣。費爾巴哈的人類起了冷漠地直觀自然的哲學家的作用。後來馬克思在他的『費爾巴哈論綱』內着重指出，一切以前的哲學，包括費爾巴哈在內，只是說明世界，然而哲學的任務却在於改變世界。

由於費爾巴哈世界觀的反辯證法和直觀性，他的對實踐作用的不理解，因此就阻止了他把唯物論擴大到社會現象的解釋上去。既然費爾巴哈不把人類視爲社會的而視爲抽象的、生物學的實體，那麼他就不理解人類間之關係的社會性質。他把這些關係歸之於『自然的』、『血種的』聯系。費爾巴哈說思想是從人類的相互交通中產生的。但是費爾巴哈認爲這個交通不是在人類的共同生產活動中，而是在其感性的相互關係中、在愛中、在人類彼此相互吸引中。因此，費爾巴哈在解釋社會現象上的自然主義就轉入唯心論去。社會發展的原因，他認爲是在人類對幸福、對理想的渴求，而歸根結蒂還是在宗教運動中。拉丁語 *Religare* (宗教) 就是意味着『聯系』、『結合』。費爾巴哈根據這點，於是就宣稱宗教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普遍的聯系形式，一切人類的關係都是宗教關係。人應當以宗教的對象去代替神。費

爾巴哈以篡奪宗教始，但却以承認宗教是人類渴求幸福和相互之愛的反映終。他解釋人類的歷史是宗教交遞史。每一巨大的變革都與一種宗教代替另種宗教相聯結。例如羅馬帝國的崩潰，費爾巴哈是用以前的希臘羅馬的宗教為基督教所代替這一點來說明的。

斯大林同志對費爾巴哈哲學作了如下的評價：「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唯物論時，通常都是援引費爾巴哈，作為是恢復了唯物論應有權威的哲學家。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論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是一樣的。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從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中採取了它的「基本的內核」，把它向前發展為科學的哲學唯物論理論，而摒棄了它那唯心論的和宗教的倫理雜質。大家知道，費爾巴哈雖在基本上是個唯物論者，但他却極力反對唯物論這個名稱。恩格斯屢次說過，費爾巴哈「雖有其唯物論的基礎，可還沒有擺脫舊時的唯心論羈絆」，「我們考察他的倫理學和宗教哲學時，便可立刻看出費爾巴哈的實在的唯心論」。●

費爾巴哈唯物論的不充分和局限性，首先就因為他沒有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鬥



爭。他也和左的黑格爾派一樣，停留於前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雖然他闡明了一些更進步的觀點和在晚年曾參加社會民主黨，然而他終不能達到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水平。費爾巴哈與革命活動的這個分裂，復被他的窮鄉僻壤的隱居生活加強了。

費爾巴哈的活動只限於哲學以內；在其他社會科學的領域內，——在政治經濟學上，在社會主義上，這種社會主義爲當時法國和英國的烏托邦者所創立——他就很少涉獵。而正就是這些科學與辯證法的德意志古典哲學一起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馬克思主義才達到了對歷史之唯物論的理解。

費爾巴哈另一方面脫離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尙在他在世時自然科學已完成了好幾種偉大的發現，這些發現（細胞、能力轉換法則和達爾文進化論的發見）提出了用辯證法觀點研究自然的必要。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很高地評價了費爾巴哈的歷史作用，但一開始就看出了他的哲學的全部缺陷。馬克思特別辛辣地批評了費爾巴哈唯物論的直觀性、其非歷史性，脫離開政治。他寫道，費爾巴哈過多地依據於自然，而過少地依據於政治，然若與政治無密切之聯系，就算不得真正的哲學。同樣他又正確地指出費爾巴哈不理

解實踐對於唯物論哲學的實際作用：『……對於實踐的唯物論，就是說對於共產主義者，全部問題是在於現存世界的革命變革，是要從實踐上去轉變事物的現存狀態和改變它。假使說在費爾巴哈哲學裏有時也包含了類似的觀點，然而它們終不過是片斷的臆測，對於他的一般的世界觀幾乎毫無影響，因此我們只能把它看成發展能力的萌芽。』●辯證法唯物論，只有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唯心論和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局限性之後，才能被創造出來。



## 七 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觀點的發展

當作無產階級哲學的辯證法唯物論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已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而登上了歷史舞台。十七、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消滅了歐洲先進國家（在英國和法國內）的封建主義而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廓清了道路。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意識代表者把未來的，即資產階級的社會描寫成理想的社會制度和理性的王國。事實上這個理性的王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理想化了的資產階級的王國而已。資本主義的勝利意味着剝削和階級鬥爭新形式的產生。斯大林同志說，農奴制的農民革命，消滅了農奴主和廢止了農奴制的剝削形式。但是代替農奴主的是資本家和地主，代替農奴的剝削形式的是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形式。

十九世紀上期當時的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革命運動就已表現了第一次的萌芽。例如，在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三年曾發生兩次里昂織工的起義，這兩次起義都是直接反對資產階級的。在一八三〇——一八四〇年的大憲章（Charter）運動，——無

產階級第一次的獨立的羣衆性的政治運動——包括了英國大部分的勞工。

到十九世紀中葉，革命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德國來。這個時期的德國是歐洲矛盾的集中點。德國的人民處於兩重壓迫之下，就是當時還統治着德國的封建主義和壓迫無產階級並引導大批手工業者走向破產的興發着的資本主義。這個壓迫又因德國政治上的分割而增強，當時的德國分散爲幾十個小公國。這些小公國都是半農奴的君主制，它從屬於大的或小的暴君的統治之下。德國是歐洲、特別是和資本主義已經勝利了的英吉利和法蘭西比較起來，是一個經濟上最落後的國家。德國大工業的發展剛在開始，手工業生產還是佔着優勢。德國的政治制度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強大的阻力。

在四十年代德國很快地開始接近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德國的無產階級不僅受着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且還受着封建殘餘的壓迫。在這個階級的隊伍中展開了羣衆的運動，共產主義的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一八四四年發生了西里西亞的織工起義，在一八四七年的飢饉時期，德國又掀起了穀物騷動。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夜同情共產主義者同盟思想的團體竟達三十個之多，這個同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的。被封建苛賦和高利貸壓碎了的農民也騷動起來了。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開始前數月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寫道：『共產主義者都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德國，因為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德國是在歐洲一般文化較為進步和無產階級也比較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達的條件之下完成這個變革。因此，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

斯大林同志說由於這些條件和這個情況，德國就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它的創始者。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是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深刻地研究了歐洲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在他們實際地參加了四十年代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吸取了、改造了和更加發展了人類以前的全部科學、哲學發展上的最有價值的、進步的內容。列寧特別地指出馬克思主義之三個主要理論來源的意義，這三個來源就是德國的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法蘭西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聖西門、傅利葉），古典的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斯密士、里

嘉圖)。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哲學的發展與他們的政治觀點的形成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系的。開始他們在哲學上是青年黑格爾派和在政治上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在他們實際的政治活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黑格爾的唯心論和創造了辯證法的唯物論和科學的共產主義。

以下讓我們來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政治和哲學的發展階段。卡爾·馬克思在西曆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萊茵省居利城。萊茵河流域是當時德國經濟關係最發展的地區。此地的封建主義尙在拿破崙戰爭時代就已根本被粉碎了。

一八三七年馬克思入邦恩大學，嗣後又轉入柏林大學法學系，一八四一年畢業於柏林大學。在學生中間黑格爾的哲學最受歡迎，當時曾組織了黑格爾的小組，它是大學中政治和哲學鬥爭的主要中心。一八三七年馬克思即加入青年黑格爾派的小組（布魯諾·鮑威爾等），這些青年黑格爾派會努力想從黑格爾的哲學中作出革命的和無神的結論。馬克思在這個小組中自始就站在最徹底的、革命的和無神論的立場上。馬克思參加了青年黑格爾學派之後，他就無情地批判他們的不徹底性，批判他們脫離實踐和政治鬥爭，批判他們對羣衆的高慢態度。在馬克思的第一篇著作即其



畢業論文『德模克里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之間的分歧』中就已顯露出馬克思高出於其他左的黑格爾派。

正如列寧所指出，馬克思在他這篇論文中還是站在唯心論的、黑格爾派的觀點上，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的實質是在人類『自己意識』的過程中，這人類的『自己意識』的過程為哲學史所闡明並體現為個別的哲學家。

然而假如說其餘的青年黑格爾派都不能越出宗教問題的範圍，那麼馬克思却把注意力集中於唯物論的自然哲學的歷史和科學的歷史。馬克思在他的論文中把中心的位置給予黑格爾的革命的辯證法和努力想使哲學從高空中脫離出來而與社會生活和政治鬥爭相聯系。他斷言着說哲學應該改革德國的現實，因為這個現實已不適合於理性的要求。

為使理論活動與政治實踐相聯系，一八四一年馬克思同意担任在科倫出版的『萊茵報』的編輯，這是德國最急進的資產階級的機關報。馬克思在報館裏的工作

● 列寧說：『照其觀點看來，馬克思還是一個黑格爾派唯心論者。』『全集』十八卷，三一頁。

使他關心着政治鬥爭，關心着各個階級的政治和物質的利益。馬克思在實踐中看出了康德和黑格爾的關於抽象的正義和抽象的善良和國家之超階級性質等等理論的完全破產。於是馬克思就開始下決心研究政治經濟學和當時的社會主義學說。他賦予『萊茵報』以革命民主主義的色彩，因為這樣所以這個報紙就在一八四三年被普魯士政府封閉了。在『萊茵報』上他曾揭載了一些關於當時的政治問題（關於出版自由，關於禁止森林盜竊法等等）的戰鬥論文。在這些論文裏他以一個勞苦大眾之熱烈的擁護者而出場，他宣稱私有財產是盜竊，嚴厲地責難了壓迫階級的狂暴的利己主義。在『萊茵報』裏的工作，在馬克思過渡到唯物論和共產主義的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萊茵報』被封後，馬克思被迫亡命於巴黎。在巴黎時他與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德國的革命流亡者發生了密切的聯系。

在這時期他又閱讀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之本質』和其他的唯物論著作。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唯物論世界觀的形成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馬克思從來都不是費爾巴哈派的信徒。他雖然同情費爾巴哈的世界觀，但他却常常批判他的缺陷：反歷史主義、形而上學性、直觀性、對革命實踐作用之無理解。



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寫了『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在此著作中他已完成了過渡到唯物論和共產主義方面來。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論，他說黑格爾置真實的社會關係於頭腦之上。例如，黑格爾斷言着說國家是絕對觀念的顯現。國家的觀念在其發展過程上產生了家庭、階級和社會自身。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而肯定國家的基礎不是觀念而是羣衆、人民。他寫道：與此相同，不是國家創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創造了國家，正如不是宗教創造了人類而是人類創造了宗教。馬克思攻擊黑格爾，就因為黑格爾給普魯士的警察君主制作辯護，認爲它是絕對觀念的最高體現。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就已達到揭發國家之階級的性質，國家的作用是階級統治的武器。

馬克思在此著作中強調着黑格爾辯證法的意義，但粉碎了它的唯心論的性質並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批判地改造了辯證法。他特別辛辣地批判了黑格爾的矛盾調和（通過第三範疇之矛盾的調和），馬克思稱黑格爾的這個矛盾調和是對想和封建主義妥協的德國資產階級利益之理論的服務。馬克思斷定着說：真實的矛盾是不能調和的。

與青年黑格爾派之視無產階級爲被動的、呆滯的羣衆相反，馬克思說：只有依

靠於工人階級，這個階級是唯一能以改造社會的力量。

『正如哲學之以無產階級爲其物質的武器一樣，無產階級也以哲學爲其精神的武器……』

『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其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能轉變爲現實，如不解放無產階級的話，無產階級不能解放自己，如不轉變哲學爲現實的話。』

馬克思說，只有建造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哲學家的理想，就是使現實適合於哲學、理性的要求。

恩格斯基本上也走過和馬克思相同的哲學和政治發展的道路。恩格斯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於普魯士萊茵省的巴爾門地方。在他的父親的營業所內工作，他的父親是一個織造工廠主，在工作中他看到了工人的困苦的狀況。一八三九年在其『布勃塔來書』中，恩格斯非常激昂地敘述了德國織工的悲慘的貧困。但是恩格斯批評這個貧困還只是從它不適合於『合理的』社會制度之觀點出發，他用工廠主所採取的管理方法不合理來解釋貧困的原因。



恩格斯在青年時代就已成了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積極的政論家。一八四一年秋他因應徵兵役而去柏林。他在柏林也像馬克思一樣參加了青年黑格爾派中的無神論者和共和主義者的小組。在這時期普魯士政府聘請了雪林（他當時已是狂暴的神秘主義者和反動者）主持柏林大學的哲學講座，這個講座在黑格爾未死前是被黑格爾佔據着的。雪林在其講演中以泥濘塗改了黑格爾及其全部學說的面目。恩格斯爲保護黑格爾而曾經寫了一些尖利的戰鬥的小冊子：『雪林論黑格爾』、『雪林和發見』。在這些論文中，他是以左的黑格爾派和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的面目出現的。他堅決地反對與君主制的任何妥協，而要求出版自由，要求人民的代表制；它應該準備推翻封建主義的革命和民主共和國的建立。

同時恩格斯又批判了黑格爾的反動結論（辯護普魯士的君主制等），這些結論是黑格爾從自己的哲學中作出來的。他也像馬克思一樣，要求積極的鬥爭以便在實際生活中實現哲學的思想。

一八四二年恩格斯到英國，這裏當時正爆發着大憲章（Charter）運動。列寧指出說：恩格斯曾走訪工人所居住的泥濘的街區，親眼看到了他們的貧困和不幸；他曾研究了一切有關英國無產階級之狀況和鬥爭的文件。因研究了英國無產階級的

鬥爭，恩格斯就成了共產主義者。他寫道，在英國的無產者中生長了『……這種意識，就是革命由和平的道路是不可能的，而只有用暴力顛覆現存的不自然的關係，用激烈的手段推翻貴族的和工業的貴族階級才能改善無產階級的物質生活的狀況』。

恩格斯在英國的工作成果是他的著名的著作『英國勞工階級的狀況』，此書出版於一八四五年。列寧指出恩格斯在本書中第一次說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不幸的階級而且是戰鬥的階級，這個階級要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社會主義只有當它成爲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目標時才成爲一個力量。

恩格斯一認識了物質實踐和階級鬥爭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之後，他就與唯心論分裂。他的過渡到唯物論方面來，也像馬克思一樣受了費爾巴哈很大的影響。恩格斯歡天喜地地迎接着費爾巴哈的『基督教之本質』一著的出現，但是他也像馬克思一樣從來都不是費爾巴哈派的忠實信徒。他在這個時期的著作裏，在他對社會問題的分析上，對階級鬥爭的理解上都高出於費爾巴哈之上。



因此，恩格斯也像馬克思一樣，在他們的開始合作之前，就已獨立地達到了共產主義和唯物論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於恩格斯和『萊茵報』發生通信聯繫而認識，一八四二年他就在『萊茵報』上發表文章了。他們第一次的會晤是在一八四二年，當時恩格斯正要去英，便道往訪馬克思於科倫。在寓居英國的期間，恩格斯與馬克思保持着頻繁的通信。

一八四四年恩格斯從英返德，在巴黎與馬克思會面。他們在一切原則問題上確定了完全一致的思想，並訂了友誼的、工作的、鬥爭的聯盟，像這種情形歷史上還沒有過。在他們合作活動的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地擺脫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殘餘影響，並形成爲無產階級意識的代表者。

一八四四——一八四五年他們寫作了第一本共同的著作『神聖家族』，反對左的黑格爾派，特別反對鮑威爾兄弟（由此而產生此書的名稱）。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論，他們就唯物論地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們在客觀真實裏，從人類的歷史裏揭發辯證法的法則，他們說人類歷史之真實的力量不是觀念的自己運動，而是羣衆運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說：勞動構成人類活動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在勞動過程中發生了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人類改變了外界的自然，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就是創造它。另一方面，人類在勞動過程中又改變了自己，創造了自己。人類不是任何抽象的實體，如像費爾巴哈所描述那樣。他是這樣的，就是他參加在勞動活動的歷史過程中，隨着勞動活動發展之程度而發展和改變自身。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宗教、家庭、國家形式是從物質生產中而非從觀念和從自己意識中產生出來。人類要從搾取之下解放出來只有在物質力量的幫助之下，依靠在羣衆革命鬥爭的基礎之上才能達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說明了當作共產主義創造者之無產階級的全世界歷史的作用。他們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這個社會的發展發生於矛盾的鬥爭：私有的（即資本主義的）財產和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和財富是對立的。然而它們却構成一個整體……在這個矛盾本身的界限內私有財產是保守的方面，無產階級則是破壞的方面。從第一個方面產生保持矛盾的行為，從第二個方面則產生消滅矛盾的行為。』

『私有財產在其經濟運動本身……後來經由無產階級之產生……而促使它自



已走向破滅……

『無產階級將執行判決，這個判決是私有財產由於無產階級的出世而無可逃赦的……跟着無產階級之勝利，無產階級和制約它的對立物，即私有財產就將一同消失了。』<sup>①</sup>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就已奠下了辯證法唯物論和歷史之唯物論理解的基礎。

但是還應當指出，就是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多少受着費爾巴哈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襲用費爾巴哈的術語（有時以『人本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稱社會為種族等）。

在以後的一部巨大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是完全地形成了的辯證唯物論者，他們不僅已完全地從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並且還從他們的術語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這部著作寫作於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找到願意承印它的出版者，它一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文集』，三卷，五四——五五頁。

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在蘇聯出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既批判了左的黑格爾派（布魯諾·鮑威爾和馬克薩·史迪納），同樣也批判了直觀的、抽象的費爾巴哈唯物論。這部著作直接從這個信念開始：就是人類歷史活動的物質過程規定他們的意識和社會之全部政治的和意識的上層建築。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人類之第一次的歷史行動，因為這行動而使人類區別於動物，不是在於他們在思索而是在於他們開始生產為生存必需的物質資料。

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着人類對於自然的積極的作用，強調着人類實踐之社會的和歷史的性質。他們揭露了一切舊的唯物論，連費爾巴哈在內，其根本缺陷是：形而上學性和直觀性。在『費爾巴哈論綱』中，同時也寫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說：一直到現在哲學家只是用各種方法解釋世界，然而哲學家的任務是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實踐的、共產主義的唯物論和費爾巴哈的抽象的、直觀的唯物論相對立，實踐的、共產主義的唯物論是以改變世界和在實際上實現共產主義為目的的。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裏，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定型化了他們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在此著作中他們還是稱社會經濟形態為『財產形式』）。他們分財產形式



爲原始的、古代的（奴隸佔有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他們說明了這些社會發展的階段如何彼此繼承地交遞着。他們根據着歷史材料說明體力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城市與鄉村的分離，私有財產和階級是如何產生出來的。他們並不局限於階級之一般的定義，而具體地考察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形式之歷史的變換。由於人類對生產手段之關係的不同因而一種『財產形式』，亦即社會形態，乃與另種『財產形式』有別。特定的財產形式之特徵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之性質。

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內發現了由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種社會形態之一般法則，這就是革命的法則。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就達到這樣的一個時機，這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了衝突，因爲生產關係已轉變爲生產力更向前發展的桎梏了。這個衝突的結果就達到革命，達到以新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舊的生產關係。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內，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規定了一個原則，就是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才能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創造。『……力求取得統治的每一個階級，——假如它的統治，如像無產階級那樣，規定要消滅一切舊的社會形式和一般的統治……首先就應當給自己奪取政權。』

因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內，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指出了他們的革命理論之全部基本原理，這些原理他們在以後的著作中更加光輝地發展了。

在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後，正如恩格斯在其『費爾巴哈論』的『引言』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他們的基本任務是把他們所創立的革命理論轉化為生活和創立國際的共產主義組織。他們以前早已與最大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組織之一即『正義聯盟』發生了聯系，這個聯盟的中樞設在布魯塞爾，並想要在各國建立分會。一八四六年他們加入這個聯盟，這個聯盟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就轉變為第一個共產主義的國際的政黨。由於他們的請求，『正義聯盟』乃於一八四七年改稱『共產主義者聯盟』，並採用了無產階級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為自己的口號。

『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分組織遍佈德國、法國、英國、比利時和歐洲其他國家。

在『共產主義者聯盟』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科學共產主義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來反對統治着當時工人運動的各種形式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在鬥爭中間他們發展了科學共產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特別重要的著作是馬克思的『哲學的



『貧困』，寫於一八四七年，是爲反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而寫的。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粉碎了蒲魯東的政治和經濟學說之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的性質。同時他又粉碎了這些學說之哲學基礎，即庸俗的黑格爾的唯心論。小資產者的蒲魯東，並不否認一般的私有財產，他只要求消滅資本主義之『惡的方面』——剝削——而保留其『好的方面』——平等的傾向，這平等的傾向是建立在交換、在勞動分工等等之上，因此改造社會爲使每個生產者在交換中能以其生產品與其他同價值的生產品相交換。因此蒲魯東想在地球上建立一個『理想的』制度，這個制度是由抽象的平等的生產者組成的而無剝削和資本家的小商品生產的社會。

馬克思無情地嘲笑了蒲魯東的這個唯心論的烏托邦。他寫道，人類沒有權力任意去改變社會制度。每個新的人類的一代所遇到的生產力都是前代所獲得的。人類之間的特定的生產關係，就適應着這個生產力。馬克思說：『手工業工場給你一個以領主爲首的社會，機器工場給你一個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蒲魯東追隨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後，而認爲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是自然的和

永久的。然而馬克思却說明了社會關係之歷史的性質，它經過與生產力發展相聯系的革命而變化。

馬克思粉碎了蒲魯東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曲解，特別是曲解其基本法則——矛盾統一。蒲魯東分裂了好的、惡的方面之矛盾的統一，而認為可以取消惡的和保留好的。馬克思說，這意味着一般地取消任何矛盾，這就拒絕了辯證法。兩個交互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其鬥爭和交互滲透是辯證法運動的本質。馬克思說甚至奴隸制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也曾演過進步的作用，無政府的生產和競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它在一定的時期也演過進步的作用，促進技術的發展。

在一八四七年因『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寫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的、真正地科學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之革命綱領——『共產黨宣言』。『宣言』出版於一八四八年二月，是在法國的二月革命之前夜。『共產黨宣言』，是用鮮明的戰鬥的文詞寫成的，它明白地指示了工人階級走向解放的道路。列寧寫到『共產黨宣言』時指出，『這本小冊子有許多本長篇巨著書的價值；它的精神一直到現在都鼓勵着並推動着全體有組織的和戰鬥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以完美的形式敘述了他們的學說，在這



著作中已經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革命學說的一切方面，一切組成部分。他們在『宣言』中已奠下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基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轉變無產階級爲統治的階級……』

『無產階級利用其政治的統治以便逐步地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全部的資本，集中一切生產工具於國家之手，就是說集中在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而儘可能迅速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sup>①</sup>

在創作了『共產黨宣言』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世界觀決沒有停止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以後的一切經濟的、歷史的、哲學的著作中更向深廣兩方面繼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例如，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經驗發展的基礎上，他們發展了和具體化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總結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教訓之後，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就強調着這個他所添加到階級鬥爭學說中去的新的和決定的學說。這個新的學說認爲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

① 列寧：『紀念恩格斯』。『全集』卷一，四三七頁。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九三八年，四二頁。

避免地應該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而這專政是消滅一般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社會之必要的條件。馬克思又說既經奪取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應該粉碎、打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代之以無產階級的國家。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巴黎公社雖是不完全的和暫時的，但却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的形式。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應該以巴黎公社來代替已被打碎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且指出無產階級國家的基本特點。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深刻而有力地指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國家是在工人階級之手，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革命的轉變才得以完成。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鬥爭實踐和具體的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又正確地發展和具體化了他們的學說之一切方面。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中，馬克思確定了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的公式。馬克思之巨著『資本論』在人類歷史上構成了一個時代，它是真正的百科全書，是全部人類知識之光輝的綜合，它不僅是經濟學的，並且是偉大的哲學著作。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最完美的採用和研究了革命的批判的方法——唯物辯證法。『資本論』是最好的歷史和邏輯之科學統一的典範。馬克思由單純的商品經濟範疇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分析之研究的邏輯道



路，從整體上復現了『捨去偶然』形態的資本主義之生成、發展和破滅的歷史道路。

列寧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開始是分析最單純的、大量的、反復了百萬次的商品社會的關係——商品交換。馬克思在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中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他說明商品中潛在着的矛盾的發展如何準備了資本主義形成的條件，單純商品經濟如何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他又說明資本主義矛盾之更加發展和尖銳化如何必不可免地準備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必不可免地為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形態所代替。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給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整個歷史、揭露了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法則，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交互聯系和交互制約。『資本論』是歷史、哲學、經濟學、技術學之觀念和思想之無盡的源泉。馬克思闡明了人類歷史之一般法則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如何起作用，它們採取如何的具體形式，他特別地說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採取了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佔有的矛盾形式。這個矛盾之主要表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馬克思揭露了階級鬥爭的作用是資本主義發展和滅亡的動力。

列寧用下列的話評價了馬克思之這部巨著對哲學的意義：『假如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學」（用大字母寫），那麼他就留下了「資本論」的邏輯學……在「資本論」中唯物論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三個名詞不必要，三者同一）運用於一種科學上去，它採用了黑格爾的一切寶貴的東西，並將這些寶貴的東西更加發展了。』<sup>①</sup>

批評了庸俗的唯物論者和實證論者杜林，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論』（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中給予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以體系化的說明。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用了一些從最多面的自然、社會和科學中吸取來的例子通俗化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法則，探究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要問題，例如關於暴力在歷史上的作用，關於平等。恩格斯解決了的這些問題後來更爲列寧和斯大林所採納和發展了。

在『費爾巴哈論』中，此書寫於一八八八年，這時馬克思已去世，恩格斯把他和馬克思的哲學鬥爭作了一個總結。他在這部著作中指出了黑格爾辯證法和一切馬



克思以前的唯物論之扼要的，但是完全的特徵，闡明了費爾巴哈哲學之歷史意義和局限性。在『費爾巴哈論』中恩格斯對哲學的基本問題給出了古典的公式，就是依據於存在對思惟的關係問題而區分哲學家為兩個營壘——唯物論和唯心論。恩格斯說資產階級已經斷絕了偉大理論的興趣，德國古典哲學之唯一的和合法的繼承者是工人階級，這幾句話特別重要。

恩格斯曾以二十餘年的時間致力於自然科學。在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中，他集中研究（這工作已部分地成功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之歷史發展和辯證法的一般規律，對科學作了辯證法唯物論的分類，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地考察了個別的自然科學。

馬克思的去世使恩格斯不得不擔負完成『資本論』和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以致使他沒有可能完成計劃中的著作。但就是這部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對於自然科學還是具有很大的意義的。以後自然科學的全部發展完全地證實了恩格斯的基本原理和預言。

斯大林同志強調着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活生生的和發展着的科學。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馬克思主義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繼承者——

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和豐富了。

（此處原文模糊，難以辨認）

（此處原文模糊，難以辨認）

（此處原文模糊，難以辨認）

（此處原文模糊，難以辨認）

（此處原文模糊，難以辨認）

（此處原文模糊，難以辨認）

（此處原文模糊，難以辨認）



## 八 十九世紀後半期和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哲學

資產階級哲學之發展，在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中已是登峯造極。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黑格爾的唯心論和費爾巴哈哲學的形而上的、直觀的性質而創造了辯證法的唯物論。

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無產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和資產階級的掘墓人而出現。正如恩格斯說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資產階級的歷史上是一個轉變的契機。從這時起資產階級最後地失去了其過去的革命性而轉向於反動。隨之資產階級哲學的上升路線亦告終結。一切這些哲學的更加發展呈現為一幅後退運動、沒落和崩潰的畫圖。資產階級哲學整個地與唯物論斷絕了關係。在資產階級哲學中反科學的唯心論學派日益佔着優勢。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哲學益加變成反動的和反科學的和蛻變為僧侶階級的婢女。

在本章中只對某些西歐和美國的最鮮明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潮作一簡短的敘述，

這種哲學思潮開始於十九世紀中葉。

實證論和不可知論。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哲學中得到廣泛流行的是所謂實證論。某些資產階級哲學家和學者開始宣揚『實證的』（『積極的』）哲學。照他們的意見，這種『積極的』哲學應該拒絕解答關於世界本質，關於何者是第一次的，物質呢還是精神，一般的客觀真實性是否離開人類而存在等哲學基本問題，因為這是『形而上的』和『經院哲學的』試圖。哲學應該只從我們的經驗所給予的材料出發，應該與科學相結合。因此在同形而上學和經院哲學作鬥爭和爲使哲學與實證科學統一的旗幟之下實證論者事實上是要求廢止哲學，使之消解於個別具體科學之內。

然而自然科學若無邏輯方法的基礎就不能存在，因此實證論者反對哲學之獨立存在的鬥爭，事實上就是反唯物論的鬥爭。實證論者曾走到不可知論和公然的唯心論。

實證論的創始者和『實證論』這個術語本身的創作者是法國哲學家孔德(Aug-

uste Comte, 1798——1857年)。孔德在一八三二——一八四二年因六巨冊

『實證哲學教程』而名於世。孔德基本上是站立於休謨之懷疑論和唯心論的立場，



他試圖把它與聖西門的論人類發展之前進階段的庸俗化了的觀念相結合。孔德否認物體本質之認識的可能。一切處於感性感覺範圍以外的東西，孔德宣稱爲科學的『實證的』認識所不能理解，宣稱爲應該排出於科學以外的『形而上學』。在社會學的領域，孔德的唯心論更是暴露無餘。他斷言說觀念支配世界而思惟的發展決定全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他分人類歷史爲三個階段：神權的——宗教的統治，形而上學的——哲學的統治，實證的——科學的統治。照孔德的意見，社會學的任务是在於『緩和』階級的對抗和保證社會機體的『均衡』，他憤怒地攻擊一切革命的理論和學說，宣稱它們是『形而上學』，竭力想證明它們之非科學性等等。

孔德的實證論比之進步的、革命的資產階級哲學，比之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和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大退步。孔德代表着已經成爲反動的階級和懸心於鎮壓工人階級革命鬥爭之資產階級的觀點。孔德的晚年終於轉向反動者、轉向直接的僧侶，他宣傳着社會應是以實證論者的『法王』爲首的宗教機構。

實證論的另一巨大的代表者是英國的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10—

一九〇三年)。斯賓塞是不可知論者。斯賓塞雖承認脫離我們意識的某物之存在，但他也和孔德一樣宣稱這『某物』是絕對不可認識的，『不明的』。照斯賓塞的意

見，科學只認識『現象』，而物之本質則不可認識。這個『不可認識』，斯賓塞關心地讓給僧侶當作宗教信仰的領域，而非科學的領域。斯賓塞以提倡庸俗的進化論知名，在進化中飛躍是沒有位置的，但是相反的所謂『均衡論』却演了重大的作用。斯賓塞說：『進化在其一切形態下都不斷地接近於運動的均衡，而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均衡。』在其社會學說中，斯賓塞也想導入這個同樣的關於『敵對力量間之均衡』的思想。他提出社會『有機論』，這個學說把人類社會和生物有機體同一視之，並宣佈階級社會是最完美的社會，它好像最完美的生物機體，它的各個器官、肢體有高度發達的分工，『低級』部分服從於『高級』部分。這個虛偽理論之階級的思想是很明顯的，那就是擁護榨取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宣佈它是社會之永久的和自然的狀態。斯賓塞想依據於庸俗化了的達爾文主義，依據於生存競爭的學說來為階級鬥爭和剝削的永久性作辯護。

在十九世紀不可知論是英國科學界之統治的哲學思潮。它還得到了偉大的學者例如生物學家赫胥黎的支持，赫胥黎就是『不可知論』這個術語的創作者。在有關特殊科學的問題上，這些不可知論者例如赫胥黎是確信的唯物論者，但在一般的哲學問題上他們就脫離了唯物論而宣稱世界是不可認識的，宣稱我們不能認識到底世



界的基礎是精神呢還是物質，因此就應該拒絕提出這些問題來。

恩格斯說在這時期不可知論往往是『怕羞的唯物論』。反動的資產階級驅逐唯物論，因此許多自然科學家，雖然事實上是唯物論者，但却以不可知論來掩蓋其唯物論。恩格斯說到他們時指出他們事實上容許『從後門偷偷地放進那在民衆面前加以排斥的唯物論』。

並且隨着資產階級反動之發展，不可知論愈益轉變爲『怕羞的唯物論』。在現時的不可知論更加公然地與主觀唯心論和信仰哲學（新康德主義、馬哈主義）相結合。他們承認宗教與科學同權，在科學中分出『不可認識的領域』。

庸俗的唯物論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德國庸俗唯物論（布赫納、佛格特，莫列修迪）取得了廣泛的流行。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德國已很快地沿着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了。因之自然科學在德國更加發展起來，但在一八四八年後的政治反動的條件之下，資產階級哲學思想不僅不能提高到辯證法的唯物論，而且還不能保持費爾巴哈唯物論的水平。庸俗唯物論不僅不發展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者和費爾巴哈的一般

的哲學學說，不僅不把它從十八世紀的特殊局限性（機械論、形而上學性）中解放出來使之與十九世紀的偉大的科學成果相適應，並且以其極端的單純化來惡化唯物論。

庸俗唯物論者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布赫納的『力與物質』，出版於一八五五年並重印過許多次。在物質問題的理解上布赫納與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者比較之下並沒有添上任何新的東西，只是按物理學的路綫作了些微的補充，物理學在十九世紀曾達到很大的成功。庸俗唯物論者不能說明物質運動的來源，不理解其內部的積極性和自己運動。力作爲運動來源的概念帶給他們以非常不明晰的、形而上的性質，並常常引導他們達到混亂和矛盾，達到不可知論和唯心論的因素（例如布赫納說：『力的性質正如物質的性質一樣我們都是不知道的』）。庸俗唯物論者公正地推翻了各種類的神實體，但他們却極單純地表現腦與思想的關係。照他們的意見，思想是腦筋的分泌正如膽汁是肝之分泌一樣。

庸俗唯物論者的這個粗野的物理學觀點同樣也擴張於一切社會生活的現象。他們廣泛地利用着由達爾文學說借用來的生存競爭，錯誤地把生物學的法則移植於社會。庸俗唯物論者生物學化了社會生活，他們把一切階級的區分，以及前進人民和



落後人民間的區別都歸結爲這個事實，就是要看這些或那些人們所受納的營養料之性質如何而決定腦之物體的豐富或貧乏。並且他們又斷言說，在這基礎上所獲得的特性和優點就從一個世代相續地留傳到另一世代，並由此而固定了和永久化了『有教養者』和『無教養者』的鴻溝。

庸俗唯物論者是激進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代表者。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主義。他們宣稱『無教養者統治有教養者是不合理的』。不錯，他們也曾批評了存在於德國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秩序，主張社會的改良，但他們的改良要求不能更進一步達到取消地租、限制龐大財產的繼承、主張養老和疾病的國家保險。由於庸俗唯物論者對社會政治採取了這樣的觀點，平凡的唯物論就轉渡於唯心論，它在每一步上都暴露其資產階級的本性。

自然的科學的唯物論 假如說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庸俗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甚至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比較無條件地是一種落後的思潮，那麼它總還具有某些進步的意義，它曾擁護科學的權利和宣傳（當然是不徹底的）無神論。再往後下去資產階級甚至連這種不徹底的、平凡的資產階級唯物論例如布赫納、佛格特和莫列修迪的唯物論也不願意要了。在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個形式之後，

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逐漸的崩潰。在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踏入了其最後的階段即踏入帝國主義的階段，獨佔的和衰老的資本主義的階段。這也表現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上。日益鮮明的反唯物論的鬥爭，日益狂暴的僧侶階級的僕役，這就是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資產階級哲學的特徵。任何新的獨創的哲學學說資產階級已不能創造，他們從以前的爛貨堆中掘出早已過時的唯心論體系，並且選出其最壞的方面，折衷地把它們結合起來並使之又一次披上假想的科學術語的偽裝。

這個時期資產階級科學中的唯物論觀點僅以自然科學家之自發的唯物論之面目出現。正如列寧所說，在自然界的科學研究中唯物論的觀點是最容易理解的，但是敢於公然擁護唯物論的只是少數的自然科學家。這個自然科學家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敢於起來反對唯心論和僧侶階級的優勢，那就是著名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 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年)。一八九九年其『宇宙之謎』一著出版，這書的出版引起了反動者方面對其著作者的狂怒的追逐。相反地，在勞動大眾中間，這部著作却受到了很大的歡迎，並被譯為二十四種語文（在沙皇的俄國，海克爾的著作被禁止並被焚燬了）。海克爾本人自稱是一元論者甚至是汎神論者，他避免了唯物論者的稱號。但是，雖然他的唯物論是不澈底的和局限的，海克爾終不失為自



然科學中唯物論的最大的衛護者。他鮮明而確信地說，自然科學只有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才能發展，它與唯心論是勢不兩立的。『他從唯物論者的觀點，嘲弄哲學，但沒有看到這個，他就是站在唯物論者的觀點之上！』

海克爾的世界觀是在十九世紀的偉大發現，即能力永存和轉變法則，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之下形成的。海克爾熱烈地衛護着這些發現而反對反動主義者的非難，並且以新的研究豐富了它。他理解到這些科學發現之重大的哲學意義，給唯物論以新的光輝的確證而給唯心論和僧侶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海克爾世界觀的基本的主導的原理是自然發生和發展的原理。作爲一個專門的生物學者，他以最大的力量來研究有機生命之發生和發展的問題並在這個領域內作了一些最有價值的研究。他所確立的反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個法則認爲個別生物體之胚種的發展是一長系列的生物學形態之種的發展的縮小（和變種）的反覆，它們在地球的歷史上彼此更替着。並且在無機界的領域海克爾也站在一般的唯物論的立場，他對物質和運動的唯物論的理解使他達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有時甚至預言了科學之更進一步的發展。

展（例如，關於化學因素之發生和交相轉變的問題，關於克勞茲烏斯的『熱力學函數』即『宇宙之熱度的消滅』學說的破產問題等等）。

雖然海克爾的唯物論有其科學的進步的意義，但它只是資產階級學者的自發的唯物論。海克爾完全不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覺的唯物論辯證法。因而他的唯物論是不澈底的、半截的、而且在其觀點中還包含有不可知論的因素。

一九〇六年海克爾創立了無神論的團體『一元論者聯盟』。這個團體帶有資產階級的（有幾分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它的無神論是非常局限的和澈底的，因此沒有很大的影響。

雖然一切的迫害和追逐，自然的科學的唯物論在當時的自然科學中一直得到廣泛的流傳。不承認客觀真實性，自然科學是不可能的。因此列寧說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的物理學危機時說道：『絕大多數的，一般的自然科學者，總是站在唯物論的方面，在某些特殊的領域，例如在物理學上也是如此。』

除了海克爾外，還有許多偉大的學者例如門節列夫、季米里陽柴夫、拍夫洛



夫、湯姆生·開爾文、米邱林，在目前如郎之萬以及其他大物理學家也都站在自然的科學的唯物論的立場之上。

新康德主義 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間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間廣泛地流行着新康德主義。

新康德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直接的先行時期以及帝國主義的開始階段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哲學。新康德主義有好幾個不同的派別。列寧指出一切新康德主義的一般特徵是新康德主義者『使康德從屬於休謨之下』<sup>①</sup>。丟棄了康德哲學的唯物論因素（例如他的唯物的『物自體』）。

第一批的新康德主義的代表者——李不門和朗格——較之於後期的新康德主義者更接近於歷史的康德。他們尚未完全拒絕承認『物自體』是客觀地存在着的現實而主要地是說明它絕對不能認識。後期的新康德主義者離開康德向『右』走了一大步，走入主觀唯心論方面去。他們宣稱『物自體』只是有條件的，『限界的』概念，它不存在於思惟以外。十九世紀末在新康德主義者中間出現了兩個主要學派，

即馬堡學派和弗萊堡學派。馬堡學派的代表者（柯亨、那托爾卜、卜西萊爾），他們把基本的注意集中於自然科學（數學、機械學、物理學、生物學）之唯心論的說明（說得確當些，實是偽造）。第二國際大多數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富倫德爾等）都依附於馬堡學派，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中間新康德主義長期地是法定的哲學。新康德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偷偷地以新康德主義代替辯證法唯物論。弗萊堡學派的代表者（威德爾巴德、里凱特）專門研究歷史問題。他們想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間挖下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並以後面的這個唯心論的偽造『證明』歷史領域內不存在任何客觀的法則性。

馬堡學派的新康德主義者多數都『致力研究』於物理學的唯心論之哲學基礎，曲解某些科學之新的成果，例如數學的物理學。他們努力想說明這樣的事實，就是自然科學日益把物質——原子、以太、物質的能——歸結為僅僅是數學的方程式。他們歪曲數學本身的性質，否認數學也是物質世界之法則和關係的反映。新康德主義者把現實世界的一切質的多樣性都歸結於抽象的數，歸結為數學的關係。他們否認是感覺認識的來源；馬堡學派相信着一切真正科學的認識唯一地只從『純粹思惟』吸取其內容，而『純粹思惟』是不依靠經驗的。



在社會學的學說上馬堡學派的新康德主義者分裂社會爲自發地、宿命地發展着的經濟和追求預定目的的人們，他們說這些人們是絕對地自由的個人，他不依靠於任何必然並適應康德的『無上命令』而活動着。唯心論的康德的倫理學被宣佈爲社會的科學。新康德主義者斷言說人類之有意識的活動不被任何客觀的原因和任何經濟的必然所制約而顯現爲人類對於理想目的之自由的渴求。在這目的之下他們理解到的不是這個或那個具體的目的，而是康德的無上命令，『道德的理想』，一切人類都要適應於這個『道德的理想』而行動。

新康德主義者要求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他們否認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由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準備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只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目的，只是『無上命令』在康德的理想的法律國家形式上的體現（就是自由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他們實際上是把這個共和國與社會主義同樣看待）。人們在鬥爭中向着不能達到的社會理想走去，同時他們也就得了實際的、『幾文錢的』利益。在這上面建立起了德國新康德主義之修正主義首領伯恩斯坦的醜惡的公式：『最終目的是烏有，運動就是一切』。

因此，第二國際的新康德主義者取消了社會主義，努力想取消社會主義的一切

實際的、革命的意義而轉變它爲某一來世的、不能達到的理想，這就等於取消了社會主義，由此可見爲什麼一切種類的修正主義者都要奪取這個偽造的『倫理的社會主義』，他們以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和宣傳拒絕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拒絕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工人階級的專政。

弗萊堡學派的新康德主義者也同樣站在反動的立場。在反唯物論的鬥爭中他們藉助於舊的唯心論的詭辯而走到承認『無主觀即無客觀』，並藉助於關於理想的高貴的王國學說，或『標準』（善、正義、美、真等等），人們按照這個標準而從感性的素材造出對象，這就給世界帶進秩序、法則等等。假如說馬堡學派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有着原則上的割裂，他們把自然科學歸結爲數學而他們的社會科學則以康德的唯心論的倫理學佔統治地位；那麼弗萊堡學派的這個割裂還要更加深刻些。里凱特斷言說自然科學只涉及一般而竭力『從自己的概念中除去歷史的因素』，換言之自然科學是反歷史的（這個用不着說是根本不對的），而歷史則相反地只涉及個別的，歷史不能兩次重現，故不能確立一般的法則（這個也是不對的）。

既然社會是由按照自由意志而行動的人們所構成，因此歷史的任何客觀法則是



不能有的。里凱特說：『歷史是無法則的。』歷史的任務是在其不重複的特殊性上記載個別的現象。照里凱特的意見，歷史家應當從無數的事件上挑出最重要的事實。這些重要的歷史是具有『文化上的價值的』。資產階級之唯心論的歷史家在『批判的改造』中的完全武斷和歷史過程的偽造也就在於此。新康德主義者的這些觀點直接地反對歷史唯物論，新康德主義者會同歷史唯物論進行了劇烈的鬥爭。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性的否認，反映着資產階級在這個歷史法則之前的恐怖。這個法則引導資本主義走向破滅，而它是這樣深刻地爲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者所揭露。

新康德主義在十九世紀後半不僅流行於德國而且還流行於法國，它在法國是直接地與加特力教僧侶的意識形態相混合。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斯特魯威等）以及許多的『經濟派』也都站在新康德主義的立場之上。列寧指出康德主義也影響了孟什維克（阿克雪洛德等）。

馬哈主義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德國和奧國以及後來在其他國家還出現了一種『流行的』唯心論派別，即經驗批判論，或馬哈主義。其創始者是德國的哲學家阿芬納留斯（Avenarius，一八四三——一八九六年）和奧大利的物理學家馬哈（Mach，一八三八——一九一六）派思潮，因他倆的名字而著稱。Empiric Criticism 一字意

指『經驗的批判』（阿芬納留斯的主要著作稱爲『純粹經驗批判』做法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

列寧說馬哈主義想要恢復舊的，柏克萊和休謨的主觀唯心論學說。馬哈主義也是主觀唯心論，正如柏克萊主義一樣，但經驗批判論與柏克萊不同之處就是經驗批判論想掩蓋其唯心論，賦與它以多少假裝的形式。馬哈和阿芬納留斯爲了這個目的甚至宣稱他們努力想協調唯物論和唯心論，克服這一個或那一個世界觀的『局限性』。他們因而引用着舊的物質觀點的碎片，引用着物理學之最近的發現，他們曲解這些物理的發現而斷定着說新的自然科學已經證明了物質消滅了。

馬哈、阿芬納留斯和柏克萊相同地認定在認識中應該從『純粹經驗』出發；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人們在經驗中感受到的既非物質亦非精神而只是所謂經驗因素，就是色、音、形式、紅的、黃的、圓的、冷的等等。馬哈主義者所宣稱的世界根源的『經驗因素』，事實上就是柏克萊所說的人類的感覺。馬哈主義採用這個『因素』的新術語，只不過故弄玄虛而已。假使他們直接而公然地說世界只存在於人類的感覺中，那他們的主觀唯心論與當時的科學相矛盾就未免太顯露了。而新的『因素』一詞又創造了某種新的哲學體系的外觀，藉以區別於柏克萊主義和其他主觀唯心論



的形式。然而在事實上正如列寧所說，馬哈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完成了柏克萊的全部的剽竊。正如柏克萊一樣，馬哈主義者否認了作爲人類感覺來源之客觀世界的存在。任何越出感覺限界以外的試圖他們都宣稱爲『形而上的』。

列寧粉碎了經驗批判論者的主觀主義。『經驗因素的』發現，馬哈主義者自命爲他們的偉大成就。這『經驗因素的』發現，用列寧的話來說可以歸結爲：（一）一切存在都被宣稱爲感覺，（二）感覺又被稱爲因素。馬哈主義因此等同了存在和意識、對象物和其感知，物理的和心理的。『我們只感覺到自己的感覺』，『世界只由我的感覺構成』，『只有我存在着』，這正意味着馬哈主義者的學說認爲物只是一切『經驗因素的綜合』。

因此，馬哈主義就溜落到唯我論裏去，就是走到認爲除了我、我的意識以外，世界上再沒有任何的存在。

經驗批判論自命爲一種新的自然科學的哲學，並以最近的科學成果爲依據，然在事實上却否認了科學的基本真理。例如阿芬納留斯竟達到一個信念，就是思想、感覺離開人類及其頭腦而存在。

關於這個，列寧寫道：『任何人都知道人類的感覺是什麼，但沒有人類的、』

有人類以前的感覺却是無稽之談、無活氣的抽象、唯心論的虛構。」

爲要掩蓋其主觀唯心論，馬哈主義者引用了各種新術語來充實其內容。他們說在一切現象中都存在着兩個因素：感覺的主體『我』，和圍繞於它的媒介體。因此，沒有感覺的主體就沒有媒介體，沒有媒介體也就沒有主體。這種狀態馬哈主義者稱之爲『我』和『媒介體』之『原則上的同位』。他們聲稱這『原則上的同位』說克服了唯物論和唯心論，因爲唯物論認爲媒介體，自然界脫離人類而存在着，而唯心論則認爲自然界只存在於人類的意識裏。

事實上這裏正存在着純粹的唯心論。馬哈主義者的自然是依靠於人類的。從他們的觀點看來若無感覺的主體即無任何客觀的現實。由此得出在思惟的實體——人——出現以前地球是不能存在的。普列漢諾夫機智地嘲笑馬哈主義者，他說從馬哈主義者的觀點看來不是父母生了兒子，相反地而是兒子生了自己的父母，具有感覺的人存在於地球等等出現之前。

由於否認自然界的客觀存在，馬哈主義也就否認自然界的客觀法則、客觀的因



果性和必然性的存在。

從唯物論的觀點看來自然科學的基本任務是認識物質運動和發展的法則。然而經驗批判論者則認為自然既無客觀法則的存在，既然唯一的真實性是感覺，那麼一切科學的任務連物理學在內都可歸結到感覺間聯系之研究。從馬哈主義者的觀點看來世界是因素亦即感覺的混沌體。人類意識從這混沌體中構成世界，整理它，給它帶進了法則性。

俄國的馬哈主義者波格達諾夫寫道：『現象的一般的因果聯系……是一般的法則，是這些法則中的最高法則，這些法則用哲學家的話來說，即人類的理性制定自然。』

從這種自然法則之唯心論的理解出發，經驗批判論就拒絕認識現象之原因的制約。依馬哈主義者的意見，既然客觀世界及其法則是沒有的，既然自然界的一切法則都是人類本身所思索出來的，那麼當然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認識。科學應該限制於觀察、登記和描寫觀察者面前經過的現象。

從馬哈主義者的觀點看來，科學理論不是最能正確地揭發物質現象之本質和規律性的理論，而是給予被觀察的現象以最簡單的和最合適的，最『經濟的』描寫之

理論。一切物理學的概念和有條件的法則它們都只是描寫我們之體驗的『經濟的』標記。

馬哈主義雖然有時也在口頭上承認科學和宗教不能並存，但是它不僅不進行反宗教的鬥爭，而且事實上宣稱宗教是和科學平等的。馬哈說，宗教是每一個人的私事，經驗批判論既不敵視宗教，亦不與之親善。

列寧指出馬哈主義對宗教的這個『中立』實是信仰主義面前的僕役。他說，馬哈之對科學的理解，拒絕研究物體之本質，這就寬闊地給一切神秘主義和信仰主義打開了通路。

列寧在他批判馬哈主義中揭發了馬哈主義在資產階級社會內得到流行的原因。列寧說這是與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的危機相聯系着的。由於科學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發展的困難，致使唯心論之侵入物理學比較容易。舊的物理學理論的破滅，證明了人類知識的相對性。一部分物理學家因不能掌握唯物論辯證法的方法而作出唯心論的結論，就是認爲一般的客觀真理是不存在的，更進而溜落到完全否認科學的客觀性。馬哈主義否認客觀的真實性和宣稱世界是各個主體即人之感覺的綜合，因此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任何的客觀真理都是不能存在的。一切真理都是主觀的：怎樣的



人們就有怎樣的真理。照馬哈主義者看來，科學的理論和宗教的教條都同樣是正確的。馬哈主義從這裏就走到完全的相對論。

列寧說哲學中的黨性的鬥爭不能不注意馬哈主義之反唯物論的鬥爭，這個鬥爭最終地反映着當時社會敵對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傾向。他批判了馬赫和阿芬納留斯詐稱其觀點是『新的』自然科學的哲學，並強調着說，馬哈主義相反地與自然科學根本相敵對。

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分子中間曾出現了一些修正主義者，他們想用馬哈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就是說用經驗批判論來代替辯證法唯物論。這樣的馬哈主義之修正主義者在奧國是弗里德里克·阿德萊。俄國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當時的反革命進攻也發生於意識戰綫上，某些社會民主黨員也皈依於馬哈主義，他們從未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在這些人間有如下的作家，如波格達諾夫、巴扎洛夫、盧那卡爾斯基、（一九〇五年參加布爾什維克）猶史開威契、瓦列季諾夫（孟什維克）。他們展開了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理論基礎亦即辯證法唯物論的『批判』及科學的歷史基礎即歷史唯物論的『批判』。

這種『批判』之有別於通常的批判就在它不是公然地和率直地，而是掩蔽地和

偽善地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旗幟之下進行的。他們說，我們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想『改良』馬克思主義，把它從某些顯然『過時了的』原理裏解放出來。事實上他們是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們雖然以偽善的詞令否認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並繼續兩面派地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努力損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這種偽善的批判的危險性是在於它想欺騙工人階級的普通的黨員，並可能給這些黨員帶進一些誤解。而這種企圖損毀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批判進行得越是偽善，那它對於黨就越危險，因爲它將愈更緊密地與反動者之反對黨、反對革命之總的進攻相結合。一部分脫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竟達到宣傳創造新的宗教之必然（即所謂『尋神者』和『造神者』）。

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提出的迫切任務是對馬克思主義之理論領域內的這種改變給予應有的答辯，揭穿其假面具，澈底粉碎它因而保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

『……這個任務，是由列寧在其名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一九〇九年出版）裏實現了。』



馬哈主義現在是馬克思主義之一個不共戴天的敵人。現時的馬哈主義者試圖使經驗批判論近代化，使之適應於自然科學的新發現，適應於資產階級所提出的把哲學當作反動者的思想武器之新的要求。一直到現在馬哈主義都是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的自然科學家中間最流行的哲學。某些外國的物理學家如海森堡、史內丁葛、底拉克、瓊斯、愛丁頓也都站在馬哈主義的立場。現代的馬哈主義唯心論地說明着和曲解着物理學之偉大的發現，最後終於轉到公然的神秘主義，轉到承認精神所寄托的四極空間等等。

**實驗主義** 所謂實驗主義也很接近於馬哈主義（實驗主義一名出自希臘語的 *Pragma* 即事實，「事實的哲學」，或「利己哲學」，因為事實在這裏幾乎是被理解為狹隘的功利思想）。這派思潮主要流行於英國和美國。它在二十世紀的初十年曾得到廣泛的發展。實驗主義之主要代表者是美國的詹姆士 (James) 和杜威 (Dewey)。實驗主義者的特徵是對理論取懷疑態度和拜倒於狹隘的利己的實際、利益和效用之前。客觀世界之科學的反映問題被宣佈為無益的形而上學。實驗主義者在口頭上不僅反對唯物論而且也反對唯心論，宣稱它是「形而上學」。然而在實際上他們宣揚主觀唯心論和不可知論，唯心論地偽造經驗和實踐的概念。他們宣稱實踐是真理的規

準，但不是革命的、生產的和社會的實踐，而是狹隘的功利的，當作有利、利己的思想着的實踐。從實驗主義的觀點看來，凡實際上能幫助人們適合於生活的一切都是真理。真理不必適合於對象，而要適合於我們的『實際的』任務和效用。從這點來看宗教觀念也可稱爲真理，因爲它也具有實際的意義，就是它能帶給人們『安慰和輕快』。因此詹姆士非常詳細地解釋着『宗教的經驗』、『實際的』神等等。由此可見實驗主義者所引用的唯心論地偽造的實踐是達到如何的厚顏無恥了！詹姆士在這方面是最露骨的實驗主義者。有些實驗主義者如杜威之流表達得較爲慎重並且有時也不厭誇示着『左的』文詞，但他在實踐問題上之主觀唯心論和僧侶主義的基本實質並無變化。

**新黑格爾主義** 假如說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哲學中的佔優勢的思潮是新康德主義和馬哈主義當作或多或少自由資產階級的哲學學說，那麼在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的更進一步的發展過程中更加反動的思潮如新黑格爾主義和直觀主義就取得了優勢。

**新黑格爾主義**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產生於意大利和英吉利，但直到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夜特別是在戰後，它才獲得較爲廣泛的流行。新黑格爾主義曾出



現於德國（克洛納、李背特和康），出現於意大利（詹吉爾）、法蘭西、荷蘭。

衰老的資本主義之意識代言者又依附於黑格爾的哲學，當然不是依附於他的革命的方面，不是依附於當作『革命的代數學』，當作『最多面的，有內容豐富而深刻的論發展的學說』之辯證法，不是依附於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相反地，黑格爾哲學的這個革命的方面則被斷然地否認了，而關於這一方面的一切記載都被宣稱爲『黑格爾之不能容許的濫用』。相反地，新黑格爾主義者極力發揚黑格爾唯心論體系之反動的方面，把它描述成神秘的和僧侶主義的東西。他們宣稱黑格爾是百分之百的神秘主義者、直覺主義者和非理性者，他們用主觀唯心論的精神來解釋黑格爾，黑格爾被他們頌揚爲哲學和宗教的調停人。帝國主義之意識代言者迷醉於黑格爾的偶像化的國家，迷醉於黑格爾的關於戰爭之道德的合致的學說，迷醉於黑格爾的權和力的等量齊觀，迷醉於黑格爾的階級制度的辯護，迷醉於他的民族主義。他們利用一切手段來誇張黑格爾主義的這些特別反動的因素，把它絕對化和利用它來爲帝國主義國家之反動的內外政策作辯護。

新黑格爾主義者常常說到『現實主義』，哲學的『現實性』。他們甚至說到個人的『自由』。然而事實上他們之『自由』的理論正意味着由歷史的必然法則即資

本主義之必然崩潰中解放出來的試圖，意味着扭轉歷史車輪的試圖。他們號召着資產階級走向『主動』，就是說號召資產階級去同羣衆的革命運動作鬥爭，走向獸性的恐怖，走到對工人階級之先進部分實行肉體的消滅。

**直覺主義** 一切現代的資產階級哲學的特徵都是企圖縮小理性的權力，企圖宣揚非理性的發端。科學的思想、悟性和理性，理性認識和邏輯，所有這些都在衰老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危機，這個時期資產階級與其掘墓人，與革命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在最前進的科學的旗幟之下，即在科學的共產主義的旗幟之下而出場，進行鬥爭，這個鬥爭不適用於資產階級的生存反倒促進其死亡。辯證法唯物論的世界觀是人類思想上一切進步思想的繼承者和繼續者，它呈現爲人類理性在其反對一切壓迫，反對一切剝削和反對擁護剝削之僧侶階級和神秘主義者的昏暗力量的鬥爭中之偉大的成果，因此它就引起現代資產階級的恐怖和不安。資產階級一般地都脫離了科學和理性，並且日甚一日地傳道非理性主義、直覺主義（出自希臘語的『intuition』，它在這裏是按直接的、神秘的直覺，與理性的、邏輯的認識是對立的）。

直覺主義的最知名的代表者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Bergson，生於一八五九



年)。柏格森斷言着說科學，例如數學、物理學、化學所提供的悟性認識只適於狹隘的實踐的目的而完全沒有暴露物體的本質。理性只能從外的方面認識現實，但這種認識不是正確的認識，因為它歪曲了真正的現實。照柏格森的意見，現實之內的方面之真正的認識只有這種超越於理性界限和復歸於直覺（或作直觀——譯者註）的哲學才能做到。這神秘的直覺分解物質世界為連續的、不服從於理性認識的、精神過程的長流；物質被宣稱為『被壓抑的意識』，生命被解釋為非物質的某物，一切生命過程的原理被宣稱為神秘的『生命的衝動』。最後柏格森露骨地宣佈說精神過程和『生命衝動』的源泉是當作『創造活動』之連續長流的神。柏格森所利用來宣傳其神秘唯心論的精巧的詭辯，其目的是想附與其哲學以某種新奇的和獨創的外貌。然在事實上它却從舊的反動的哲學學說類如新柏拉圖主義者勃洛亭或加特力教的『教會之父』奧古斯丁的學說之廢物中吸取養料。

在一九三二年柏格森的僧正的反動著作『道德和宗教的兩個來源』一書印行問世，在此著作內，他從生物學的觀點傳道戰爭的必然性，反對民主，認為民主是『違反自然的』政治的概念，說明神秘的超人的天才是人們之精神的領袖，『確定』宗教是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之精神支柱的永久的必然性。顯而易見的，直覺主義已成

反科學學說之一種，這些反科學的學說強有力地被利用來給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掠奪和奴役作思想上的辯護。

英國斯末次將軍的所謂『連續的哲學』，德國荷賓伯爵的種族主義，它傳道着『血緣的神秘』，傳道着各種人種自始就是『不平等的』和『低級』人種服從於『高級』人種的必然性，這些學說都與直覺論發生類似的作用。

結論：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使意識領域也陷入充滿了觀念的分解、腐敗、崩

潰的狀態。折衷的唯心論之日益反動的變種，根絕了科學知識的基礎，人類思想的失墜，神學代替了科學，神秘的直覺代替了理性，這就是我們在一切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觀察到的現象。西歐和美國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已開始逐漸地理解到反對帝國主義野蠻性的唯一堅固的堡壘是蘇聯，科學和文化只有在偉大的馬、恩、列、斯的旗幟之下才能保留和更加向前推進。由此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優秀的人們開始對辯證法的唯物論，對這個最前進、最徹底的只有人類的天才能創造出來的世界觀發生了興趣。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個國家的大學者公然地自稱為辯證法唯物論的支持者並想在其科學研究上掌握着它。當然這個過程的完成是緩慢的、不平衡的，因為在

外國學者達到辯證法唯物論的道路上堆積着資產階級觀念形態的殘餘。但是無論如



何，走向辯證法唯物論旗幟之下的學者之數目總是不斷地增漲着。一切有生氣的人們都被吸引到反帝國主義人民陣線，吸引到革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方面來。

在意識形態的領域內存在着兩種對立的觀念：社會之先進力量的觀念和死亡力量的觀念。第一種『促進着社會之發展，促進着社會之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它們就獲得愈加巨大的意義。』第二種則阻礙着社會的發展並想扭轉歷史的車輪倒退。第一種觀念體現在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中。第二種觀念則為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所發展。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即是反對那阻礙人類社會、科學和文化前進的現代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的鬥爭。

## 九 俄國哲學史

俄國的哲學史以及構成革命前的俄國各民族的哲學史同樣都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史，這和其他世界各國的情形相類似。正如在西方一樣，俄國的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體系也隨着階級鬥爭的發展階段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而變化其內容與性質。俄國的哲學鬥爭也和其他國家一樣反映着階級鬥爭和反映着我們國家內所發生的政治鬥爭。

但是，俄國哲學發展之唯物論路線遭受着特殊的困難。專制的農奴制（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所謂改革以前）以及後來的專制的地主資產階級制與正教教會的統治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專制政府在反對受它壓迫的非俄羅斯民族的鬥爭中以及在同革命的和激進的思潮作鬥爭中依賴於教會，把教會當作自己的精神的政治武器。任何公開的唯物論的和無神論的哲學一出現就會被僧侶的世俗的檢查所禁止而無法出版。專制政府也從中等和高等學校內逐出任何唯物論思想的出現。專制政府看到唯



物論哲學將根據宗教和地主資產階級制度的社會基礎。因爲這樣，所以俄國的唯物論哲學幾乎沒有可能公然地出現。這就使得俄國的激進的和革命的戰鬥思想家不得不在鄰近的、較少政治危險性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內，即在歷史科學而特別是在文學和文藝批評的領域內表達其哲學觀點。大部分卓越的俄國哲學家同時又是文藝批評家（柏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柳包夫、皮薩列夫）。因此，在研究俄國哲學史時就不能只注意專門的哲學著作，並且還應該注意社會政治的、歷史的和文藝批評的著作。

貫穿於全部俄國哲學史的俄國哲學的特點是它與社會政治思想和鬥爭的密切聯繫。先進的俄國人常常致力於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之關係的問題，社會制度變革之形式和方法的問題。綜觀全部俄國哲學史可以看出將來國家的問題，亦即俄國人民的未來，俄國的社會政治構造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

前進的俄國思想家批判地吸取了最進步的和最革命的西歐哲學學派，他們常常適合國情地表達他們的哲學觀點，並指出其發展道路。因此哲學史就被包括在俄國解放運動的一般歷史之內。例如十八世紀曾出現拉吉雪夫，又如十九世紀初葉曾出現十二月黨人，繼之而起的是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民主主義者，在十九世紀末即出現

了第一批以列寧爲首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俄國的前進的，特別是唯物論的哲學的形成，經過了同專制政治和農奴制鬥爭的過程，它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又經過了同資產階級地主制的鬥爭，因此俄國哲學發展的時期基本上與俄國解放運動發展的時期相吻合。列寧確定了三個基本時期：（一）貴族的革命者（拉吉雪夫，十二月黨人）在革命鬥爭中起主導作用的時期；（二）革命的市民層的民主主義者（柏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柳包夫）已登上舞台的時期；（三）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已轉渡於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已在俄國形成了的時期。

### 十八世紀的俄國哲學和十二月黨人

俄國傳授和研究哲學的最初策源地是一六三一年創立於基輔的基輔——蒙鳩利雅斯克學校和稍晚成立於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臘——拉丁學院。這些學校首先是神學的學校，特別地基輔學校是爲了抵制俄國西部城市中的加特力教的耶穌教的學校而創建的。在這些學校中哲學是當作副次的功課來傳授，因爲它對正教僧侶的代理者是必要的。莫斯科學院是拜占庭式的，有時又是西歐式的（依從於教師）典型的經院學校。



一七五五年創立了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才成爲它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此大學內華爾法（萊布尼茲的學生，他庸俗化了萊布尼茲的學說）的形而上的唯心論的哲學長期地佔着統治地位，這種哲學說傳授於十八世紀德國的大學內。哲學課程劃分爲由所謂合理的神學、心理學和宇宙論構成的理論哲學和由倫理學構成的實踐哲學。莫斯科大學的最早哲學教授之一伯爾沙夫這樣地規定了哲學的任務：它『探索着不能體驗的神之本性，闡明我們之精神的力量和特性並由此而規定在考察我們的造物者，在考察寄居我們人類的土地，在考察高的、低的、平等的、自己的、他人的、血緣關係的、知心的朋友和敵人時我們的職責』。

但是就連這種想要合理地確定神之存在的唯心論哲學也常常招致僧侶當局的迫害。例如，德米特里·阿尼契可夫教授以其『自然神學論』而引起正教僧侶的反抗。在這論文中的溫和的汎神論內容被僧侶認爲是『反對一切基督教的』暴動，被認爲顛覆了『聖書以及聖書中的神之認識和奇蹟以及樂園（*Paradise*——譯者註）、亞當和魔鬼的認識』，這篇論文甚至被視爲是『不信神的伊璧鳩魯的後繼者路克萊茲和最醜惡的保羅的』無神論。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俄國哲學走過了第一步。

洛蒙諾索夫 在這官立的學校的哲學背景中跳出了一個鮮明的和光輝的人物米

海伊爾·凡西列維契·洛蒙諾索夫 (Mikhail Vasilievich Lomonosov, 1711—1765)。俄羅斯人民的偉大子孫洛蒙諾索夫是一個百科通的大學者和著名的哲學家。他於二十歲時就讀於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臘——拉丁學院。他因不滿於經院學說而去基輔，入蒙鳩利雅斯克學院，但是這裏也只傳授『教會的智識』。在彼得堡的科學學院畢業後，他即出國赴德，在德國他師從華爾法攻讀哲學。一七四一年返俄，他又加入科學學院，以後他的一切科學著作都在科學院內完成。

因受華爾法哲學的明顯的影響，洛蒙諾索夫在自然科學上以及在科學的方法論上多少算是一個唯物論者。

洛蒙諾索夫確信物質的統一，它是由分子即微分子構成的。與當時前進的科學相適應，他發揮了機械的熱論，他認為熱是由物體細片之內在的看不見的運動發生的，他並堅決地反對『熱素』論。這種理論將熱看作某種特殊的沒有重量的液體，它流注入物體之內並從物體中流出。洛蒙諾索夫說：『熱是在構成物體的不能感覺的細片的旋轉運動中形成的。』

洛蒙諾索夫反對牛頓的光的『流出』說（光是流動的細片之長流），他擁護『波動說』（光是以太的振動），這個學說要到十九世紀後半才在科學上佔居統治



地位。

洛蒙諾索夫衛護着物質永存和能力轉換的法則。他寫道：『一切都是變換的，在自然界裏常常發生這種情況，就是某物所奪去的，同時即被添加到另一物上去。例如，某物退出此處即被移增於彼處……此一一般的自然法則亦可引伸於運動的規則上來：因爲用自己的力量推動另一物體的物體，它自身的運動雖然消失，但同時也就傳導於另一物體，後者由前者而得到運動。』

在科學的方法論上洛蒙諾索夫提出了當時是非常勇敢的要求，就是要求物理學、化學和數學的統一，這個要求的全部意義要到十九世紀才能被人重視。例如他在『論化學的功用』中寫道：『這樣的化學家是不需要的，就是他單從課本上去理解這門科學，而是需要那些用特別的技巧勤勉地練習它的化學家；還有一些化學家也是不需要的，並且要反對他們，就是他們雖然作了許多次的實驗，但却……在自己的著作中忽視那在研究中偶然發生的現象和變化，這偶然發生的現象和變化提供了自然之秘奧的說明。』換言之，洛蒙諾索夫要求化學家不作空談家，而是一個實驗家，不是一個狹隘的經驗論者，而且是一個眼光遠大的學者，這樣的學者懂得從理論上把他所發現的事實總結起來。

和這相同，照洛蒙諾索夫看來，『這樣的數學家是不需要的，就是他只會在煩難的計算中去鑽研；而是需要這樣的數學家，他……懂得用正確的和無所偏倚的方法從自然中引出尙未揭露的真理。』因此洛蒙諾索夫想使數學家不是技術的計算者，而是有廣泛教養的、以數學武裝了的自然的研究者。

在洛蒙諾索夫看來基本的自然科學是物理學；『公正地說來，化學應該稱爲物理學的手，而數學應該稱爲它的眼睛。』

洛蒙諾索夫已理解到佔統治地位的宗教的政治的制度是科學發展的障礙，因此要求（在大學法規的草案內）『僧侶不得束縛知識，不得束縛講授啓蒙所需要的物理學真理，尤其不得在傳教中謾罵科學』。當洛蒙諾索夫聽到僧侶反對嬰兒在熱水中行洗禮時，其理由就因爲熱水裏面有『熱素』而不是清淨的，於是他就『論俄國人民之繁殖和持續』中直捷了當地指稱：『僧侶是不需物理學的解釋的，因爲他們只要強制政權就夠了。』

洛蒙諾索夫的政治觀點沒有高出當時的水平之上，他支持着開明的專制主義學說，主張用一切方法推進俄國的工業和科學的發展、培養俄國的學者。他反對俄國國家的和科學的機關爲外人，特別是一些不學無術的冒險家所充斥的現象。但他同



時又主張科學院應該聘請一些卓越的外國學者。他熱烈地號召俄國青年說：『俄羅斯的土地能够產生出自己的柏拉圖輩，和思想機智的列虎通輩』。

俄國的哲學不只通過官立大學和學院的機關和講壇而發展着。它在十八世紀後半的發展道路是極其繁雜的。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鬥爭常常採取非常尖銳的形式。這些思想潮流和哲學的鬥爭總是集中於上層社會，集中在貴族階層中間。這正說明了在專制農奴制的條件之下幾乎全部的精神文化都掌握於貴族之手。就整體上說貴族階級是一個反動的和保守的階級，但是正如我們所知，貴族階級却提出了第一批革命者，這些革命者以十二月黨人的面目出現而與專制政府和農奴制度作鬥爭，他們的運動在十八世紀末就已有了思想上的先驅者（首先是拉吉雪夫）。

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某些急進的哲學思想的萌芽已出現於俄國的商人中間，特別是那些常到法國和英國進行商業事務的商人羣。例如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發生了『控告』，亦即密告兩個商人，卡爾也維兄弟，他們的罪狀是相信無神論。告發者引用了卡爾也維兄弟的一篇無神論的講演，這篇講演證明了受法蘭西啓蒙哲學的影響和同時證明了政治觀點的急進：『自然，假如像神學所說一樣上帝是最仁慈的、最有力量、萬能的、洞見一切的……那麼如像世間所作的這些破壞行爲：虛

偽、侮辱、強暴、無辜的流血……人們看到這些就會發生恐怖和落淚，然而上帝並不能幫助。假如上帝自己是懶惰的，那麼還可把安琪兒送去保護那無罪的人……假如上帝果真存在着和統治着，那麼又爲什麼要讓那些不稱職的人們高踞要職來管理人民呢？如像我們所常見那樣。……』

工人階級在十八世紀還沒有，至於農民則用自發的起義和農民革命（蒲加切夫運動）來反抗壓迫而沒有創立和不能創立自己的哲學。因此，十八世紀的哲學思潮基本上只集中於貴族中間。

曼·桑·斯特瓦<sup>①</sup> 在十八世紀後半和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五年，在貴族中間得到廣泛流行的唯心論思潮是法蘭克·曼·桑·斯特瓦（法語 *Franc-maçonnerie* 意指自由的石工）。

政府對哲學和一般地對一切思想的壓抑，使哲學完全從屬於教會的正教的教條因而引起某些貴族羣起來反對官立的教會，有時甚至反對政府，當然他們並未根絕宗教。宗教哲學領域內的這個反抗採取了特殊的貴族知識分子宗派的變態形式。這

① 曼·桑·斯特瓦 (*Masonstvo*) 是指秘密會社意。

——譯者註



個宗派就是俄國的曼桑斯特瓦。它也如在西歐國家一樣與神秘主義相連系並採取密教徒的法衣的學說的形式（只有少數『聖化了的』才能理解）。曼桑社員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團體，即『虛偽』，他們擁有複雜的社員並舉行秘密的禮拜的儀式。

曼桑學說當作社會現象來看興趣較大，而對專門的哲學思想則貢獻甚微。他們的倫理觀點謳歌着『博愛』（在以貴族爲統治階級的農奴制條件之下的『博愛』）和『道德自己完成』的學說。在解決哲學的基本問題時他們是站在神秘的觀點之上，他們確信着一切存在物的起源是神。但曼桑派却從這唯心論的立場出發進行了大規模的啓蒙活動，主要的是學校和出版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尤以諾維可夫（N. I. Novikov, 1744—1818年）最爲突出，他是俄國書籍出版業的第一個奠基人。

當曼桑的反抗精神和啓蒙活動超出了專制農奴制的路線時，而在法國正進行着嚇壞了愛卡德林二世的資產階級革命（一七八九年），政府乃消滅了曼桑的『虛偽』團體。而諾維可夫則被流放於雪林肖爾堡邊塞。

斯可瓦羅丹·烏克蘭的民主思想家，流浪的哲學家，教師和詩人斯可瓦羅丹（H. S. Skovoroda, 1711—1794年）的哲學也是在反抗僧侶宗教的路線發

展起來的（但又完全與曼柔派不同）。

斯可瓦羅丹出身於中等哥薩克的隊伍，接受了哲學的宗教學說的教育，他反對死的教會的經院哲學和官許的正教之精神的壓迫，他駁斥了宗教之傳統的形式。然而在哲學上仍依據於『聖經』。他的觀點的另一來源是某些唯心論的哲學家，特別是柏拉圖。斯可瓦羅丹同時還受了斯賓諾沙的影響，但他用汎神論來解釋斯賓諾沙，他與斯賓諾沙不同，在斯賓諾沙是除了自然之外就沒有神，然而在斯可瓦羅丹則自然即是神的顯現。

斯可瓦羅丹承認有兩個存在：顯明的和隱秘的，可以看見的現實和不能看見的精神，惡與善。他試圖在神的起源之下調和他們爲形而上學的統一。斯可瓦羅丹教導着說，『神的王國是在我們之內』而『我們的幸福是靈魂的世界』。由此而得出他的實踐哲學的基本要求：『認識自身』，因爲人們在自己認識上就能認識真理。

由此可知，斯可瓦羅丹的哲學主張個人人格的自尊和權利，所以就這思想來看它不是革命的而是人文主義的。如果翻譯爲當時具體的政治詞句，這就意味着強烈的民主傾向並與同情農奴的農民羣衆和敵視統治階級相連結。

拉吉雪夫 唯物論的、反宗教的哲學思想是在不同於唯心論傾向並在十八世紀



後半的俄國社會中與唯心論作鬥爭而發展起來的。法蘭西啓蒙哲學，首先是福祿特爾和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給了它很大的影響。

由於以上所說的嚴厲的檢查法令的束縛，唯物論哲學主要是用時評文學和美術文學來宣傳。它的豐富的痕跡可以從當時的回憶文學和一部分的通信內看出。法國的革命哲學者的著作大量地被譯爲俄文。但在印刷的出版品上，唯物論和無神論的思想都降到自然神論的水平，而革命的表現也只限於自由的民主主義思想。然而無論如何法蘭西的唯物論對俄國終歸發生了革命的影響。

這影響不只限於首都，而且也及於各省。例如，在唐巴瓦曾節譯和出版了黑爾維修的『精神論』，在沃羅列日譯印了魯賓的著作，在斯摩林斯克譯印了巴恩的著作。在『光鏡』雜誌由一七八六至一七八七年的五十期中曾發表了『賀爾巴哈文集』十三章，不過它並未取得作者和譯者的同意而以溫和的姿態出現。

因此，唯物論哲學日益爲十八世紀前進的俄羅斯人所熟識。它在十八世紀末俄羅斯偉大的思想家拉吉雪夫的著作中達到了最高的水平。

拉吉雪夫 (Alexandr Nikolaevich Radizhev)，於一七四九年生於中等地主之家。他在俄國受了初等教育之後，在十七歲的青年時代即赴德國萊比錫求學，寓居

該地達五年。在當時德國的大學中，萊布尼茲、華爾法派的學校的形而上學佔居統治地位。這種哲學並未引起拉吉雪夫的注意。他的思想被吸引到法蘭西啓蒙哲學，特別是法蘭西唯物論方面去；他專心地研究過黑爾維修的著作『精神論』和『在這裏面學得思考』。

一七七二年返俄後，拉吉雪夫服務於各種經濟的機關（商業協會，彼得堡稅關）。

這時他已看出俄國的發展道路首先就要發展經濟，拉吉雪夫明白地理解到專制農奴的經濟體系是不利於國家發展的，他看到了千百萬的農奴的農民羣衆所遭受的剝削是如何的可怕，於是他就在其基本著作『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記』中抨擊專制制度。

在『旅行記』中拉吉雪夫描繪了當時俄國現實的醜惡的畫圖並展開了自己的社會政治的綱領。他指出了農奴的農民之可怕的貧困的生活（『愛』的一章），暴露了政權對待那些處於致命危險的人們之無情的態度（『奇事』），揭發了沙皇的裁判和全部的專制政治（『救世主的森林區』），暴露了神秘主義者的偽科學（『河岸邊』）。



和官定的宗教信仰（『鐵匠』），描述了地主愚弄農民的可怕情景，農奴買賣（『銅的』），強制義務兵役（『城市』）。他要求取消農奴法（『哈季洛夫』），要求在文字出版事業上（『托牙克』）和在教育制度上實行民主改良（『十字架』）。

拉吉雪夫的最高的革命情感在『特維爾』一章達到了頂點，在這一章內他歌頌着『自由』。在這篇歌頌內他用詩歌的形式對自然法學說作了革命的解說。阻礙人們平等的乃是沙皇所呼稱的『神之法』，而在事實上照拉吉雪夫看來却是『神聖的欺詐』，這『神聖的欺詐』是爲了『鎮壓民衆』而發明出來的。爲了這個目的沙皇政權就與教會聯合起來：

『沙皇政權保存着宗教，

宗教支持着沙皇政權

兩者聯合起來壓迫社會

而一方要竭力束縛理性，

他方又企圖根絕意志。』

專制政府無情地毀壞了拉吉雪夫，他被逮而判處死刑，其著作則被燒燬。宣判後月餘，拉吉雪夫被流放於東西伯利亞以代替死刑，在流放地他寫了哲學論文『論

人、論人的死與不死』。

在愛卡德林死後，拉吉雪夫被許離開西伯利亞，而在沙皇亞力山大一世登位的第一個月他就復職了。拉吉雪夫並不改變他的革命思想並於一八〇二年開始寫作民事法典草案，這個草案充滿了反農奴制的思想，他已預感到他可能又將重複一七九〇年的歷史。疲憊而絕望了的拉吉雪夫以自殺了其一生。

在『論人、論人的死與不死』這篇論文的前半拉吉雪夫相信着自己的老師，即法蘭西唯物論者。拉吉雪夫有時追隨於法蘭西唯物論者之後，有時獨立地表現他是站在十八世紀哲學的頂峯。他的認識論完全是唯物論的：認識的來源是感性、感性的經驗。拉吉雪夫寫道：『你的理性從你的手指上取得自己的起源』；判斷是對經驗的『加工』，是經驗的繼續；物的存在除非通過經驗，否則便不可信。

唯一的實體是物質，或者如拉吉雪夫所說的『有形體』。『一用語言或聲音表明你的思索時，有形體就完全顯露於你的面前；因為你就是它（指有形體——譯者註），此外的一切都是臆測』。拉吉雪夫完全以十八世紀唯物論的精神規定物質：凡是或者可能是我們感覺之對象者就是物質。

拉吉雪夫不厭其煩地停止於物質之基本屬性的解說。他認為空間和時間是物質



存在之客觀的和根本的條件。『存在物若不表現、發現出來，那它是不能想像的，它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是存在，因為若無存在，那就不能有物和思想的存在；它所需要的第二件事是時間，因為相關中或聯系着的萬物是同時地或彼此繼承地被理解着；它所需要的第三件事是空間，因為一切存在在我們看來之所以是存在就在於它作用於我們而引起空間和不可透性的概念。』

照拉吉雪夫看來物質與運動是不可分地聯系着：『物質性是運動着的和富有生氣的；總而言之，運動對它（世界）是天造地設的，而不活動的是你的腦炎的物體，是煙霧和幻影。』

感性是物質屬性的問題，拉吉雪夫也同樣地完全用十八世紀唯物論科學的精神來解決。生命是到處都有的，但它具有各種的形式。生命『在最多樣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之處才成爲鮮明的』；這些力量大的地方，那裏『就出現了較爲優異的有機體』。最後，『有機體表現爲最優異之處即開始發生感覺，它上昇着和完成着，逐漸地達到思想、理性和悟性』。

總結了自己的物質學說的一切論斷，拉吉雪夫作了簡短而扼要的公式：『思想、感覺和生命是不可透的、延長的、有組織的（亦即有機的）、堅實的物體的屬

性。』任何與實體物完全無關的非物質的精神是不存在的；拉吉雪夫寫道：『通常所稱爲精神的東西，即生命、感覺和思想，乃是統一的物體的衍生品，其基本的和組成的部分是各異的並且具有許多不同的以及尙待探究的質。』

由這出發，拉吉雪夫解決了基本的問題，他提出了論文的標題：物質是永久的，但人是要死的。這樣解決的結果，拉吉雪夫就必然達到否認關於來世生活和關於『來世報應』的學說。

但是離開了親戚和朋友，被迫害的拉吉雪夫就在這個問題上又開始反駁他自己。對他困難的是調和這個思想，就是他任何時候都不復會見他的親友。脫離了唯物論的立場，希望在自己的悲慘的命運中得到安慰，拉吉雪夫開始從哲學史中去找論證，這些論證告訴他個人的存在體在死後還是可以看得見的。從萊布尼茲的自然沒有飛躍這個學說出發，拉吉雪夫於是就想着人的生命在死裏是不會割裂的，而是在死後仍然繼續着。也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只是『心裏的論據』，是和感覺和理性相矛盾的試圖。

拉吉雪夫就這樣以某些漏洞和某些哲學的二重性結束了他的論文：他的理智、思想引導他達於唯物論，他的靈魂的延續又使他離開唯物論。他不是完全澈底的和



完成的唯物論者，這是因為給專制農奴制破壞了。

但是拉吉雪夫的觀念仍不失爲一個天才。他是十九世紀初二十五年的貴族革命者即十二月黨人的先驅者。由拉吉雪夫到十二月黨人有一條直通的大道，在這大道上立着他的某些學生和後繼者。他們中最出色的人物是皮林（I. P. Poin，一七七三——一八〇五年）。

皮林是內勃林公爵的庶出之子，他是一個有才華的詩人和政論家。在沙皇帕夫拉一世黑暗的反動時期，他出版了連續一整年（一七九七年）的『聖·彼得堡雜誌』。在這十二冊雜誌中皮林譯印了賀爾巴哈的『自然體系』三章和他的『普遍道德』八章，在明顯的無神論的地方當然刪削了一些。

在其『人』的讚美歌中，這是爲了回答『神』的權力的讚美歌而寫的，皮林以詩的形式出而否認宗教的上帝造人類的學說。他斷言說人類『通過勞動和自己的經驗』而改善他們的命運和創造了一切財富。

十二月黨人之哲學的觀點。在十二月黨人中間有着許多觀念的政治的派別，由北方會（特魯貝茲克、來列埃夫）的自由貴族到南方會（培斯特爾）和斯拉夫人聯合會的甲可賓的觀念。因此十二月黨人在世界觀的基本問題上是極其多樣的。在他

們中間顯現着古典德意志唯心論影響的因素，也顯現着曼桑派的殘餘，也有依附於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的觀點。

在十二月黨人中比較一致的是社會哲學的問題。在這領域內佔優勢的和有決定作用的是十八世紀法蘭西啓蒙哲學（孟德斯鳩、馬布利、盧梭、賀爾巴哈、黑爾維修）而特別是拉吉雪夫的影響。十二月黨人在社會哲學的觀點上可以基本地歸結如下：暴政（專制）的現存制度、盲從（教會的統治）、奴隸的身份（農奴法）應該消滅。應該建立一個基於自然和理性原則上的社會來代替它。這些原則都印上自然法則的印記，對於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而爲當作自然界的基本法則的自然法所規制着。這個觀念反映出法蘭西革命資產階級的基本觀點和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原則，法蘭西革命資產階級就曾利用這個來掀起一七八九年的革命。

偉大的俄國詩人，十二月黨人之友普式庚用詩的形式，特別是在應和拉吉雪夫的『自由』之歌而作的同一名稱的詩（一八一七年）內也發展了類似的觀念。在這支歌裏他說明了沙皇的政權是違反自然法的。

普式庚向着沙皇說道：

「君主啊！你的王冠和王位——」



是法律給你的，而自然並沒有給你

你站在人民之上，

但是永久的自然法却站在你之上。」

法蘭西唯物論的觀念在最革命的十二月黨人的組織中即在斯拉夫人聯合會中有着特別有力的影響。這個團體的會員——波里索夫、巴里雅丁斯基——達到直接的無神論。

克魯可夫在杜爾齊城的十二月黨人的青年團體的會員中間起了明顯的作用。從他遺留下來的小手冊上可以看出他的唯物論的觀點。在末尾上他說出了他如何逐漸由否認宗教的儀式而轉到否認神，通過『物質的活氣』而達到無神論。他所執筆的『教育指南』，這部著作也貫穿十八世紀唯物論的精神，他認為『教育、美好的模範和好的立法』是人類形成的基本因素。

在十二月黨人被沙皇政府破壞之後，他們的某些分子因驚懼於法庭和苦刑而逐漸離去唯物論，但是大多數都還保持着他們的革命的哲學觀點；波里索夫、巴里雅丁斯基也屬於他們這一羣之內。

## 尼古拉反動年份的俄國哲學

十九世紀初十年俄國的大學的哲學。十九世紀的簾幕一揭開，俄國就開始從西歐吸入在當時是前進的古典的德意志唯心論，即康德、斐希特和雪林的哲學。有幾個青年的大學教師因感受了這種觀念的影響，於是就在講演中述說它。彼得堡的威拉斯基(D. M. Velasky, 一七七四——一八四七年)在醫學者外科醫術學院的講演和著作『作爲基本科學的醫學之將來的豫測』(一八〇五年)和『自然界從其創造的質與被創造的質中之生物學研究』(一八一二年)內祖述青年雪林及其後繼者娥開的自然哲學。

赫利契(A. I. Haich, 一七八三——一八四八年)在彼得堡的師範學院和大學內曾寫作了貫穿着雪林唯心論的哲學史講義(『哲學體系史』——一八一八年)，並在論文集『思辨哲學之特徵』內祖述雪林哲學。莫斯科的達威多夫(I. I. Davydov, 一七九四——一八六三年)教授逐漸地離開十八世紀法蘭西的經驗哲學之影響而轉向斐希特的唯心論。在莫斯科學生青年中特別得人望的是拍夫洛夫(M. H. Pavlov, 死於一八四〇年)教授，他在演講和論文集『物理學的基礎』內宣傳雪林的觀



向。雖然這些哲學家都是唯心論者，但是政府的和教會的團體在十九世紀初葉的德意志哲學中看出了敵視專制的和正教的自由思想，對他們的著作加以禁止并迫害其作者。例如拍夫洛夫在莫斯科乾脆就被禁止講授哲學；然而他却機智地在物理學和農村經濟的講義中敘述他的哲學觀點。一八二一年赫利契在彼得堡被驅出於大學之門，原因就由於他在自己的哲學史內『公然地喜愛異教更甚於基督教，喜愛淫蕩的哲學甚於聖潔的處女、基督教的教會，寧願要不信神的康德而不要基督，要雪林而不要神靈』。亞力山大一世的政府同反抗的和激進的思潮作鬥爭表現於兩個大學即彼得堡大學和喀山大學的解散。在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人的暴動後的尼古拉一世的統治之下，對哲學講授的壓迫更嚴，而在一八五〇年，哲學的講授竟乾脆轉入正教僧侶之手。

政府的反動政策迫使那些從大學的門內排斥出來的有活氣的哲學思想不得不避入文學的和哲學的團體之內。例如，在拍夫洛夫演講的影響之下，莫斯科就成立了雪林的團體『好學』，詩人文納威丁諾夫 (D. V. Venevitinov) 是這個團體的中堅人物；在這團體中還有某些十二月黨人。不久莫斯科又組成了斯達克威契 (Z. V.

Stavrich) 的團體，柏林斯基就出自這個團體。

車亞且埃夫 (P. Ia. Chardaev) 在尼古拉反動的黑暗時期，彼得·雅可夫列威契·車亞且埃夫始終保持着出色的哲學的立場。車亞且埃夫曾與十二月黨人有聯系，但他沒有積極參加起義，因為他這時正在國外而要在一八二六年才回俄國。車亞且埃夫寫過『哲學書信』(共八封)，其中的第一封發表於一八三六年。刊載了這封信的雜誌的編輯者被流放，雜誌被封，而車亞且埃夫則被宣佈為狂人。車亞且埃夫尖辣地起而攻擊專制政治、農奴制度，特別地攻擊正教教會。車亞且埃夫的懷疑論和悲觀論是由十二月黨人運動的失敗和不相信對尼古拉反動勝利之可能所造成的。

因憎嫌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他就轉向於當時是先進的西歐資產階級社會，他把這種資產階級社會與落後的農奴制的俄國相對立。車亞且埃夫達到否認俄國之文化的歷史的作用和意義。這個根本的誤解是同他的某些神秘主義的因素相連結着的。他因看到正教教會在俄國是主導的原素，於是他又頌揚加特力教，稱加特力教的教會是文化的政治的理想。但車亞且埃夫只是否認俄國專制農奴制的歷史作用，他熱烈地愛自己的祖國並夢想着它的進步和發展。一八三七年他在『狂人辨』內承



認了彼得一世的事業對俄國的偉大的歷史作用並宣稱說，俄國人『召喚要解決社會秩序大部的問題，要完成發生於舊社會的大部分觀念，要回答人們所碰到的重要的問題』。這個思想後來爲赫爾岑所發展。

#### 四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哲學

貴族革命的基本幹部在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暴動之後都被沙皇壓潰了。他們的命運是絞首、苦刑和流放。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的反動開始向全國進攻，到處都是憲兵、警察的橫行霸道的瘋狂的騷亂。教會和檢查官也像警察、監獄和法庭一樣地欺壓人民大眾，根絕自由思想的任何徵候。人人都要服役於專制政治、正教和沙皇所理解的『國民性』，照沙皇對『國民性』這字的理解就是農奴制的地主應視爲人民和農民羣衆的『父親』和『嚮導者』，而農民則是愚鈍的蠢子，他們自己不懂得自己的利益。

但就在這些年份農奴經濟體系危機的徵候已開始暴露出來了：植基於農奴勞動上的地主經濟收入的低落，缺乏自由的勞動力手工業發展的不可可能，因而常常發生農民的騷擾和起義。

這種特殊的社會政治情況規定了貴族革命運動的結束，規定了貴族知識分子的革命力量很快地就告枯竭。在社會舞台上出現了新的力量，即平民知識分子。這種平民知識分子照列寧的規定，他們不是屬於貴族的，而是屬於官吏、平民、商人、農民的自由的和民主的資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代表者。『在我們的解放運動中，平民完全地逐出貴族的先驅者是還在農奴法之下的柏林斯基。』

這個過程在意識領域，特別是在哲學領域內得到了自己的反映。在俄國的革命的思想家看來，基本的矛盾仍然是依靠於正教教會和農奴制度的專制政治。因此西歐哲學的進步思潮就給了俄國重大的影響。康德、斐希特、雪林和黑格爾的思想以及後來黑格爾同雪林的一切鬥爭，黑格爾派內部的鬥爭和最後費爾巴哈的思想相繼地在俄國找到了極易感受的地盤。但在俄國的條件之下，這些思想是本質地改變過了和改造過的。他們在俄國將來發展道路爭論的條件之下被具體化地應用於俄國的環境。

例如，右的黑格爾派和雪林派保持着舊的國粹派的觀點（荷米雅可夫、基內埃



夫斯基兄弟、阿克薩可威兄弟）和表現着服從於所謂斯拉夫主義。照國粹派的思想看來，俄國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根本與西歐國家的發展道路不同。它應該保留着農民的農村公社和正教的精神。這在本質上是保衛農奴制。左的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派的哲學者則持西化派的思想，他們證明俄國必然會追踪歐洲先進國家的道路（某一時期的斯達開威契和柏林斯基）。西化派的左翼理想化了俄國之資本主義發展的美國道路並達到俄國之革命改造的要求和空想的社會主義（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但是感受了西歐影響的俄國哲學同時又成了一種獨立的思潮，在某些場合甚至顯著地高出於其西歐的來源（柏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

柏林斯基 (V. G. Belinsky) 俄國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之思想探求的光輝而深到的代表者是柏林斯基。他在一八一二年生於一個醫師的家庭內。柏林斯基因寫了一個悲劇『德米特里·加里寧』（在這劇內他對農奴法與教會的儀式說過一些激昂的話）而被驅逐莫斯科大學，他於是乃從事文學和雜誌的活動並成爲卓越的文藝批評家。他在大學時代就加入了斯達開威契的團體，很快地就在朋友中間獲得了威望，他們因他的狂暴的革命氣質而呼他爲『狂烈的威薩里昂』（柏林斯基之名——譯者註）。柏林斯基與赫爾岑是契友，他曾在『祖國的通信』（一八三九至

一八四六年）和涅克拉索夫的『同時代者』（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內工作。長期的物質缺乏和繁重的雜誌工作很快地毀損了他的健康，他死於一八四八年，享年僅三十六歲。

在年青時代的悲劇『德米特里·加里寧』（一八二九年）內，柏林斯基還是站在十八世紀抽象的革命觀點上，號召用『自然法和人類法，自己悟性之法』去反對『奴隸法』，即農奴法。他的第一本印刷的著作『文學的夢想』（一八三四年）中顯露出古典德意志雪林唯心論的強烈的影響。然而柏林斯基的雪林哲學不是不問政治的自然哲學的或美學的學說。在雪林哲學中柏林斯基吸取了關於發展、關於主體對客體、精神對自然的引力學說，認為這個學說是主體與客體、精神與自然之絕對一致的終極表現。柏林斯基以雪林哲學的精神解決了基本的哲學問題，他寫道：

『一切無限的、美麗的、神的世界不是別的，而是永久觀念的生命，它顯現於無數形式中，它是無窮多樣之抽象統一的偉大景象』。『這觀念是沒有靜止的：它不停地生存着，就是爲了破壞而不停地創造着，並爲了創造而不停地破壞着。』雪林哲學的這個行動性（當然，這個行動性是抽象性質的，因爲唯心論只能是這樣）爲柏林斯基所充分吸取。



柏林斯基同時又從雪林哲學出發去解決人類之使命的問題，他認為人應該把捉那從爭取道德的自己完成中產生出來的觀念。柏林斯基自己最後稱他這個觀點是『抽象的英雄主義』和『優美的靈魂』同現實的鬥爭。

柏林斯基這個時期之探索的客觀意義還不是在於鬥爭，而是在於否定尼古拉一世時代的『醜惡的俄羅斯的現實』，想離開它而投入理想世界。

在很短的時期之內柏林斯基就歸附於斐希特的主觀唯心論，這反映於他對德羅茲多夫的著作『試論道德哲學之體系』（一八三六——一八三七年）所寫的书評內。而在斐希特哲學中柏林斯基吸取了積極的、革命的因素，他寫道：『行動吧，行動吧，我們這裏正好需要它。』在寫給巴枯寧的信內柏林斯基自稱他『把斐希特主義理解為羅伯斯庇爾主義，並在這種新的學說中嗅到了血的腥氣』。

但是柏林斯基不能不很快地感到這個立於主觀唯心論基礎上的『行動』是在空轉上的行動。在一八三八年他寫道：『精神已厭倦了抽象性而希望與現實相接近。』柏林斯基離開了斐希特的主觀唯心論而轉向於黑格爾的客觀唯心論。初起時他採納了黑格爾哲學之保守的方面，特別是他的關於國家是合法的、必然與件的學說。

『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斷言着。柏林斯基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農

奴制的君主是『合理的』，因為它存在於現實之內。這個立刻引導柏林斯基達到與『合理的現實』相妥協，亦即達到與尼古拉的反動集團相妥協，這反映於論文『鮑羅汀的紀念日』和『孟彩爾——歌德批判』（一八四〇年）。

這個觀點必然使柏林斯基達到這個他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調和的政治結論。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他寫道：『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麼酷吏及其存在也是合理的和現實的了，但他却多少是醜惡的和可嫌的……今後在我看來……專制主義者和皮鞭是一個東西。』柏林斯基乃轉向於左派黑格爾的哲學立場和轉向於政治上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現實的只能是合理的。尼古拉君主違反了理性因而就沒有存在權。

柏林斯基哲學發展的全部道路之自然的完成是他的轉渡於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最初是赫爾岑介紹他認識費爾巴哈的學說）以及與之相連的人文主義。柏林斯基把黑格爾的唯心論與『一般的』等同看待，他乃起而保護『個別的』，亦即保護人們之人格的權利和品格。人的幸福成了柏林斯基學說的中心，而這就引導他達到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又是與其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相聯結的。在一八四一年他寫道：『愛之狂妄的慾求日漸食盡了我的內心。這是我的而且只是我的。但非我強有力地佔有我。人們的人格作成一個點，在這點上面我怕得



要發瘋。我開始愛着人們，如像麥拉托夫似的：爲了作成他的幸福的部分，我就用火與劍根絕一切的殘餘之物。柏林斯基的無神論思想也是與此相關的；在一八四五年他寫道：『我自己找到了真理，在詞句上我看到了上帝和宗教是黑暗、愚蒙、鎖鍊和鞭子，我現在喜愛這兩個名詞正如喜愛繼他們之後的四個詞。』

一八四七年柏林斯基走訪國外，曾到過德國和法蘭西。這次旅行使他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醜態，柏林斯基承認資本主義與農奴制比較之下是有進步作用的，同時他又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者之殘酷的剝削。他寫道，雖然法國的無產階級同最富有的資本家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但無產階級並不會因此而較輕快，永久的勞動者，他始終是資本家永久的奴隸，因爲資本家給他工作和工資。

柏林斯基曾大胆地閱讀了揭載於『德法年鑑』上的馬克思的論文『猶太人問題』。這篇論文給了他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他曾歡天喜地地評述過它。柏林斯基的早死阻礙了他去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著作。

柏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六月，即在他死前不久，寫給郭戈里的信中達到了最高的革命表現。在此信中柏林斯基粉碎了郭戈里的反動的神秘的觀點，同時又披露了自己的政治綱領：消滅農奴法、取消肉刑、確立能够促進國家發展的法律。列寧在

一九一四年稱這封信是『無可評價的民主主義印刷品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它就在現在還保有廣大的、現實的意義』。

柏林斯基是偉大的俄國愛國主義者。因為熱愛祖國，他不屈不撓地同束縛國家發展的專制制度鬥爭着，並預言着自由俄羅斯的偉大遠景。列寧稱柏林斯基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先驅者。

這樣四十年代的以柏林斯基為首的優秀的俄羅斯人民經過了一個時代，就是經過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革命運動的階段，在苦惱的探索和通過古典德國唯心論的觀念鬥爭過程而踏上唯物主義和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道路，它開闢了一個特殊的、照列寧的規定、俄國解放運動之市民的時期。

赫爾岑 (A. I. Herzen) 列寧認為赫爾岑是最出色的活動家和俄國解放運動之貴族時期的結束者。列寧寫道：『十二月黨人驚醒了赫爾岑，而赫爾岑及其「警鐘」又促進平民的奮起。』

但是赫爾岑要比十二月黨人和其他的貴族革命者不知走遠多少。他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空想的社會主義者。

因為這樣，所以赫爾岑在俄國社會思想史上佔着一個突出的位置。與此並列，



他在俄國的哲學史上也有其偉大的意義，『赫爾岑緊密地達到辯證法唯物論而中止於歷史唯物論之前，』列寧這樣規定了赫爾岑的特徵。赫爾岑達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前時期的思想者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哲學水平。

赫爾岑是地主雅可夫列夫的庶出之子，生於一八一二年。還在學生時代他就同他的朋友詩人奧格列夫組織了一個俄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小團體，這個團體歸附於聖西門主義。不久他就被政府流放於配爾姆，後來又放逐於威阿特堪。在諾夫果羅德的新的流放之後，赫爾岑即致力於文學的工作。他用伊斯康德的化名寫了一些小說（『是誰失禮了？』一八四五年，『首飾的竊盜者』，一八四八年）。

在四十年代的開始，赫爾岑發起前進知識分子的左翼聯盟，柏林斯基也參加在內。這個左翼在赫爾岑的領導之下同右翼，亦即同國粹派和西化派（這西化派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之自由的代言人）決裂而轉向唯物論和空想社會主義。

在一八四七年赫爾岑出國了，他在國外遇到一八四八年歐洲的革命。在這革命的影響之下，赫爾岑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而努力更向前走，終於達到社會主義。他以『社會的食人』之印證烙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文化上。但是這個特殊的時代如列寧所說是在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尚未成熟』，赫爾岑

只能停止於空想的社會主義。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並共有土地；他認為俄羅斯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而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直接達到社會主義。赫爾岑的暮年生涯是在英國度過的，一八五七——一八六七年，他在英國出版了著名的革命雜誌『警鐘』。赫爾岑死於一八七〇年。

在政治上赫爾岑會有一個時期向自由主義讓步，但當六十年代的時候他密切注視着人民的革命起義，於是就『無所畏懼地站到革命民主主義方面而反對自由主義。他爲了人民對沙皇的勝利而鬥爭，他不是爲自由資產階級與地主沙皇的協定而鬥爭。他高擎着革命的旗幟』<sup>⑤</sup>，就是說這裏又一次表現了前於馬克思主義的、前於無產階級的時期之俄國革命的高度的限界。

赫爾岑的世界觀是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之下形成的。這一點後來赫爾岑自己指出說：『奧格列夫帶給我費爾巴哈的「基督教之本質」。讀了第一頁，我就高興得直跳起來。脫去假裝舞蹈會上的衣裝，離開口罩和寓言。我們是自由人而非奴隸……』

⑤ 列寧：『紀念赫爾岑』。『全集』十五卷，四六五頁。

⑥ 列寧：『紀念赫爾岑』。『全集』十五卷，四六八頁。



我們不需要把真理掩藏在荒唐無稽的神話裏。』在赫爾岑的這幾句話中，很容易使人想起恩格斯所指出的費爾巴哈這本書之解放意義的性質。

赫爾岑的基本哲學著作與他的早期活動分不開：『科學中的玩物態度』寫於一八四三年，『關於自然研究之通信』寫於一八四五年。

赫爾岑既不滿於舊的形而上的唯物論，亦不滿於唯心論，他寫道：『從一方面看是苦重的石塊，從另一方面看是淒涼的、幽靈所居的空虛。』

他看到了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不能發現由自然界到思惟的過渡和不理解思惟在認識上和改造自然上的積極作用。在赫爾岑看來意識『不是物以外的活動，而全然相反地是其內在的心臟』。他說『沒有活動的思想是妄想』。在赫爾岑看來舊的唯物論的第二個明顯的缺陷是其形而上性和機械論。照他的意見看來，在舊的唯物論者『感性思惟的理論是一種機械的心理學』。他們不懂得思惟之先前階段和形式之歷史的理解。

他辛辣地攻擊了形而上的唯物論之否認自然的發展。『自然決不停止，它是過程、流動、轉變、運動。假如你一瞬間就停止了自然，把它當作某一死物看待，那麼你就不僅不可能達到思惟，而且還不可能達到動物和蘚苔類。』在這裏赫爾岑把

自然提高到歷史的觀點。思惟、意識、一般生命，這都是物質發展的產物。他說，意識決非自然以外的現象，而是自然發展的高級階段。

赫爾岑很高地評價了黑格爾的哲學，他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但是他同時又理解到唯心論哲學的片面性和不合法則；他稱這種『純粹的思惟』是『新的科學的經院哲學』。赫爾岑寫道：『經院哲學的二元論並沒有破滅，而只是取消了古舊的神秘家的神秘服裝並顯現為純粹的思惟、唯心論、邏輯的抽象。』實驗的經驗的科學是反對無結果的唯心論的經院哲學的公開抗議。

赫爾岑理解到若非正確地解決了哲學的基本問題——關於思惟對存在的關係——就不能建立起真正的世界觀。他寫道：『第一個必要的任務和思惟着的頭腦所不能逃避的問題是在於以思惟解決思惟本身對存在、對對象、對一般真理的關係。』

赫爾岑追隨着費爾巴哈而唯物論地解決了哲學的基本問題。說到新時期的哲學的運命他寫道：『由此必難避免地應該發展存在和思惟的統一：思惟作成了存在之無可懷疑的證明：意識認識到自己與存在的不可分；沒有存在，它是不能想像的。』

由此就作出一個重要的理論的結論：哲學必須排斥宗教而立足於自然科學之



上。另一方面，無原則的經驗的自然科學又必須復歸於唯物論的哲學。赫爾岑證明唯心論對自然科學是毫無用處的：哲學沒有自然科學固不可能，亦如自然科學無哲學之不可能一樣。

列寧很看重赫爾岑的這個觀點。還在一九一二年，他寫道：『「關於自然研究之通信」的第一封——「經驗和唯心論」，——寫於一八四四年，就向我們表明這個思想家即在現在也還是高於無數的現時的自然科學家的經驗論者和上萬的這些目前的哲學家、唯心論者與半唯心論者』。

這樣赫爾岑就掌握了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高成果：用列寧的話來說他出自黑格爾的學派，『但比黑格爾走得更遠，達到唯物論，追隨着費爾巴哈』並『完成地達到辯證法的唯物論』。

車爾尼雪夫斯基 (N. H. Chernyshevsky) 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柳包夫、

皮薩列夫的文學的和革命的活動，基本上適應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時期。在經濟的和社會生活的領域內俄國當時還是以專制地主的秩序佔統治地位，但是這個秩序的

基本敗象却也日益顯明，日益不能忍受。『經濟發展的全部進程都促成農奴法的消滅。沙皇政府，既被克里米戰爭中的軍事失敗所削弱，又被農民反地主的「騷動」所震懾，乃被迫於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法。』<sup>①</sup>

沙皇政府把實行農民改良的主導權掌握在手中以便使之向着有利於地主階級的道路走去。改良對於沙皇是以農奴制的經濟形式逐漸地適應於資本主義的新條件的方法來保存地主今後的統治作用的一種手段。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道路，列寧稱之為普魯士的道路，它不同於革命的、美國式的完全消滅地主私有的道路，爭取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普魯士道路，不只是農奴制的擁護者而且還有俄國的自由主義者。

車爾尼雪夫斯基及其戰友（杜勃洛柳包夫等）無情地批判了沙皇所倡導的改良之違反人民之實質。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贊成農民用農民的反專制的革命從農奴的依屬和壓迫之下真正地立即地解放出來。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了一些專門給農

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三頁。



民們看的宣傳品，號召他們起來進行解放的革命。車爾尼雪夫斯基曾夢想着俄國之轉渡到社會主義，但在半農奴制俄國的條件之下他不能提高到科學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他是社會主義的空想者，他認為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而通過農村公社就能達到社會主義。

尼古拉·赫弗里洛威契·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二八年生於薩拉托夫的一個牧師的家庭裏。他在一八四六年到彼得堡進大學。在大學時代他閱讀了一些當時進步的文獻，特別是『費爾巴哈文集』。車爾尼雪夫斯基非常注意研究黑格爾、費爾巴哈和社會主義的空想家。對他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俄國的思想家中柏林斯基和赫爾岑給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以甚深的印象。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五〇年走出大學，這時他已是一個費爾巴哈唯物論的確信者和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了。一八五五年他寫了專門的論文『藝術對現實之美學上的關係』。在這篇著作中車爾尼雪夫斯基想應用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於美學的領域內。從一八五四年起他就任當時最前進的雜誌『同時代者』上投寄稿件，不久就與涅克拉索夫一起成了該雜誌的編輯者之一。一八六〇年春，他的主要的哲學著作『哲學中之人類學原理』出版問世。這部著作完全用費爾巴哈唯物論精神寫成，它起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之

戰鬥的哲學宣言的作用。俄國的唯心論和僧侶階級的一切支持者，於是就結成統一戰線來反對這篇論著。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車爾尼雪夫斯基把英國的經濟學家米爾（Mills）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基礎』譯成俄文，並附上詳細的註釋。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經濟學著作中尖刻地批判了庸俗的經濟學家。並且車爾尼雪夫斯基很高地評價了英國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意義。當他理解到他們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代表者的時候，他於是就想創造一種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來抵制他們。馬克思很高地評價了作為經濟學家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深刻的批判者。馬克思讀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對米爾的註釋之後寫道：『這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破產，正如俄國的大學者和大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曾在其「米爾的政治經濟學綱要」中所說那樣。』●列寧也同樣稱呼車爾尼雪夫斯基是資本主義光輝的批評家。

在其為回答農民的改良而寫的論文中，車爾尼雪夫斯基粉碎了地主的好謀，熱烈地堅持着農民的立即解放和地主土地無代價轉讓給農民的思想。列寧寫道：『為



了在那時，在實行農民改良的時代（當它在西方亦尚未完全解決的時候）就如此明白地理解到它的基本的資本主義的性質，爲了要理解到當時俄國的「社會」和「國家」當中已經有這樣的社會階級光臨着和統治着，這個階級徹底地敵視着勞動者而且無條件地預定了農民的破產和被剝奪，這正就需要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的「天才。」

●車爾尼雪夫斯基成爲當時的革命運動的卓越的領袖。一八六二年七月，沙皇政府把它的危險的敵人逮捕起來並禁錮於彼特羅拍夫洛夫斯克邊塞。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在此地，在囹圄中寫作了其著名的小說『何爲』，他把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導入於這部小說中。引入於這部小說中的英雄——當時的進步人士——爲後一代的俄國革命者提供了行爲的典型。這小說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從一八六四到一八八三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忍受苦刑和流放之處境中。他在一八八九年死於薩拉托夫，一直到他的生命的完結都始終是一個不屈不撓的革命者，唯物論的思想家。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學生時代的觀點之所以很快發展是由於當時強力的解放運動影響了他。青年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精神是在西方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高漲和俄國國

內農奴法的尖銳危機的年代發生、鞏固和成長起來的。在大學年代車爾尼雪夫斯基用心地研究過黑格爾、費爾巴哈、傅利葉、歐文和古典的英國政治經濟學代表者的著作。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多才的人物。他是大經濟學家，偉大的哲學唯物論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藝術理論家，他給自己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在費爾巴哈哲學的基礎上創建美學領域內的寫實派。車爾尼雪夫斯基是輝煌的文藝批評家和有才華的小說與戲劇的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的啓蒙者。他把他的全部天才，他的全部學問都貢獻於農民的民主革命。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觀的基礎是以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構成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是一下就走到費爾巴哈而是通過了黑格爾的哲學。他起先是從俄文的材料中，從柏林斯基和赫爾岑的著作中認識了黑格爾哲學。柏林斯基在其最後論文中和赫爾岑在『關於自然研究之通信』內都已站上了唯物論的立場。車爾尼雪夫斯基繼續着俄國哲學發展的這條路線；他很快地就克服了黑格爾並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之下提高『到完成的哲學唯物論的水平』（列寧）。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走過黑格爾學派，但黑格爾不能滿足他而且由於各異的階



級立場也不能滿足他。

說到黑格爾的政治觀點時，車爾尼雪夫斯基遠在學生時代就指出『它是事物之現存狀態、社會之現在構造的奴隸』<sup>①</sup>。車爾尼雪夫斯基最後說，當作哲學家看黑格爾是不澈底的。採納了他的原則，即辯證的方法，但這個較澈底的思想家却達到一個與黑格爾所得出的全然不同的結論。黑格爾哲學的方法，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是『廣泛的』、『偉大的』和『有益的』，然而結論，即體系却是『狹隘的』、『渺小的』和『平庸的』。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知道從黑格爾哲學的反動方面區別出其革命的方面，他已看出了黑格爾的革命方法與保守的體系之間的矛盾。與費爾巴哈不同，車爾尼雪夫斯基沒有丟棄了黑格爾的哲學。他很高地把黑格爾視為辯證方法的創造者。車爾尼雪夫斯基自己應用了辯證法的某些方面來建立其革命的民主主義的信念。列寧稱車爾尼雪夫斯基是黑格爾派中產生出來的唯物論者。

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黑格爾是不正確地、按照唯心論地解決了物質與精神、生活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問題。作為一個唯心論者，黑格爾把理論的知識轉變為自己

的目的。革命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却找到了真正的理論，這種理論產出於生活之中而成爲人類鬥爭的強有力的手段。不是生活爲了理論，而是理論爲了生活、爲了生活的革命的改革。

對於生活的真正的科學觀點的代表者，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爲是費爾巴哈，只有費爾巴哈才創立了新的哲學，這種哲學堅牢地依據於自然科學之上。科學的哲學應該從自然科學所給予的事實出發。這種哲學只能是唯物論的哲學。力圖從康德、休謨以及一般地從唯心論體系的影响之下把自然科學解放出來，車爾尼雪夫斯基熱烈地擁護着一般哲學的唯物論的世界觀對於自然科學者之必要性。

車爾尼雪夫斯基嘲笑這些自然科學者，他們在哲學領域內是主觀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信從者。他強調着說自然科學家若拒絕唯物論，忽視唯物論的哲學，那就必然會墮落爲反動的唯心論學派的俘虜。

在『哲學中的人類學原理』一文中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關於精神對物質之關係』一般問題解決的理論應該容納在哲學的理解之內。車爾尼雪夫斯基也如費爾巴哈似的通過人類學，即關於人類的科學而達到這個基本哲學問題的解決。車爾尼雪夫斯基追隨着費爾巴哈說人類學的原則是人類有機體之統一的原則。在人類中間



暴露出兩種的現象。在一方面，人類吃、步行，這是物質規律的現象。另一方面，人類思想、感覺和願望，這是精神規律的現象。唯心論吸取了生活的精神方面的基礎，而附之以獨立的實體。物質的世界和真實的人類的機體，唯心論者宣稱按照它與精神根源的關係來說是某種派生的、第二次的東西。與唯心論不同，哲學中的人類學的原則是從人類的精神與物質之統一出發。人類之精神的和道德的現象離開了其有機體就不能存在。人類的有機體，即特定形態的有機體物質思惟着、感覺着和願望着。因而人是自然之特殊的部分，而意識、思惟是其特有的屬性。

車爾尼雪夫斯基努力想普及化人類學的原則，把它帶入美學、倫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以之作爲解釋社會現象的基礎。在社會學裏不從歷史地具體的人出發，而從血緣的人，從『一般的』人出發，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歷史觀點中雖然有着顯著的唯物論因素，但在歷史上仍是個唯心論者。

列寧曾說過費爾巴哈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類學原則』這個術語的狹隘性。同時由於他的對社會現象的積極的革命的態度，車爾尼雪夫斯基往往迴避人類學原則之澈底的施行。在其批判資產階級的形式的主義中，車爾尼雪夫斯基證明說人不是抽象的、法律上的範疇，而是真實的實體，在他們的生活和幸福中『物質的

方面（經濟存在）具有很大的重要性。」<sup>①</sup>在同人種理論作鬥爭中，他說沒有什麼不變的形而上的種族的，人種的質。人類之一切精神的乃至肉體的特性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確信僅僅只是由歷史的道路才獲得。車爾尼雪夫斯基更不滿於地理環境的理論，這種理論視人類及其文化的進步僅僅是社會以外的條件的結果。車爾尼雪夫斯基要求人類實質之科學的闡明不只是從人類對自然的關係出發，而且要從人類對公民社會的關係出發。人類是由階級構成，這些階級由於他們的矛盾的經濟利益而處於彼此不能調和的鬥爭之中。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是這樣通過積極的革命的活動而接近於人類和社會現象之較為具體和較為歷史的理解，這種理解有時迫使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的人類學的原則藩籬。

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知識的來源是外界物作用於人類感官的結果。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感覺這件事本身就已預定了兩個因素的存在：『首先，有一個引起感覺的外的對象物，其次，有一個感覺的實體，在這實體中發生出感覺。』世界無條件地是可以認識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經驗和實踐是認識真理的尺度。他對康德的



不可知論作了嚴格的批判。在他的康德批判中，列寧寫道，車爾尼雪夫斯基是站在恩格斯的背後，『因為他調和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及形而上的思想與辯證法的對立，但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却完全站在恩格斯的水平之上，因他所非難康德的不是其現實主義，而是其不可知論和主觀主義，不是非難康德對「物自體」的容許，而是非難康德所說的不能從這「客觀的來源」中獲得我們的知識。』列寧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唯一的思想家，『他從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八年都知道停留在完全的哲學唯物論的水平之上而丟掉新康德主義者、實證論者、馬哈主義者以及其他混亂者之可憐的囈語』。

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政治鬥爭中是不懂得調和的：唯物論者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一切種類的反科學的、唯心論的哲學派別又是採取了不調和的態度。孔德的實證論他認為是『局限頭腦的』產物。車爾尼雪夫斯基懂得哲學和一般科學體系之依屬於階級的和黨派的政治利益。在這方面，他指出了英國、法國和德國哲學之代表者的哲學學說的光輝的特性。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這些學說貫穿了其

著作者所屬的政黨的精神。照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規定霍布士是專制主義者，洛克是威葛派（*Liberty* 自由），米爾頓是共和主義者，盧梭是革命民主主義者；康德則屬於這樣的政黨，它想用革命方法使德國得到自由，但它又輕蔑恐怖的手段；斐希特稍微走前幾步，他不懼怕恐怖的手段；黑格爾是不即不離的自由主義者，在他的結論中是非常保守的，而採用這個保守的結論來同極端的反動者作鬥爭，革命的原則就不能希望容許革命精神的發展，這個革命精神提供他以顛覆過度古老的舊習的武器。在另一地方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亞當·斯密和法蘭西百科全書派是當時資產階級的代表者，『這時中等階層的要求是從民主的原則中引伸出來，並願望着這種只論到人一般，而非論到商人、工廠主或銀行家的思想』。

『偉大的俄國的黑格爾主義者』——列寧是這樣稱呼着車爾尼雪夫斯基。實在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只是唯物論的費爾巴哈主義者，並且是辯證法者。和他的老師費爾巴哈不同，他是一個實踐的政治的戰士。依據於農民的革命運動，他在哲學上比費爾巴哈走得更遠。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間包含了辯證方法某些方面之深刻的理解。例如在『哲學上的人類學原則』的論文裏，就像一根紅絲一樣貫穿着這個思想，這個思想就是『全然各異之質結合在一物之內是物體的一般法則』。該



處又說到如何由氫氣和氧氣的特定比例的結合而組成爲水，水是這些質的集合，這  
個質無論在氫氣中或在氧氣中都是不顯明的。在這個例子上車爾尼雪夫斯基又說明  
了如何由『量的不同過渡到質的不同』。在英國自然科學家卡彭德（Carpen-ter）  
的著作『自然裏的能』的摘錄中，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到熱的轉變爲機械運動以及相  
反地機械運動的轉變爲熱是自然界的法則。

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是抽象地，不只是理論地對辯證法感到興趣。他首先把辯證  
法當作建立在正確認識基礎上的正確行動的手段。

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辯證法必需當作這樣的一種武器，靠着它的幫助可以正  
確地決定農民革命的道路和達到其任務之解決。

車爾尼雪夫斯基教導着說：任何一件歷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靠鬥爭作成的。爲  
此人們就不能只是運動着的事變的消極的旁觀者，而要成爲它的積極的參加者。人  
們應該不是靠着抽象的理想構成他的實際活動，而要依靠現實構成他的實際活動。  
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只有具有現實性作爲自己的根據的希望才有意義：只有在  
這種由現實所刺激起的期望，只有這些藉事件所提出的狀況和力量之助而完成的  
事件才能希望成功。』

因此一切特定的革命事件所直接或間接依屬的條件的估計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因為它告訴我們事件將向何處去，和告訴我們如何估定較為有利的行動路線。正確的行動，正確的策略所必要的條件，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要具體地考察現象，要具體地思考，照他的意見，這是辯證法的第一個特徵。

車爾尼雪夫斯基以辯證的方法來對抗抽象的思惟。後者不能是革命策略的武器，因為它是從抽象出發，鬥爭的形式和手段對於一切時期都是有效的。抽象的思惟掌握着永久的、抽象的原則，然而『一切都依屬於狀況，依屬於地點和時間的條件』<sup>①</sup>。例如，戰爭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呢？這個問題不能抽象地解答。有一種侵略的、掠奪的戰爭對於人民是有害的，非正義的戰爭。另外有一種戰爭是有益的、正義的，例如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它『對俄國人民是有利的』<sup>②</sup>。

如果應用辯證方法於現實的現象之全面的考察，我們就會確信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裏沒有什麼凝固的、恆常的和不變的東西。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一切生命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三九七頁。

②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三八二頁。

③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四五四頁。



都是偏極、磁鐵、電氣，我們所看見的一切都分爲兩種力，它按照矛盾的傾向而突進。』<sup>①</sup>

革命者不應忽視這些矛盾的方面、交互作用的趨向。他應該是正確的認識和正確的利用生活上的一切正數和負數的匠師，他應該從狀況和時間出發而決定他的行爲。他應該找出適合環境的鬥爭手段，因新的條件的出現而製定新的鬥爭形式：要懂得依着力量的正確估計而行動，要機動，假如情況需要的話就應該準備退却以保存自己的力量。

車爾尼雪夫斯基尖銳地批判了那些在歷史上只看到進化和信賴改良的人們。他嘲笑過那些夢想着和諧的、『健康的』前進運動。發展過程不是兩種同意義的力量

的鬥爭。發展過程的一方面常具有壓倒對方的優勢。『基本的統一分解爲許多的傾向，其中最適合於歷史情況的一種，便成統治的力量，而把一切其他的力量都排逐在背後。』<sup>②</sup> 矛盾之不可調和的鬥爭引起革命的破壞、爆發，引起舊的消滅和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未公佈的遺稿』六十頁，一九三九年薩拉托夫出版。

②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第三卷，七四二頁。

新的產生。『運動產出不斷的飛躍。』●尤有進者，即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歷史的巨大的問題，除了經由革命之外別無其他的解決辦法。革命是最偉大的歷史創造力。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辯證方法就提供了建立農民革命，建立其策略和戰略的手段。

但是這是不是說車爾尼雪夫斯基已經知道在社會發展之科學的和辯證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其革命民主的活動呢？這是不是說他已經靠他的方法揭露了人類社會的規律了呢？這是不是說他已經看到這樣的力量，它能完成革命的勝利和能建設社會主義呢？不要忘記，他的一切綱領都是根據着農民的民主運動的。寄托在農民革命上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他的辯證法提供農民革命和空想社會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因而它總免不了是局限的和抽象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並沒有創立過體系化的和完整的辯證法學說。

同時當作本質來看，辯證法是由對立的統一法則構成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特別地提出這個統一的派生的契機：歷史主義、真理的具體性、數轉變為質等等。車爾



尼雪夫斯基不能完全克服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局限性和直觀性。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說到理論在革命鬥爭中的實際應用。但是他把這個主要地理解爲啓蒙的任務。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唯物論歸根結蒂始終是抽象的、人類學的唯物論。他和赫爾岑一樣也是俄國無產階級以前的革命運動和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的終極點。車爾尼雪夫斯基完全站在當時的前進思想的水平之上，但是由於俄國生活的落後，他無論如何不知道，正確些說，不能提高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法唯物論。俄國的辯證法唯物論只是由於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即列寧和斯大林的活動才獲得廣闊的發展地盤。

杜勃洛柳包夫 (N. A. Dobrolubov)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革命鬥爭上的卓越的戰友是尼古拉·亞歷山大·杜勃柳包夫。友情和相同的世界觀把他們維繫起來。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似，杜勃洛柳包夫也認爲只有唯物論的哲學才能成爲革命民主主義的精神武器。杜勃洛柳包夫特別集中其活動於文藝批評，文藝批評在俄國常常是爭取社會影響的重要的戰場。

杜勃洛柳包夫在一八三六年生於下新城的一個牧師的家庭裏。一八五三年他到彼得堡即入中央教育學院歷史哲學系攻讀。很快他就結交了一些富有革命氣質的學生。一八五四年教育學院內組織了秘密的革命小組，在這小組中杜勃洛柳包夫擔負

了領導的工作。他又是非法的學生刊物的中堅人物。因為熱心地研究了西方思想家，黑格爾、費爾巴哈也在其內，以及祖國的思想家即柏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的著作，杜勃洛柳包夫在一八五六年便成了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的空想者和唯物論的費爾巴哈主義者了。一八五七年在學院畢業之後他就加入『同時代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把文藝批評的部門讓給他，他就擔負了這部門的工作。過了一些時候，杜勃洛柳包夫又成了『同時代者』的編輯者之一。杜勃洛柳包夫的文藝活動一共經過了五年。在這短促的期間，杜勃洛柳包夫雖然還很年青，但其思想之豐富和社會的主張上已表現了完成獨特的優異的文藝的創造力，很快地他就被列入柏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隊伍之內。杜勃洛柳包夫的主要的文藝批評的著作是『什麼是奧勃洛摩夫式的生活？』（一八五九年）『秘密的王國』（一八五九年）『當今天過去的時候』（一八六〇年）等等。關於哲學方面杜勃洛柳包夫寫了一些論文：『人類及其精神的和道德的活動之有機的發展』（一八五八年），『經驗的心理之基礎』等等。由於這個青年革命者和批評家之加入『同時代者』的編輯工作，這個雜誌的急進派的立場就更加增強了。這個雜誌的同人，連屠格涅夫在內，都不能忍受杜勃洛柳包夫這個尖銳的罪惡暴露者而紛紛離去。『同時代者』編



輯部的分裂是不可調和的兩個營壘即自由主義營壘和革命民主主義者營壘之最後的分清界線的結果。杜勃洛柳包夫是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全部地投身於這個運動並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把這運動燃燒起來。他在一八六一年因罹肺結核症而亡，時年二十五歲。

杜勃洛柳包夫很好地理解了理論的重大意義。還在他的一篇初期作品中他就熱烈地起來反對那些文藝批評家，他們只從事於有關這個或那個作家生活或其著作寫作時的環境諸事實之搜集。從杜勃洛柳包夫的觀點看來，文藝批評也和一切其他的科學一樣，如果沒有結論和理論上的總結是無濟於事的。自然，科學的總結和任何的知識都要從事實，從實際出發，但是它們決不能歸結為事實的觀察和登錄。必須知道從許多事實出發而構成一個一般的概念，這個一般的概念給予在現象發展的規律性上認識它的可能。科學在這場合才能預見將來，才能引起新的發現和發明，才能按照確定的計劃指導人們的行動。這樣的知識在人們為爭取其幸福的鬥爭中才真正地表現出巨大的力量。

但是杜勃洛柳包夫也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樣決沒有這種主張，就是生活的社會條件只是靠擴大啓蒙教育就能改變。因為不斷地強調科學、文藝和藝術的重要作

用，杜勃洛柳包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型的俄國啓蒙者認爲革命鬥爭是社會改革之決定的力量。杜勃洛柳包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這方面的活動強力地使他們有別於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即聖西門、傅利葉和歐文。杜勃洛柳包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僅是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並且是不屈不撓的戰士，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杜勃洛柳包夫指出在哲學的基本問題的解決上有兩種他所不能容忍的片面的觀點。一方面是『粗暴的唯物論』（亦即庸俗的唯物論），它認爲精神是微妙的物質細片的綜合，杜勃洛柳包夫同這種觀點是決不協調的；另外一方面是唯心論，它更加背理地斷言說精神不依從於物質。追隨着費爾巴哈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後，杜勃洛柳包夫也說到人體中之精神和物質的統一。從人類學的原則出發，他證明說一切心理現象都被有機體的生理過程制約着。這正如無舌不能言，無耳不能聽，無腦不能思一樣。腦是自然的思惟器官，因而，思想、意識乃物質之特有的屬性。

關於精神對物質關係之哲學的基本問題之嚴格唯物論的解決，杜勃洛柳包夫並不懷疑這一點，就是人們在以經驗和觀察爲基礎能够達成現實之正確的認識。他從世界原則上可以認識這一點出發並推翻了不可知論和主觀論者的一切論證。杜勃洛柳包夫寫道：『人們非由其自身發展概念，而是得之於外界，這已無可懷疑地被許



許多多次的觀察所證明了。』

杜勃洛柳包夫認為正確地反映着世界的知識、文藝和藝術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因素。他認為假如它們是人民精神的產品並服務於人民的利益，那末它的意義是無可估量的。照這青年批評家的斷言，文藝和藝術應該導出一般人的、人民的、唯一地正義的觀點。正義乃指人們從一切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並保證他們的幸福，人們都具有渴求滿足其慾望的本性，在這點上說人是利己主義者。但是就杜勃洛柳包夫和專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看來，成爲一個利己主義者即是成爲一個獨立的，在其行動上由外的專制壓迫解放出來了的人。道德之這樣的理解正是傾向於反對舊的、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唯心論的倫理學。以前的倫理學都宣傳着禁慾主義和奴隸的服從，它服務於有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則相反地從個人的意識、權利、人們的自由和獨立之意識出發。否認了一切對於人們的外的命令，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就擔負起了服務於人民利益的事業。個人的利己主義照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包夫的意見不僅不排除社會活動而且相反地預定了它，如果誰採用了利己主義，那麼他就是獻身於勞動者的一般利益了。

在他的著作中杜勃洛柳包夫描述了革命者的光輝的典型。他們應該不是只會說

漂亮話的而是從事於實際事業的人們，他們應該不是夢想家而是實際活動家。他們的知識充滿了血肉，因此它就表現爲行動；他們的行動常常都受健全的理性之指導。他們根據着事前深思熟慮過的計劃去進行鬥爭。

杜勃洛柳包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想要在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之正確認識的基礎上組織反農奴專制制度的鬥爭。但他們不能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們不能達到歷史之唯物論的理解，他們在歷史上仍然是唯心論者；但他們是從羣衆和人民的主導作用出發。他們比民粹派的思想要高明得多，照民粹派看來歷史只由批判地思索着的人們造成。民粹派滾落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去，因此和杜勃洛柳包夫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比較起來，他們反倒退了一步。列寧在同馬克思主義的死敵即民粹派作鬥爭時證明說，六十年代的前進革命傳統的合法繼承者是俄國的工人階級和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包夫也像柏林斯基和赫爾岑一樣，列寧稱之爲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驅者。

皮薩列夫 (D. F. Pisarev)

皮薩列夫直接依屬於六十年代車爾尼雪夫斯基和

杜勃洛柳包夫所領導的革命一翼。他也站在他們的方面反對沙皇的專制政體、宗教和唯心論而擁護自由、啓蒙和科學。在這鬥爭中他是左翼的、反農奴制的、急進陣



線的中堅人物之一。然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及杜勃洛柳包夫和皮薩列夫之間也有着某些差異。皮薩列夫的出現是在革命運動已開始退潮的時候，是在農民革命尙未消失而農奴制的反動已過渡到進攻的時候。皮薩列夫沒有同杜勃洛柳包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家法分裂，但他在階級傾向的路線上和在其理論的信念上却和他們不同。

德米特里·伊凡諾威契·皮薩列夫在一八四〇年生於奧洛夫斯克縣的一個地主的家庭裏。他在一八五七年入彼得堡大學的歷史哲學系攻讀。他在一八五八年開始文藝的活動。一八六一年皮薩列夫在『俄羅斯語文』中開始工作，他把這個雜誌變成一個前進的和有權威的刊物。一八六一年皮薩列夫寫了一些關於哲學方面的論文：『柏拉圖的唯心論』、『莫列修迪的生理學素描』、『生命的過程』（爲了回答弗赫特的『生理學通信』而作），『關於布哈納的生理學的繪圖』（一八六二年）。在這些論文中他與庸俗唯物論的代表者之基本見解是一致的。一八六二年皮薩列夫爲一種非法的刊物寫了一篇論文，在這論文中他號召起來革命和顛覆沙皇的政權。爲此而被逮並流放於彼特羅拍夫斯克邊塞，時期是四年有半。在獄中得到了繼續從事出版活動的准許，在此期間皮薩列夫寫下了最出色的論文：『現實主義者』（一八六四年）、『有思考力的無產者』（一八六五年）等等。一八六六年恢復了自

由之後，他就加入了『祖國通信』內工作，該刊當時的編輯者是涅克拉索夫。皮薩列夫於一八六八年溺死於巴爾幹沿岸的避暑地都貝勒。

皮薩列夫深深地確信着，唯心論是真正知識的道路上的大障礙。唯心論束縛着爲唯物論所發展的前進的人們的思想，因此皮薩列夫在哲學上不用說是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並且批評了唯心論者，他特別辛辣地攻擊柏拉圖的唯心論。然而皮薩列夫是從庸俗唯物論的立場批評唯心論，他在唯心論中看不見任何積極的成份。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包夫相反，他熱烈地以消極態度對待黑格爾，他不懂得把黑格爾品評爲辯證方法的創造者，從皮薩列夫的觀點看來，辯證法是『空洞的誇張』而就其本質來看是科學思惟所難理解的。

同時皮薩列夫也知道唯心論是由某些原因產生出來的。他說出了唯心論之理論認識的根源，照他的意見，這個根源就包含在人們對於夢想，對於幻想的癖好。皮薩列夫決不否認幻想能夠起積極的作用，尤有進者，照他的意見，幻想是詩歌創作的條件。但是夢想和幻想又引起有害的結果，當它們離開事實，離開生活的時候，這就引起唯心論的產生。皮薩列夫不能揭露唯心論之階級的根源。他認爲正常的、健康的人們只能具有唯物論的世界觀。皮薩列夫寫道：『依我看來，世界上任何一



種哲學都不能像現代的健康的和生氣勃勃的唯物論這麼牢固地和這麼容易地移入於俄國人的頭腦之內。」

皮薩列夫過度簡單地描述了精神之依屬於物質，在他的理解之下，思想和感覺不僅依屬於物質，並且是我們接受了食物的直接結果而產生，好像消化過程的發生一樣。人民之不同的性質是受他們之營養的不同制約着的。跟蹤着庸俗唯物論者，皮薩列夫把思惟與有機體內發生的物質過程等同看待。對精神與物質關係之這種觀點從辯證法的唯物論看來是不正確的。它為費爾巴哈及其俄國的信徒即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包夫所難容認，他們公正地認定精神只是物質的特殊屬性。

皮薩列夫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是反對唯心論、宗教和無學的最可靠的武器。他認為自然科學是真正知識的基礎。它幫助人們去掌握自然的力量，它是技術和工業進步的條件。自然科學對於皮薩列夫是在反精神的和社會的停滯的鬥爭中之偉大的解放武器。他作過許多次宣傳自然科學的事業，特別是達爾文學說，在當時的俄國是落後的和專制主義的，這種宣傳客觀上反映着本國的資本主義要求發展。皮薩列

夫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因此對於當時的俄國具很大的進步意義。

皮薩列夫以爲自然科學無需乎理論上的一般化和世界觀就能濟事了。在他的眼睛中一切哲學都與唯心論相等同。車爾尼雪夫斯基如我們所知他雖起來反對唯心論的哲學，但仍然主張一般哲學的唯物論理論的必要性。而皮薩列夫則根本推翻哲學、理論和世界觀，他一般地把這些與唯心論和經院學說糾合起來。

在認識論上皮薩列夫是從感官所得的具體事實出發。科學從他的觀點看來不能揭發一般的概念和法則，而只滿足於記錄經驗中所給予的東西。他有時也達到這樣的結論，就是我們不能認知物的本體，因爲它不能在我們的感覺中去把握。雖然有這不可知論的因素，皮薩列夫基本上仍是唯物論者，而且在認識上他承認事物本質認識之可能性。

在實證論的影響之下，皮薩列夫在歷史科學上和美學作出了主觀主義的結論。他認爲歷史是主觀的科學而美學和道德的客觀的規準是不存在的。在這裏皮薩列夫落後於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包夫，他們雖沒有克服歷史的唯心論，但他們承認客觀的歷史科學之必要性。皮薩列夫斷言說歷史之動力是知識分子，歷史的進程就決定於知識分子之理論發展的水平。知識分子之這個特徵的描寫爲民粹派的理論



家所接受而更加把它誇張起來。

在皮薩列夫之後就已開始了下降的路線，即民粹派的唯心論路線，這條路線一直延引到拉勿羅夫和米海伊洛夫斯基的主觀論和不可知論。工人的革命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在俄國哲學思想的發展上揭開了一個嶄新的和高級的時代。

### 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運動時期的俄國哲學

民粹派和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柏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包夫照列寧的規定他們都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驅者。由於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落後，他們便不能提高到馬克思主義。產生羣衆的工人運動和創造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在當時還沒有。因爲這個緣故，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潮即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死敵，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俄國風行一時。

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是上層農奴地主領導的半途而廢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的改良。農民和一般的小資產階級都處在兩層壓迫之下：保留下來的農奴制的殘餘和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它引起人民大衆的破產和貧窮。民粹主義反映着農民

羣衆反對這個壓迫和破產的抗爭，這個抗爭因缺乏無產階級的領導而按着錯誤的空想的道路進行，並採取了民粹派唯心論的變態形式的理論。

民粹派的大理論家是巴枯寧、拉勿羅夫、特卡車夫、米海伊洛夫斯基。他們之間在策略問題上有着分歧。例如：巴枯寧認爲農民是天生的叛亂者，並把一切都繫之於自發的農民的叛亂之上。拉勿羅夫則要求以和平的宣傳方法長期地準備着農民革命，要求革命青年『到民間去』。特卡車夫提出了藉秘密組織的謀叛而奪取政權的理論。米海伊洛夫斯基是民粹派的末代子孫，他拒絕同沙皇作任何鬥爭而成爲富農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言人。

但是民粹派的各種派別之一般理論的見地，其一般的世界觀基本上是同一的。民粹派從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學說中吸取了最落後的、最空想的方面且加歪曲而惡化之。民粹派提出了俄國發展獨特的反動理論。照他們的意見，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在保留着農村公社的基礎上走到社會主義。否認了俄國農村的階級分化，民粹派完全錯誤地宣稱公社是『社會主義的萌芽』，而農民則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根據這點他們於是聲稱無需無產階級的領導農民便能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西歐工人運動的經驗和馬克思的學說在俄國並不適用。



與唯物論者和辯證法家的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同，民粹派站在主觀唯心論的立場。他們折衷地結合了各種唯心論體系——孔德、斯賓塞、康德主義等等。在哲學問題上他們是實證論者和不可知論者。拉勿羅夫寫道世界按其本質終是不變的，而對於人們則呈現爲不可認識的底裏和可以認識的現象之綜合。拉勿羅夫的不可知論和唯心論更爲其學生米海伊洛夫斯基所強化了。米海伊洛夫斯基曾劇烈地攻擊過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

民粹派在社會和人類歷史進程上堅持反科學的觀點。他們否認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視歷史爲偶然的堆集和個別的人們的任意行動的結果。拉勿羅夫說：『唯一的真實的進步的主角是個人。』民粹派提出了積極的『英雄』和消極的『人羣』之有害的理論。依照這個『理論』，歷史只由個別的、卓越的英雄、『批判地思索着的個人』按照他們的意志和願望而製造出來，無需人民羣衆的參加。羣衆，『人羣』如民粹派輕蔑地稱呼他們那樣，他們沒有能力達到自覺的、有組織的行動：他們期待着『英雄』的救助，而只能盲目地跟着他們走。由於否認階級的作用，民粹派就達到階級以及一般階級鬥爭的作用之否定。社會的進步日漸緩和了階級矛盾，削弱了剝削者壓迫羣衆的政權，引起人們間的團結和協作的發展，因此民粹派就拒絕在農

民和工人中間進行羣衆的革命工作而轉向於個人的恐怖。

民粹派的這個觀念，對革命運動的事業有很大的害處：它模糊了無產階級對自己的領導作用的認識，它障礙着工人階級同農民聯盟的建立。個人恐怖的策略妨礙了工人階級的、植基於馬克思學說上的羣衆政黨之創立，因此民粹派的、馬克思主義的死敵的理論和策略的粉碎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所必需的。

假如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無論如何總還進行過反沙皇的鬥爭，雖然是在錯誤的立場上。那變八十年至九十年代的民粹派（米海伊洛夫斯基等）便成了富農之代言人而已經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沒有什麼分別了。事情竟達到這樣的地步，就是他們宣稱沙皇政府是農民的『解放者』和破產與貧困的『救助者』。

由此可見，民粹派爲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以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爲什麼要同他們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這個鬥爭最後終於完全粉碎了民粹派。

反動的唯心論的哲學 因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產生和傳播，俄國資產階級的哲學最後地變成了反動的，幾乎全部都轉向於唯心論。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開始產生了弗拉季米爾·沙洛維埃夫的宗教神秘的最反動的學派。這個『哲學的』學派塗改唯物論和一般地誣衊一切科學，它想復活中世紀的神秘家和經院學者和使



哲學重新服務於神學。他們宣揚着建築在農奴制基礎上的全世界基督教的君主國家的組成。這個學派的一切著作的構想都圍繞着『聖經福音』的問題。例如沙洛維埃夫的信徒會宣稱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反基督的產物。他們描寫革命是阿巴喀利勃西斯的騎兵所帶給人們的災害之一種。在戰爭期間一切黑色百人團的哲學家都從事於沙文主義的和排斥猶太人的狂怒的宣傳。

所謂『尋神派』（梅列日可夫斯基，曾經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柏爾節埃夫、布兒格可夫等等）也同這個學派相結合而且站在和他們相同的思想水平之上。尋神派參加編輯一九〇九年出版的立憲民主黨的文集『路標』。在這文集中讚美警察的專制的國家，號召知識分子拒絕科學和唯物論而去給資產階級服務。在十月革命之後，一切尋神派的下賤者都成了白色亡命者。

除了這種露骨的黑色百人團的『哲學』之外，還有各種唯心論的思潮也在俄國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間獲得了相當廣泛的流行。這些唯心論的思潮都儘可能地隱蔽在科學的言詞之下，例如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實證主義、馬哈主義等等。這些思潮與沙洛維埃夫派及尋神派並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區別。它們聯合一起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聯合印行雜誌和文集。

機會主義營壘中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也依屬於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的哲學。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斯特魯威）和經濟主義者（勃羅可潑維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之新康德主義的修正。社會革命黨的領袖車爾諾夫開始是新康德主義者，後來又成了馬哈主義者。在孟什維克中間只有以普列漢諾夫爲首的一少部分曾保衛過馬克思主義，當然是有錯誤的，而孟什維克的大多數則站在馬哈主義的或康德主義的立場上。『偽裝的清算主義者』即召回派（波格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也宣揚馬哈主義。『社會主義的』馬哈主義者和康德主義者都進行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哲學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憤怒並不減於其資產階級反革命營壘中的戰友。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的尖銳的哲學鬥爭獲得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失敗爲反動的思想思潮的傳播造成了方便的地盤。政治的反動隨伴而來的是精神的反動。列寧揭穿了一切唯心論學派和思潮所擔負的反動的作用。列寧寫道：『一根棒、一條鞭是不够的；棒總是會折斷的。路標派就幫助前進的資產階級設計一根新的思想的棒，精神的棒。作爲唯心論之變態的馬哈主義客觀上是反動的武器，是反動的傳導者。這個時期（一九〇八——一〇年）我們「在上層」不僅看到十月黨人和普里雪開維契的「信神的杜馬」，並且還看到信神的社會立憲黨人和信神的自由



資產階級。因此在這樣的歷史時期同馬哈主義作鬥爭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關於列寧和斯大林同馬哈主義者以及其餘形式的政治和哲學的修正主義者之鬥爭詳述於『列寧和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一章內。

俄國科學內的唯物論 唯物論之唯一澈底的擁護者是以列寧和斯大林爲首的布爾什維克。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外俄國的唯物論營壘是非常落後的。沙皇政府不僅不容許唯物論者，而且甚至連略具自由思想的人們也都排出於大學的講壇之外。在流行的雜誌上都宣傳着特別低廉的庸俗的形而上的唯物論，這種唯物論早已被恩格斯非難過和嘲笑過了。

然而沙皇主義雖採用一切的壓迫，但並沒有根絕俄國科學內的唯物論傳統。

俄國的一切大自然科學家都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者。偉大的生理學家塞乞諾夫 (I. M. Sechenov, 1819至1905年)，俄國生理學的奠基者及其繼承者和繼續者拍夫洛夫 (I. P. Pavlov, 1849——1936年) 偉大的世界學者之一，自然科學之真正的古典作家，奠下了人類心理之科學唯物論說明的始基。他研究過高級

神經活動的生理學，拍夫洛夫的關於條件反射的學說在人類行爲的研究上打下了唯物論的基礎，使心理學變成客觀的科學。人與動物之腦與心理活動間的正確聯系得以確定。這是唯物論的根本原理之最合乎科學的確證。因爲唯物論認爲腦是有機物質的特殊構造。拍夫洛夫的研究說明了條件反射是基本的心理現象，這種現象的生理的基礎由於這種研究而被十分正確地規定下來。條件反射的學說明白地說明了思想如何發展起來，說明了人類之複雜的精神活動如何在周圍環境的影響之下在人們的生產實踐的基礎上形成起來，條件反射也在這種影響之下形成起來。

同時拍夫洛夫又說明了條件反射也爲高級動物所具備。他曾經用實驗的方法引起狗的神經病。這種狗的神經病也和人的神經病相類似。這就最終地消滅了動物與人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填塞了神學和各種唯心論所由逃脫的鴻溝。它又一次確證了全部有機界的統一，這統一是在自然之歷史發展的基礎之上的。

塞乞可夫和拍夫洛夫有許多後繼者繼續着他們的唯物論的傳統。拍夫洛夫學派在蘇聯順利地工作着，此地爲科學的工作造下了這樣的條件，這些條件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只有夢想而已。這個學派中的在世界科學上佔着光輝的位置的卓越學者一共有十名之多。



偉大的俄國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的著作對於世界科學的意義也是並不小的。天才的化學家孟節列夫 (D. I. Mendeleev, 一八三四——一九〇七年) 因其化學原素之週期規律的發現而引起化學上的革命。這個規律說：『原素（從而由原素所構成的單純和複雜的物體）的屬性處於對其原子量的週期依從中。』在孟節列夫的週期規律發現之前，化學原素是被視為完全獨立的、彼此割裂的，化學只局限於原素及其屬性之無秩序的列舉。孟節列夫結束了化學上的這種形而上的觀點。他創造了一個諧和的科學化學原素的體系，這個體系容許預言尙未未知的原素之存在。週期的規律揭露了無機界發展之客觀規律和化學原素之交互聯系，確定了原素之轉變的思想，說明了進化不僅存在於有機界並且還存在於無機界。因此，孟節列夫的著作對於辯證唯物論的關於一切自然現象之一般聯系和關於發展之一般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基本原理之確證上具有很大的意義。恩格斯說道：『孟節列夫無意識地應用了黑格爾的關於由量到質轉變的法則，他完成了科學的大功業，其大胆可以與萊渥里 (Levertre) 之計算尙未知名的行星、海王星的軌道的發現並駕齊驅。』

在其世界觀上孟節列夫是站在自然的歷史的唯物論的立場之上，當然是不澈底的。孟節列夫雖然有些動搖而向宗教及不可知論作了口頭的讓步，但在一切基本問題上却是以一個唯物論者出場的。他宣佈說在實踐中不能有認識事物和佔有事物的任何界限。他堅決地反對心靈論，反對馬哈主義，特別地反對奧斯特華爾達的唯心論的『能力說』，這學說把能力從物質割裂開來並在物質之唯心論的解說上闡明世界的實質。孟節列夫繼言着精神的東西不僅與物質的相聯系，並且只有通過物質的才能認識；而物質則離開精神而存在着。孟節列夫的一生都為理論與實踐之聯系，為採用科學上的發現於生產中而不屈不撓地鬥爭着。

俄國的物理學家也是卓越的唯物論者。大物理學家斯托列托夫 (Soletoy) 是在一八九六年起來公然反對馬哈主義的第一個俄國的學者，馬哈主義正就是在這些年份開始侵入物理學。莫斯科大學教授烏莫夫 (N. A. Umov, 一八四六至一九一五年) 曾提供了幾種有價值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說明了能力 (energy) 的物質性，尖銳地批判了奧斯特華爾達的唯心論的能力說。有名的物理學家萊貝節夫 (N. Lebegev, 一八六六——一九一二年) 發現了光的壓力並證明了光的物質性。

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之一，有名的植物學者季米里揚柴夫 (K. A. Timiriatsev, 一八



四三——一九二一年）在最黑暗的時期，在反動勢力佔優勢的年份大膽地起來反對僧侶階級，保護和發展達爾文主義。季米里陽柴夫的基本的科學工作都貢獻於光力分成的問題，即植物吸收了太陽的能力而使之轉化為有生命之物，轉變為有機物質。由此可見，季米里陽柴夫的這個研究對於唯物論的世界觀是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了。它證明了無機物與有機物之不可分的交互轉變、交互過渡，它最後地消滅了僧侶和形而上學者在生命界和無生命界所設的萬里長城。季米里陽柴夫在暮年時代熱烈地歡迎蘇維埃的政權，他還參加了共產黨。

在這時期俄國的一切唯心論的哲學也和一切官家的哲學一樣，其腐敗和貧弱都展示了出來，只有列寧和斯大林的哲學唯物論，拍夫洛夫和季米里陽柴夫的光輝的科學研究才是世界的科學和哲學的最高峯。

普列漢諾夫 (G. V. Plehanov) 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在

八十年代開始介紹到俄國並發展起來。在同革命的馬克思學說之一切敵人之鬥爭中，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保衛了馬克思主義和把它運用於俄國的條件之下，其偉大的代表者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豐富了和把它提到一個新的、高級的階段。俄國的第一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辯證法唯物論的傑出的宣傳家是喬治·沃林季諾維契。

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至一九一八年）。他以其著作給予民粹派以第一次的強有力的打擊。普列漢諾夫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奠基人，是第二國際的優秀理論家，但他後來背叛了工人階級，成了孟什維克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的領袖和代言人。

年青的普列漢諾夫在一八七五年當彼得堡礦山學院的學生時代，就與民粹派的團體發生了聯系，並且很快地就成了民粹派陣營中的出色的宣傳家和出版家。一八七九年在民粹派的大組織『土地和自由』的沃羅列日會議上普列漢諾夫堅決地起來反對民粹派的迷醉於個人恐怖。他退出會議而另組民粹派的團體『黑分派』，這個團體站在和平宣傳的立場之上。

一八八〇年因警察的追捕，普列漢諾夫被迫逃亡國外。他在國外始認識了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活動，並與恩格斯建立了聯系。普列漢諾夫很快地就離去了民粹派的觀點而在一八八三年即已形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把當時寓居於日內瓦的黨分派組成第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即『勞動解放社』，『勞動解放社』奠定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初基並且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上演了顯著的作用。

一八八三和一八八四年普列漢諾夫印行了『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及『我們的分歧』兩部著作。列寧關於這兩部著作曾寫道，普列漢諾夫在這兩部著作中間無情



地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論而向俄國的革命者指出了他們的任務是要組織革命的工人政黨。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開始的時期普列漢諾夫曾寫過一些光輝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與民粹派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指出了他們的關於俄國獨立發展，關於通過農村公社，避免資本主義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決定作用等學說的破產，粉碎了主觀社會學和民粹派的『英雄』和『人羣』的理論。在這時期普列漢諾夫擔負了馬克思主義同民粹派鬥爭，保衛和確定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全副重任。

一八八九年普列漢諾夫在第二國際的成立大會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無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的領導權的著名演說。他下面的話來結束這篇演說：『俄國的革命運動只有當作工人的革命運動才能勝利。另外的出路在我們是沒有的，而且也是不能有的！』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開始的時期普列漢諾夫積極參加了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活動，同機會主義作過鬥爭。一八九五年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合法地印

行了其光輝的著作『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這部著作用列寧的話來說，曾教育了整整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八九六年他用德文印行了『唯物論史概要』一書。關於這部著作列寧寫道，在此著作中對辯證法的唯物論給予了通俗而有價值的解說。

從一八九八年起普列漢諾夫開始了反哲學修正主義的鬥爭；他寫過一些輝煌的論文反對伯因斯坦、雪米丹、斯特魯威等。列寧非常重視普列漢諾夫的這個鬥爭，他寫道：『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從澈底的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去批判這裏修正主義者所胡說的那些騙人的卑污論調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者乃是普列漢諾夫。』●爲使適合於實踐，普列漢諾夫要求西方的社會民主黨要從思想鬥爭中得出有機的政治的結論，他要求把伯因斯坦從黨內開除出去。普列漢諾夫的這種要求列寧認爲是優良的革命傳統。

普列漢諾夫曾經與列寧一起同經濟派作過鬥爭。從一九〇〇年起普列漢諾夫同列寧一起領導『火星』和『晨曦』。在這時期列寧給予普列漢諾夫以很大革命的影響。



在黨的二次大會上普列漢諾夫還是與列寧一起反對機會主義者，他曾發表了衛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著名演說，但在一九〇三年秋天當黨進行分裂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却又怕與機會主義者決裂。追隨於第二國際的領袖之後，他作了一個嚴格的向右的轉向而走到與機會主義者相協調，並拜倒於此輩之前。從這時起他就開始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

普列漢諾夫的作爲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之黃金時代就此終結。在二十年中間——從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三年——列寧寫道，普列漢諾夫「給了羣衆一些優秀的文集，特別是反對機會主義者、馬哈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的」。『他個人的功績在過去是很大的』。

普列漢諾夫的機會主義的萌芽遠在一九〇三年就已有表現。還在同民粹派作鬥爭時他就犯了錯誤，他那時就說過工人階級同農民之衝突的必然性的思想。自由資產階級普列漢諾夫視爲是能夠支持革命的一個力量，而農民則在某些著作內他又把它計算在內。他寫道：『除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外，我們再看不見其他可以爲反政府的或革命的聯合所依據的社會勢力。』普列漢諾夫開始就對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採取了多少妥協的態度。在共同編輯『火星』報的時候，列寧就批評過普列

漢諾夫的對自由資產階級、對農民採取機會主義的動搖態度，批評他在黨綱問題上的錯誤（特別是普列漢諾夫在黨綱第二條上『忘記』想到無產階級專政）。普列漢諾夫的這些錯誤就奠定了他的孟什維克觀點的基礎。

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普列漢諾夫採取了孟什維克中的最右的立場。他非難過莫斯科工人的十二月起義，並且提出了一句可恥的空言：『這是不用不着採用武器的。』

後來普列漢諾夫雖仍是孟什維克，但曾一度與布爾什維克合作出來反對清算主義者，反對馬哈主義者和造神主義者。然而他在這一時期的甚至最好的著作所站立的水平顯然遠遜於其早期著作。

在一九一四年大戰時期普列漢諾夫正如列寧所說已成了一個露骨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而完完全全地同馬克思主義決裂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普列漢諾夫返歸俄國，他採取了支持臨時政府繼續戰爭的立場，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普列漢諾夫認為是錯誤的，但他拒絕出來號召推翻蘇維埃政權。普列漢諾夫死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斯大林同志寫道，普列漢諾夫曾經一度是黨內最負名望的人物，並且他還是黨



的創始者……雖然這樣，但黨終於開除了普列漢諾夫，就因為普列漢諾夫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而走向機會主義。

普列漢諾夫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而特別是在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都佔着重要的位置。作爲一個光輝的學者，具有廣泛教養和博大的文化，作爲一個文藝的和論爭的匠師，普列漢諾夫就以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的論述者和通俗化者而出場。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十九世紀革命的社會思想之代表者柏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包夫之優良傳統的後繼者和繼續者。他是偉大的俄羅斯民族之前進文化的代言人。列寧在一九一三年寫道：『在每一個民族文化內都有兩種民族的文化。有普里雪開維契、古赤可夫和斯特魯威的大俄羅斯的文化，但也有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名字爲特徵的大俄羅斯文化。』

普列漢諾夫以其天才和獨特的文藝才能相當地啓發了工人階級，奠定和保衛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辯證法的和歷史的唯物論。普列漢諾夫給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之通俗化的典型。他以活潑而動人的形式敘述了煩難的哲學問題。他的著作爲各種知識部門和社會生活的多面的具體的材料內容所充實。普列漢諾夫的全部哲學著作差不多都是以論爭的精神寫成並貫穿了反對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和修正主義者之堅決鬥爭的精神。

在一九二一年，這時普列漢諾夫已不在世了，列寧曾對普列漢諾夫的哲學遺產作了一個完滿的和非常高的評價。列寧寫道：『若不研究——就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下的關於哲學的一切著作，就決不是一個已覺悟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因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國際文獻中之優良者。』●列寧更進而認爲『這應該列入共產主義的必修讀本之內』。

但是普列漢諾夫不懂得更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把它提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如像列寧所作那樣。他不能克服第二國際的基本缺陷而特別是其基本罪惡，即理論與實踐的分裂。普列漢諾夫往往都是在理論領域內較之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上更要激進些。



斯大林同志把普列漢諾夫歸到和平時期的領袖中去，他在理論上是有力的，但在組織和實際工作的方面則是軟弱的。新的、革命時期一到來，普列漢諾夫就不懂得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付諸實行。他不能理解新的時代即帝國主義的時代，這個時代在工人運動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這個時代要求創立新型的政黨，布爾什維主義的政黨。普列漢諾夫不懂得總結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的工人運動的經驗和科學發展的新的成果；這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擔負起來。普列漢諾夫的作用只限於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之光輝的解說、通俗化和保衛。在利用和研究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著作時必須從列寧主義的立場矯正其錯誤和缺陷。

普列漢諾夫在其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的準備給予很大的注意。他說馬克思主義吸取了以前科學發展的一切優良成果而在這基礎上創立了新的認識之更高階段的學說。他敘述和辯護了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統一的完整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的哲學基礎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淺易地解說了十八世紀之戰鬥的法蘭西唯物論及其同唯心論與宗教的鬥爭。他給予黑格爾的哲學以很大的位置，他說黑格爾的辯證法在認識的歷史上和在馬克思主義的準備上都起了偉大的作用。普列漢諾夫特別好感地敘述了費爾巴

哈的唯物論，它同黑格爾唯心論的鬥爭，它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和對俄國之社會民主黨的先驅者柏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影響。

然而普列漢諾夫却不充分地指出了辯證法唯物論與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論，特別是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之根本區別。

普列漢諾夫敘述和保護了辯證法的唯物論而反對修正主義。辯證法構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靈魂，它確定了階級鬥爭、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普列漢諾夫寫道：『假如說伯因斯坦之拒絕唯物論是爲了不要「威脅」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的興趣」之一，其名曰宗教、那麼他的拒絕辯證法就是爲了不要「用暴力革命的恐怖」去恐嚇資產階級。』

普列漢諾夫指出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在物體之內在矛盾的基礎上解釋一切運動和發展。『一切運動都是辯證法的過程，都是活生生的矛盾。』『一切現象在這樣的意義上都是矛盾的，就是它從它自身中發展了這些因素，這些因素遲早會結束其存在而轉變爲自身的對立物。』在反對斯特魯威的論文中普列漢諾夫光輝地推倒了關於矛盾在發展中遲緩化的『理論』。形式和內容，新的和舊的矛盾，普列漢諾夫認爲是有機的自然和社會之一般的發展規律。他指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社會



革命的規律。

但是普列漢諾夫沒有對唯物論的辯證法及其基本法則作出系統化的說明。他在辯證法的本質和核心，即矛盾的統一和鬥爭的法則上留下了陰暗面。就是在敘述辯證法時他只藉助於個別的實例而局限於其一般性。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普列漢諾夫不理解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的統一。辯證法在他看來不是闡明自然、社會和思惟之一般規律的完整的哲學科學。照普列漢諾夫的意見，辯證法只包括了世界上大多數的現象；與辯證法並存，普列漢諾夫還保留了形式邏輯，它是補充辯證法的獨立的科學。照普列漢諾夫的意見，辯證法只限制了形式邏輯採用的範圍。

在唯心論的批判上普列漢諾夫沒有完全揭發它的社會歷史的和認識論的根源。他只局限於唯心論之邏輯的批判，闡明了其邏輯的破產，指出唯心論是如何的不合理。在馬哈主義的批判上他全然忘記了馬哈主義與自然科學危機相聯系的問題。

普列漢諾夫容納了康德主義性質的錯誤，他說過這樣的思想，就是我們的概念是象形文字即有條件的記號，而不是客觀真實的複寫和反映。在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中普列漢諾夫辯護機會主義而屢屢曲解辯證法，把它變成詭辯。

普列漢諾夫在保護歷史唯物論上也寫過一些有名的著作：『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論歷史之唯物的理解』、『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等等。普列漢諾夫同樣也是在同各種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社會學說的鬥爭中敘述着歷史唯物論的問題。他粉碎了否認社會發展規律之新康德主義的唯心論，粉碎了想從經濟中直接得出意識形態的庸俗經濟唯物論，粉碎了因素論等等。他給予民粹派的主觀社會學以澈底的批判，這種社會學認為個別英雄和『批判地思索着的個人』的活動是歷史的動力，並且否認階級鬥爭和客觀規律。普列漢諾夫光輝地解釋了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之學說。他指出不是個別的人們而是羣衆、人民創造了歷史；英雄和領袖只有當他們依據於羣衆，代表他們的利益和渴求，只有當他們反映着歷史的客觀規律時才能在歷史上演重大的作用。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用以下的話，來說明普列漢諾夫在批判民粹派的社會學上的功績：『普列漢諾夫打破了……民粹派的基本錯誤觀點，這個觀點認為「英雄」、卓越人物及其思想在社會發展中具有頭等的作用，而羣衆、「人羣」、人民、階級的作用則是很渺小的。普列漢諾夫責備民粹派是唯心論，他證明說，真理不是在唯心論方面而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論方面。』



『普列漢諾夫發揮了和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的觀點。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證明說，社會的發展歸根結蒂不是取決於卓越人物的願望和觀念，而是取決於社會存在之物質條件的發展，取決於社會存在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之變更，取決於各階級在物質資料生產方面的相互關係之變更，取決於各階級爲着自己之物質資料生產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進行的鬥爭。不是觀念決定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是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觀念。假如卓越人物的觀念和願望違反了社會的經濟發展，違反了先進階級的要求，那他們就會變成廢物。』反之，假如卓越人物的觀念和願望正確地反映出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先進階級的要求，那他們就成爲真正卓越的人物。

『民粹派確信着這一點，就是羣衆是人羣而只有英雄才創造歷史和把人羣變爲人民，馬克思主義者回答說：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而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動歷史前進。英雄、卓越人物只有當他們能正確地瞭解社會發展的條件，瞭解如何改善這些條件的時候，才能够在社會生活裏發生重大的作用。英雄、卓越人物假如他們不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的條件而打算違反社會歷史要求，並自命爲歷史的「創造者」，那他們就會變成可笑的和爲大家所唾

棄的失敗者。』

但是普列漢諾夫沒有對歷史唯物論，而特別是對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作出系統化的敘述。他只敘述和辯護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問題及其基本原則，他用這些原則來對抗那些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說。與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不同，他沒有對社會經濟形態作出具體的解說，而只限於歷史的、個別的、雖然是鮮明的實例。

普列漢諾夫雖然大體上正確地解決了自然和社會之交互關係的問題，但過份估計了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上的作用。他在許多著作裏都偏向到地理論方面去，就是用地理環境的條件來解釋生產力的發展。

普列漢諾夫的最重要的缺陷就在於他也如一切第二國際的領袖一樣不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國家、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之關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等學說。

普列漢諾夫同民粹派的鬥爭，基本上根絕了民粹派在革命知識分子中間的影響，但民粹派尚未打倒，普列漢諾夫所發起的『勞動解放社』『只在理論上奠下了



社會民主黨的基礎和作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sup>①</sup>。爲了民粹派之最終的思想上的粉碎，這就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用馬克思的學說把工人階級羣衆武裝起來。這個任務只有列寧才能擔負。列寧在九十年代打擊民粹派，視之爲馬克思主義的死敵，粉碎了俄國的機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團體（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派），並從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團體和組織中創立了一個新型的黨，布爾什維克的黨。

① 列寧：『工人運動中的思想鬥爭』。『全集』卷十七，三三三頁。

## 十 列寧和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

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資本主義踏入其最高的和最後的階段，即帝國主義。在馬克思死後的最初二十年，約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資本主義的矛盾的尖銳程度還表現得不十分明顯。

在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之間的年份，世界上沒有什麼很大的革命震動。資產階級政府大部分都藉助於『民主的』管理方法遂行其統治：國會秩序幾乎在歐洲和北美的一切大的國家內，都建立了起來。工人運動在大區域內強有力地成長和鞏固起來，工人階級在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的鬥爭中曾達到某種程度的勝利。

『這是資本主義的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那時，帝國主義之將要引起大災難局面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明顯地暴露出來；那時工人的經



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那時，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發生了「衝昏頭腦的」成效；那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想要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那時，第二國際的黨一天一天長得肥胖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的革命教育。」

斯大林同志說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相對『和平的』環境便利了第二國際中機會主義的增強，第二國際在這些年份曾領導着工人運動。

整個第二國際在其活動的第一階段，在團結工人階級的力量上會起了顯著的作用，特別是當恩格斯尚在世的時候，他曾最密切地參加了國際的領導。但第二國際的存在一開始就產生了機會主義的支翼，這一支翼日益增強起來，而且事實上成了第二國際的領導者。從二十世紀開始，機會主義特別迅速地增強起來，這時帝國主義把資本主義的全部矛盾引導到前所未有的尖銳，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已提上了日程。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

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該補充說，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實際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忠心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統派」——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的基本工作，當時都是按照機會主義的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當時由於自己的迎合性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迎合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也是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迎合了機會主義者。結果便弄成了機會主義的統治，因爲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正統派」的政策間的鏈條已經聯起來了。」  
● 社會民主黨就轉變爲無產階級利益和小資產階級利益聯合的政黨，它彈着「中派主義者」的基本音調，試圖調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修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中派主義者最後完全滾到機會主義裏去。當世界帝國主義戰爭開始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可恥地出賣了工人階級而轉向於資產階級方面去。

第二國際的領導者日益脫離開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終於完全地與馬克思主義



分了手。第二國際以矛盾的割裂的理論來代替完整的革命的馬克思學說，他們把理論與羣衆的活生生的革命的鬥爭割斷而使之變爲陳腐的教條。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在口頭上擁護馬克思主義的字母，爲了滿足於這字母而在事實上不惜把它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割開。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內說過機會主義不常常都表現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直接否認。他們常常表現爲想要依附於已經陳舊了的個別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而使之轉變爲死的教條，以便阻止馬克思主義的更進一步的發展。

例如，一八四八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中農民沒有支持無產階級，機會主義者由此而創造了一個教條，說農民是全面反動的羣衆而不能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在資本主義按着上昇路線發展的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達到了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結論，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一個單獨的國家內勝利。列寧在帝國主義時期的新條件之下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舊公式已不適用於新的歷史環境，社會主義革命能够在一個國家內勝利而不能同時在所有國家內勝利。一切國家的機會主義者都依附於這個舊的公式而責備列寧脫離了馬克思主義。

在俄國革命以前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爲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

適合的政治形式。當列寧根據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經驗，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應該是蘇維埃的共和國時，一切國家的機會主義者却都依附於國會制的共和國的舊口號，責難列寧破壞了民主。『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為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的經驗把它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把它拉向後退，把它轉變成了木乃伊。』

第二國際的領袖就用這些教條來隱蔽他們的完全拒絕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機會主義者在哲學領域內也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梅林、拉發格等）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拒絕馬克思主義的活生生的、革命的靈魂即唯物論的辯證法。

修正主義者把黑格爾的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辯證法相齊並論。修正主義的老祖宗伯恩斯坦公然地認為辯證法是『達到真正的科學認識道路上的陷網』。他指出說馬



克思的主要『不幸』就在於他迷醉於黑格爾的辯證法，黑格爾用自己的『詭辯』和『概念的遊戲』來迷惑馬克思達到真理的道路。伯恩斯坦斷定着馬克思所創造的偉大成果不是藉助於辯證法，而是離去辯證法而創造出來。

第二國際的意識代表者用折衷論、詭辯論、把發展當作逐漸的、平穩的進化論的學說，用形而上學、機械論，貫穿了虛偽的和反科學的資產階級的均衡理論來代替辯證法。人民的卑劣敵人布哈林後來提出了『均衡論』來辯護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正當。

第二國際的領袖也拒絕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論。伯恩斯坦和其他的修正主義者割裂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使它的根本理論基礎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理論。機會主義者不把馬克思主義視作完整的、統一的學說。他們說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它自己的哲學而必須與現時『科學的』、『先進的』哲學相結合。這個所謂『科學的』哲學往往都是一些最反動的唯心論的學派如新康德主義（伯恩斯坦、佛蘭德爾、馬克思·阿德萊）、馬哈主義（佛里德里黑·阿德萊、波格達諾夫、巴扎洛夫等），各種各式的實證論的思潮，有時是庸俗唯物論（俄國的孟什維克、經濟主義者）。

所謂「正統派」（中派主義者）也直接拒絕辯證法唯物論。考茨基公然地宣稱馬克思主義不僅與唯物論結合，而且也與馬哈主義及新康德主義相結合。他寫給伯恩施坦的信上說：「假如一切罪過都是在於它的新康德主義，那麼災害還不至於這廣大。」考茨基本人的哲學觀點表現為割裂的馬克思主義同庸俗的唯物論、實證論、馬哈主義之折衷結合的典型。

列寧在自己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內指出了第二國際哲學立場之致命的特點。他寫道：「在哲學領域內，修正主義是追隨於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的尾後的。教授們主張「回到康德去」，於是修正主義就跟在新康德派後面跑。教授們重複那種不知說過幾千次的反哲學唯物論的神道主義的濫調，於是修正主義者便傲慢地微笑着，咕嚕着，（一字不易地根據着最近出版的教授參考書）說唯物論早就被「駁倒」了；教授們輕視黑格爾為一條「死狗」，聳肩蔑視辯證法，而他們自己却宣揚一種比黑格爾唯心論要淺薄卑污到一千倍的唯心論，於是修正主義者便追蹤於他們之後跳到哲學上把科學庸俗化的那種泥坑裏去，並用「簡單的」（而且平靜的）「進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革命的）辯證法。教授們拿他們那些唯心論的以及「批判的」體系去適應那會佔支配地位的中世紀「哲學」（即神



學），藉以酬答他們所領得的官家薪俸，於是修正主義者便依附於他們，竭力要使宗教變成一種「私」事，不是要對現代國家成爲一種「私」事，而是要對前進階級政黨成爲一種「私」事。

『這種對於馬克思的「修正」的真正階級意義如何，是用不着多說的——這事不說自明了。』

修正主義者在社會歷史的領域內也拒絕唯物論。伯恩斯坦說假如以前社會存在實際地決定社會意識，那麼現在則是相反……人類已達到控制自然的高級階段，現代國家的民主制度使社會生活的有組織的領導成爲可能的了。因這樣的結果，於是在目前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社會存在的優位明顯地要轉讓給社會意識。

修正主義者也用這樣的方法來拒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拒絕辯證法即是否認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宣揚改良主義，宣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協調，宣揚資本主義的自動崩潰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生長』。拒絕哲學的唯物論就達到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說明了資本主義必然爲共產主義

所代替。社會歷史被修正主義者描寫爲『偶然事件的』堆積。第二國際營壘中的新康德主義者宣稱社會主義不是由以前全部歷史過程所準備了的社會發展的合規律的階段，而只是烏托邦、人們所夢想着的道德的、『倫理的』理想。這個烏托邦的目的不具有真正的實踐的效用，而只有達到這個目的的運動才具有真正的實踐的效用。照他們的意見，無產階級努力追求這個不能達到的目的，他們就在其日常鬥爭中達到了真實的、實際的結果：工資有了某些增加了、勞動日縮短了、選舉權擴大了等等。修正主義者證明無產階級應該被限制在這裏。『最後目的是烏有，運動就是一切』，這就是伯恩斯坦的醜惡的公式。

修正主義者論斷說，假如社會中的決定作用不屬於社會存在而屬於社會意識，那末對階級鬥爭性質的觀點也就有所改變。馬克思斷言說，階級鬥爭由物質的力量，即革命的階級來實現，它追求着物質的目的：榨取者的強制消滅，政權的奪取和生產手段的徵收，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而修正主義者則依據於其唯心論的見地說，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意識的鬥爭、國會的鬥爭、選舉的競爭，啓蒙羣衆和『說服』榨取者。工人階級的一切政治鬥爭的基本任務是爭取國會中的多數席位。只要這個能做到，那末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就立刻變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共和



國了。

機會主義者用特別的頑強性來顛覆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部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工人階級的最露骨的叛徒（伯恩斯坦、溫德威爾、馬克托拉爾等）直接起而保衛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的資產階級的和反對無產階級的民主。考茨基式的中派主義者在口頭上也講着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把它與國會制的共和國等同視之，並宣稱後者是『人民的』，超階級的國家。他們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無產階級在奪得了政權之後就應該打破、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創建無產階級自己的國家機關。考茨基斷言說無產階級不必要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應當保留它和使它適合於自己的利益。中派就是這樣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分裂的。考茨基竟達到這樣厚顏的誹謗，就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偶然的片言隻語。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考茨基最終地轉入了蘇聯工人階級專政之死敵的隊伍裏去。

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頑強地進行鬥爭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於理論、科學、哲學之黨派性的學說，他們宣稱科學是『純粹的』、超階級的、無黨派性的。資產階級的理論家視黨派性為狹隘的主觀主義，為局限的、集團的、宗派的觀點，它不能

提高到客觀主義，提高到『一般人類的』利益。

事實上『無黨派性』是資產階級黨派性的形式。資產階級的科學貫穿着黨派性而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但爲了用作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武器，它必然在科學的『客觀性』、『純粹性』的假面具之下掩飾其黨派性，因此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才是現時真正客觀性的科學。無產階級的黨派性適合於真實的客觀性。

一切第二國際都站在科學之無黨派性、中立性的資產階級觀點。因此它的代言人說馬克思主義作爲政治思潮是黨派性的，馬克思主義作爲科學來看就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了。考茨基說：『假使「資本論」的作者以其天才保持着超出一切階級利益以上之優美的特性，那麼「資本論」將是一部更科學的、更公平的著作，這是沒有什麼懷疑的。』

甚至連普列漢諾夫也滾入這個觀點，他寫道：『黨派性的科學嚴格說來，是不可能的。但是可遺憾的是很可能存在着浸透了黨的精神和階級利己主義的學者。』

第二國際的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的分裂，但這分裂不是意味着別的，它不過意味着機會主義的理論從屬於機會主義的實踐的一種形式而已。



革命的辯證法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和一切社會發展之塗改過了的、曲解的辯證法不能相容，社會發展的辯證法揭露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並說明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唯一道路。第二國際想要找到這樣的一種哲學理論，這種哲學理論為他們的政治的機會主義奠定基礎。修正主義者拒絕唯物論的辯證法即是意味着資產階級哲學在第二國際內必然的勝利。

## 二

斯大林同志說，然而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戰鬥的新時代，也已經到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已一去不復返了。帝國主義的災難的矛盾空前尖銳地展開了。在財政資本的威力面前，社會民主黨所採用的合法活動之舊的鬥爭方式已顯得軟弱無力的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的全部工作，它的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當時，必須審查第二國際的全部武庫，拋棄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預備工作，那末就根本莫想去與資本主義作戰。當時假如沒有做

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遇到新的革命鬥爭時，就一定會遇到武裝不足或者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的污濁馬廐拿來做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光榮任務，便落到了列寧主義肩上來。』

『列寧主義的方法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列寧和斯大林恢復了被機會主義者破壞了的馬克思主義之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他們在羣衆革命鬥爭的烈火中，在活生生的實踐烈火中推翻了第二國際的理論教條。他們恢復了、發展了和具體化了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方法——唯物論辯證法。代替社會民主黨（它由社會革命的黨轉變爲社會改良的黨），列寧和斯大林創造了新型的黨，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黨，這個政黨是緊密地團結着的和岩石似的，它對機會主義採取不調和的態度和對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態度。布爾什維克的黨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

這個政黨的基礎是列寧在同民粹派作鬥爭，後來又在其名著『做什麼？』內和



在第二次大會上同經濟派作鬥爭中奠定的，在第二次大會上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開始分裂爲革命的和機會主義的支翼。最終地在一九一二年普拉加會議上布爾什維主義才形成爲獨立的政黨。

布爾什維克長期地、頑強地、不屈不撓地準備着這個政黨。在這個準備工作上列寧的古典的著作：『做什麼？』、『進一步，退兩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起了基本的和決定的作用。

列寧和斯大林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鬥爭是與他們爲全部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完整性，爲政治路線、戰略、策略、黨的組織原則之鬥爭結合在一起的。哲學上的列寧——斯大林階段是不可分地與全部聯共（布）黨史，與布爾什維克反對國際的和俄國的機會主義的鬥爭聯系着的。列寧和斯大林在同民粹派的、社會立憲民主派的、無政府主義的主觀主義，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經濟派的、孟什維克的庸俗唯物論和康德主義，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馬哈主義，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主義，同折衷的和詭辯的機械論和孟什維克的唯心論作鬥爭中發展了辯證法的唯物論。

民粹派之思想上的粉碎，『英雄』和『人羣』之主觀唯心論理論的批判是爲俄國

工人羣衆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廓清道路所必要的。列寧在『做什麼？』一著中所展開的反經濟派的鬥爭及其對工人運動『自發』論、組織的『手工業式』、『尾巴主義』的批判，把有意識的理論作爲工人運動之革命的和領導的力量之意義提高了。這本著作又爲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奠下了理論的基礎。列寧同孟什維克的庸俗唯物論作鬥爭，因爲他們也像經濟派一樣否認個人、理論、思想的作用，否認無產階級之組織的意義，這就幫助了黨用工人階級組織之物質的統一來鞏固其思想上的統一，創造了新型的黨。列寧的反對孟什維克的著作『進一步，退兩步』和『兩個策略』起了馬克思主義政黨之組織上的和政治上準備的作用。

列寧和斯大林同馬哈主義以及其他唯心論的鬥爭，列寧在其歷史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和斯大林在其論文『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保衛是把一切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革新者之最後粉碎和把它排出黨之外所必要的；沒有這個，布爾什維主義就不可能形成爲獨立的政黨。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列寧反對了修正主義者而防護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在此著作中列寧唯物論地總結了自恩格斯死後這整個歷史時期內科學首先是自然科學所達成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列寧給予一切自然科學中反唯物論



的思潮以決定的打擊，粉碎和揭露了革新者、修正主義者並保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石即辯證法的和歷史的唯物論。

列寧在其著作中闡明了哲學的黨派性和階級性。唯物論與唯心論是哲學中的基本黨派。列寧說在哲學的鬥爭上『不能不看到哲學上的黨的鬥爭，這鬥爭歸根結蒂反映着當時社會敵對階級之傾向和意識形態。』

闡明了哲學上之黨的鬥爭及其與政治上黨的鬥爭相聯系，列寧揭露了唯心論學派，特別是馬哈主義之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實質，揭露了它的奉承信仰哲學、僧侶階級，揭露了政治的修正主義與哲學的修正主義之間的聯系。例如，他揭露了俄國的經驗批判論與孟什維主義與取消主義、包括『偽裝的清算主義者』即召回主義在內之有機的血緣關係。列寧的粉碎馬哈主義和造神主義是同粉碎清算主義、召回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孟什維主義相聯系着的。列寧揭露了政治的和理論的一切種色的機會主義，這就幫助了布爾什維克把機會主義者從黨內驅逐出來，最後地同孟什維克和其餘的革新者決裂而形成爲獨立的政黨。因此『聯共（布）

黨史』稱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著是馬克思主義黨之理論上的準備。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之機械論的和孟什維克唯心論的修正的粉碎，也同樣正確地與粉碎反蘇維埃的托洛茨基及右翼代表之恐怖組織密切地相聯系着，沒有這個就不能準備下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所必需的條件。對於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一切偏向之不調和性和實際性是馬列主義哲學的基本特點。

列寧和斯大林恢復了被第二國際所割裂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統一。他們強調着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理論，從這理論中不能把它的任何一個組成部分排除出去。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六年的自己的論文『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內寫道：

『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完整的世界觀、哲學體系，從這體系中邏輯地導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個哲學體系稱為辯證法唯物論。』

在總結了反動年份的哲學鬥爭之後，列寧在『我們的解放者』一文內解說着工



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只有當這個運動被置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即放在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之上才是真正地馬克思主義的、自覺的運動。列寧寫道：『爭論點就在於什麼是哲學的唯物論，爲什麼離開了它就是錯誤的，因何緣故離開它就是危險的與反動的，它常常把「活生生的真實的聯結」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的政治的思潮」結合起來，如其不然的話後者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是社會政治的也不是思潮。』●列寧說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才指出無產階級走出精神的奴役狀態，一切被壓迫的階級至今都是生存在這種狀態之中。在這個說明上列寧和斯大林就發展了青年馬克思的名言，馬克思說過哲學在無產階級中發現自己的物質武器，而無產階級則在哲學中發現了自己謀解放的精神武器。

列寧和斯大林恢復了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但列寧的方法不是馬克思方法的簡單恢復，而且根據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革命經驗的新的材料使它具體化和更進一步發展了它。

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空前尖銳的時代。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

階級鬥爭尖銳化了並且採取了新的形式，殖民地的人民和農民也捲入了這個鬥爭。世界經濟劃分為兩個原則上對立着的體系，即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新的規律產生了：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規律尖銳化了和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方面的決定的特性。鬥爭的新的形式和矛盾的交互轉渡也產生了：帝國主義的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新的矛盾即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間的根本矛盾也產生了。

矛盾的新形式即非對抗的矛盾獲得了特殊的意義。例如，當無產階級把中農當作勞動者而領導它，同時又同它的小私有的天性作鬥爭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視工人階級與個體中農的聯合是階級鬥爭之特殊的形式。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和困難獲得了完全地特別的性質，它與資本主義的災難的矛盾根本有區別。斯大林同志說：『我們的困難是這樣的一種困難，這種困難本身包含着戰勝它的可能性……我們發展上的這種困難的性質，給了我們鎮壓階級敵人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

因此，帝國主義時代的規律與資本主義的先一階段比較起來是更加複雜化了，明顯地變化了，以新的內容豐富了。它以前所不存在的新形式和新典型出現了。與階級鬥爭和社會發展之規律和形式的變化並存着自然科學上物質新形式及其運動規



律的發現的根本革命，必然發展和豐富了全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其中當然包括了唯物論的辯證法在內。

列寧和斯大林運用馬克思的方法研究了帝國主義。但是運用方法去研究新的規律就意味着方法本身之進一步的發展。若非辯證法法則之發展和具體化，若非根據新的材料更進一步改造唯物論的辯證法就不能完成新的規律的研究。作為科學的辯證法反映着自然和社會之客觀的辯證法，因此按照後者的發展和我們對它認識的深入程度，辯證法本身也是必然會發展的。

斯大林同志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哲學上的列寧斯大林階段產生於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已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了的時代。

若不與共產黨的歷史相聯系，便不能理解哲學上列寧斯大林階段的實質。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強調着說真正的辯證法唯物論者只能是努力改造世界的革命者。只有直接參加到革命鬥爭中才可能意識到和深感到社會矛盾的一切結合和複雜性，

才能理解階級鬥爭的辯證法，因而成爲真正的辯證法論者。

布爾什維主義有機地固有的理論和實踐之統一，使列寧和斯大林有可能在革命鬥爭的過程內揭發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性質和新規律，並在自己的革命理論裏反映出來。因此，研究自然和社會客觀規律的唯物論的辯證法就被他們提昇到更高的階段。

列寧和斯大林具體化了和豐富了辯證法一切法則和範疇之理解。他們發展了關於一般聯系和交互作用，關於進化的運動和革命的運動，關於發展是由低級到高級的運動，關於發展的飛躍，關於由量到質的轉變，關於形式與內容，關於可能性與現實性等等的學說。他們特別注意『本質』和『核心』，辯證法是矛盾統一的法則，是論發展通過矛盾鬥爭的學說。斯大林同志用以下的話說明了應用這個方法到無產階級黨的實際行動上去的意義：

『既然發展過程，是經過內在矛盾底揭露，是經過基於這些矛盾的彼此對立勢力之衝突來克服這些矛盾而進行的，那麼很明顯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不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開這些



矛盾，不是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爲着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執行不調和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而不要實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不要實行使資本主義「長成」爲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政策。』

### 三

在發展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上，列寧和斯大林保護了和發展了馬克思的哲學的唯物論。在反馬哈主義及其他各式各樣唯心論的鬥爭中，列寧依據於新的自然科學上的一般成果而發展了、豐富了哲學的唯物論並把它提到更高的階段。關於這點斯大林同志寫道：『恩格斯說：「每一個偉大的新發明出現後，唯物論便要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這本出色書籍裏面執行了當時的這個任務。』

● 斯大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

列寧賦與自然科學上的唯物論以新的形式即辯證法的唯物論。一直到此刻大多數先進的自然科學家都站在所謂『自然的——科學的』唯物論的立場，這種『自然的——科學的』唯物論，如列寧所說，對外在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上是自發的、沒有固定的確信的。這種自發的唯物論基本上是機械的、形而上的、有時甚至是庸俗的、簡單化的。不理解哲學上的先進思想——首先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其次就是馬、恩的唯物論的辯證法——雖然資產階級科學家的優秀代表者（達爾文、海克爾、孟節列夫等）發展了進化的思想並達到辯證法的光輝的臆測，但他們終不能提高到有意識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水平。

舊的唯物論的局限性和不夠已經被恩格斯深刻地批判過了。恩格斯計劃過要寫一部關於自然界辯證法的龐大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但是可惜他沒有完成這個工作。恩格斯就死於自然科學革命的前夜，這個革命對他的名作提供了廣博的、充分的材料。

這裏必須着重指出，由於歷史的環境，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唯物論不像對辯證法一樣作了保衛和發展的抵抗。這可以用以下來解釋，就是在他們在世時尚未有這樣殘酷的反對唯物論的鬥爭，當時大多數的自然科學家都依附於唯物論。馬克思和恩



格斯爲了辯證法的唯物論而必須同一切庸俗的，同『各種廉價的唯物論』作鬥爭。除此之外，在這時期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黑格爾被人當作死狗看待，當時提出的任務是挽救和唯物論地改造黑格爾辯證方法之有價值的核心。

放在列寧面前的任務則是駁倒對唯物論的無情的攻擊，粉碎哲學和自然科學上的唯心論派別並使唯物論適合於科學的新發現。

在這新的歷史環境中列寧繼續了和担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業。他說，自然科學上的新發現推翻了局限的、機械的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形式，完全地確證了辯證法的唯物論。一切這些發現都完全地導向辯證法的唯物論。列寧寫道：『從「健康思想的」觀點看來，無重量的以太轉變爲有重量的物質和相反地由有重量的物質轉變爲無重量的以太是沒有什麼驚奇的，電子中除了電磁的質量之外就沒有任何其他質量，這也沒有什麼「奇異」，運動的機械法則只局限於某一自然現象的領域，而它又從屬於更深刻的電磁現象的法則等等也不是什麼不平常之事，所有這些都只是充分地確證了辯證法的唯物論。』

列寧說自然科學達到一切物質形式之統一、發展和相互轉變的承認。物理學上的唯心論者呼號着『物質消滅』，這只是意味着我們一直到此刻所認知的物質的一個限界消滅了。我們的知識日益深刻，它發現了所消失的只是以前所認為絕對的、第一次的（不可入性、惰性、質量）物質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如現在所闡明，只為物質的某種狀態所具有。辯證法的唯物論不把物質與其某一具體的形式等同看待，甚至不把牠與自然認識之當前的最深刻階段等同看待。列寧強調着說物質之唯一的特性是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以外的客觀真實性，承認這個特性是和哲學的唯物論聯繫着的。自然科學的任務是週密地研究物質的構造。在這方面的一切發現都只能豐富辯證法唯物論。然而並沒有這樣的『發現』，它能推翻物質的真實性。

列寧對物質下了一個著名的哲學的定義：『物質是指示客觀真實性之哲學上的範疇，它在人類的感覺中給予人類，它被我們的感覺所複製着、攝取着和反映着，而物質則離開感覺獨立存在着。』●列寧的這個物質的定義是現時物質上的自然科學之哲學的一般的觀點，它植基於科學對自然認識之深刻的透入。物質之哲學的理



解在自身上包括了爲個別科學所研究的物質一切具體形式的概念。列寧的關於物質之哲學的和物理學的概念的學說，對於同唯心論及庸俗唯物論作澈底的鬥爭具有廣泛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追隨着列寧也護衛了和發展了哲學的唯物論。在其早期論文『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這篇論文寫於一九〇六年，就是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出現以前，斯大林同志就已對唯心論和庸俗的形而上的唯物論作了澈底的批判。自然是統一的和不可分的，它表現於兩種形式上——物質的和精神的，而物質方面又先於精神方面，——斯大林同志說這就是馬克思之唯物一元論的實質。

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領導下粉碎了馬克思主義之孟什維克化唯心論的和機械論的修正，打擊了馬哈主義和其他的反馬克思的，反列寧的派別和潮流。

批判了否認自然界客觀規律之存在的馬哈主義者，列寧就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和其他著作（『哲學筆記』等）內發展了關於世界一切現象之一般聯系和交互作用，關於物質運動和發展之客觀規律的唯物論的學說。與此並列地他又批判了因果性之形而上學的理解，就是把因果性視爲自然界之聯系和合規律性的唯一的形式。

列寧說在事實上一切對象物和現象都處於交互依從中和處於普遍聯系中，它表現於無數的特殊形式上。原因和結果只是這些一般聯系中的一種因素。

暴露並粉碎了哲學和自然科學上的唯心論的任務，要求列寧用特別的注意力來研究馬克思的認識論的問題。

唯物論辯證法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又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創立者。但是在他們的時期，認識論問題的研究在他們面前還沒有提出最迫切的任務。在自然科學上唯物論還佔着優勢，唯心論的派別還沒有像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一樣得到如此廣泛的流行，因此正如列寧所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而然地必然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唯物論的認識論上而放在歷史唯物論上。

在列寧的時代情況變化了。正如列寧所指出，資產階級哲學在反對唯物論的鬥爭中特別地集中於認識論的問題。第二國際全然不研究自然科學的邏輯方法反而轉到唯心論去，他們把認識論上的全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都讓給唯心論。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這個歷史的鬥爭的環境決定了列寧對反映論的發展。馬哈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和其他的唯心論者爲了要找逃路而利用『怕羞的唯心論』即不可知論，通過不可



知論而走向達到公開唯心論的直接的道路。甚至連普列漢諾夫在客觀世界可認識的問題上也犯了康德的錯誤，因為他提出象形文字論。照普列漢諾夫的意見，物體不能反映於我們的感覺，而只適應着它。主觀的感覺由於我們之感覺器官的不完全性而不能如物體在事實上一樣地復現它。照普列漢諾夫的意見，我們的感覺只是指示特定物體之符號，有條件的標誌，但決不和物體相似。

列寧提出了反映論以與不可知論和象形文字論相對抗。他說，在辯證法的唯物論看來，人類的感覺不是呈現爲有條件的記號，而是物體之複寫和反映。列寧說『複寫』、『肖像』這兩個術語成功地表明了這種情況，就是物體和物體的表象是同一的又是差別的。物體與其感覺的關係乃是全部對於非全部，模特兒對於繪畫的關係。感覺不完全地反映物體，不能包含物體的一切方面、一切部分，但在物體和現象反映之認識的歷史過程中却是日益深刻而完全了。這樣一來，反映論就給了不可知論以決定的打擊，它科學地確定了世界之無限認識的可能。它對於一切科學乃至對於一切文學和藝術都具有無可評價的意義，因文學與藝術也同樣反映着客觀世界，反映着客觀世界的生活和發展。

反映論與列寧所研究的另外一個認識論上的重要問題，即與關於客觀真理、絕

對真理和相對真理學說有着密切的聯系。馬克思主義推翻了承認真理之永久性和不變性的形而上的觀點和完全否認客觀的和絕對的真理之唯心論的相對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了和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形而上學的永恆真理作鬥爭，所以他們必然在認識的歷史性和相對性上作了抗爭。並且自然科學上的革命，與之相連的物質之舊的觀點之破滅，帶給形而上學以致命的打擊。資產階級的哲學於是乃利用相對論，即關於認識之絕對的相對，否認客觀真理之存在的學說來反對唯物論的辯證法。一切真理都是主觀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真理。馬哈主義者波格達諾夫宣佈說真理是『人們經驗之組織了的形式』。列寧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論真理的學說，他的重心是要給客觀的絕對的真理之存在找出證明。

列寧解釋說，既然認識反映着客觀世界，同樣地客觀真理是存在的，就是說離開認識的人的人之表象的內容是存在着的。但是人類的表象反映客觀真理不是一下完成的，不是完整的，沒有停頓的，而是逐漸地相對地進行着。絕對的真理是歷史的過程，和由相對真理之無窮的系列所構成的。

『從現代唯物論亦即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我們的知識對客觀的、絕對的真理的接近是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的，但是這個真理的存在却是無條件的，我們對它的



接近也是無條件的……一切意識形態都是有歷史條件的，但是一切科學的意識形態（它不同於，比方說宗教的）都適應着客觀的真理、絕對的自然，這一點也是無條件的。」<sup>①</sup>

這樣，列寧就闡明了形而上學者和相對論者所不能理解的絕對的和相對的真理的辯證法，並在原則上確立了世界認識之無限性和堅決地打擊了僧侶階級。

列寧說道：『現代信仰哲學無論如何決沒有推翻科學；它只推翻科學的「過度的要求」，就是對客觀真理的奢望。假如客觀真理存在着（如唯物論者所想那樣），假如只有自然科學在把外間世界反映於人底『經驗』中時才能够給我們以客觀真理，那末一切信仰哲學都要無條件地被推翻了。』<sup>②</sup>

在同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哲學作鬥爭中列寧和斯大林強調了科學、認識、真理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實際上就是意味着自然和社會在『曲光鏡』中的反映，但是無產階級的黨性則與資產階級的黨性原則地有區別。無產階級是將來的主

①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全集』十三卷，一一一頁。

②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全集』十三卷，一〇二頁。

人，他們有興趣的不是對客觀現實之歪曲的描述（在這方面資產階級是有興趣的），而相反地，要在客觀現實之最完全最深刻的認識中去描寫它。只有站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之階級的、黨的立場才能正確地、客觀地認識自然、社會及其發展。因此，無產階級的黨性不僅不排除真理的客觀性，並且相反地承認它。

在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的發展上，列寧確立了他的關於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同一的著名原理。列寧說，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和認識論，三個名詞是不必要的。邏輯不是思惟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之發展法則的學說，主觀辯證法反映着客觀辯證法。因此邏輯與唯物論的辯證法相適合，它是唯一科學的邏輯，因為它研究着自然和社會之最一般的發展法則和這些法則反映於思惟的形式。唯物論的辯證法同時又是真正科學的認識論，因為它探究着人們對客觀世界之認識如何產生和如何發展，如何由較不完全的知識達到較完全、較深刻、較多面的認識之運動。

與哲學的唯物論並列，列寧和斯大林又發展了歷史的唯物論。在同民粹派作鬥爭中，歷史唯物論的保衛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民粹派是站在唯心論的主觀社會學的立場之上。民粹派否認社會發展的規律，否認人類歷史的物質基礎，他們宣



稱『英雄』、『批判地思索着的個人』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他們把這些『英雄』和『批判地思索着的個人』與『被動的』和『呆滯的人羣』對立起來。人們的歷史被他們描述爲偶然性之雜亂無章的堆集。

列寧在其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八九四年）中辯護了歷史之唯物論的理解並說明了社會規律之客觀的性質。列寧說馬克思把一切複雜的社會關係都歸結到它的基礎上去（歸結到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又依從於生產力水平而確立，這才有可能說明社會發展是自然必然的歷史的過程，才有可能把歷史提高到科學的水平。列寧在同民粹派作鬥爭中特別注意馬克思論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的發展。列寧說，每一社會經濟的形態都呈現爲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呈現爲具有統一法則的活生生的『社會的有機體』，這個統一的法則決定了它的全部經濟的、政治的和觀念的構成。這個『社會的有機體』因其內在法則而發展，這個發展的法則同時又是其破滅和被更高的社會形式所代替的法則。

列寧寫道：『社會學至今都苦於不能從社會現象的複雜的網中區別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現象（這是社會學上之主觀主義的根源），和不能想出這個分界的客觀的

標準。唯物論給予一個完滿的客觀的規準，這個規準就是把「生產關係」當作社會的骨幹，這才有可能把這個一般科學的反復的規準應用於這個關係上，它在社會學上的應用就否定了主觀主義……物質的社會關係的分析立刻給予了認取反復性和正確性的可能，並使各個國家在「社會形態」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有一個一般順序的可能。只有這個一般化才能由社會現象的敘述（和從理想觀點的評價）轉到它的嚴格的科學的分析，舉例來說就是分別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之有別於另一個的是「什麼」，並找出他們的共同點又是「什麼」。

假如說民粹派以及繼承他們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英雄的個人之上，那末列寧和斯大林也很好地評價了領袖的作用，他們強調着當作羣衆、階級之歷史的製造者的領袖具有決定的意義。列寧和斯大林強調着說卓越的人物只有當他們與羣衆聯系在一起，依靠着羣衆，並在他們的活動中反映出自身所屬的階級之前進的渴望和觀念的時候才能顯現他們的才能，才能遂行他們的領導任務。無產階級的革命者依據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依靠着革命的工人階級，



創造了和強固了戰鬥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的黨，他們造出了真正的奇蹟，假如離開了羣衆，他就失去了全部意義了。列寧強調着說個人恐怖之民粹派的策略，不管個別民粹派之英雄主義如何，它始終是削弱了羣衆運動。

恐怖的政策和實踐是從視羣衆爲呆滯的等待英雄去推動的『人羣』這個觀點出發的；這種觀點阻礙着羣衆的積極性的發揮，排拒着創造羣衆的黨和羣衆的革命運動之可能性。

斯大林在同無政府主義和沙文主義者作鬥爭中更發展了馬克思——列寧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學說。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九〇六年）一文中，斯大林同志說，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中間的重要分歧之一就在於無政府主義者把個人放在第一位，而馬克思主義者却把羣衆放在第一位。無政府主義者認爲羣衆的解放要以個人的解放爲前提條件，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爲若無羣衆的解放就不能有個人的解放。

斯大林同志強調着領袖與羣衆之密切聯系的必然性。當最偉大的權威者不再信任工人羣衆的時候，當他們失去與羣衆聯系的時候，他們就會逐漸從我們中間消失去，就會轉變成烏有。斯大林同志說：『從前曾將領袖認爲是歷史的唯一的創造者

而不顧及工人和農民，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民族和國家的命運，現在不僅僅是由領袖來決定，而首先和主要的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的。工人們和農民們不聲不響地正在建設工廠和作坊，礦井和鐵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創造最幸福的生活，以衣食供養全世界：這些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他們的「平常的」和「看不見的」勞動實際上是偉大的、創造的、決定歷史運命的勞動。」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選舉前會議的演說中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的顯著的特點。這樣的活動家首先就是斯大林同志自己：他的戰友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基羅夫、卡岡諾維契、亞岳尼基茲諸同志也都是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之典型的化身。

斯大林同志如下地說明了哲學的唯物論擴展到社會歷史上的意義：「……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就不復是「種種偶然現象」之湊合，因為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之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之研究，則已變爲科學。」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的實際活動，應當不是以「卓越人物」的善良願望爲基礎，不是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爲基礎，而是以社會發展的規律爲基礎，而是以這些規律的研究爲基礎。……』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是如何複雜，總都能够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實驗科學，它能够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在其實際活動中，應當不是以什麼偶然的動機爲準則，而是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爲準則。』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就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爲科學。』

『由此可見，科學和實際活動間的聯系，理論和實踐間的聯系，它們的一致，就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黨的指路明星。』

在反經濟派、孟什維克和資本主義之右的復辟者的鬥爭中，列寧和斯大林強調着個人和理論、觀念在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經濟派和孟什維克站在庸俗唯物論的立場上證明說，組織、理論、觀念在社會

歷史中，特別是在工人運動中不起任何作用。社會的發展是在自發的、進化的、按本質是自動的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着的。政治、觀念消極地反映着經濟並盲目地追從着它。經濟派、孟什維克和其他的機會主義者都不給階級鬥爭和黨的積極作用留下位置，不給人們的活動留下位置。

他們局限了歷史必然的不變性和宿命地期望它按自然順序而實現，他們拒絕歷史過程上的積極的行動，他們不理解歷史的必然只有通過人們、階級和羣衆的革命行動才能實現。

列寧和斯大林往往都從依靠革命羣衆的主導和能力出發。他們說，當客觀條件已造成之時，事情就決定於人們，決定於幹部。假如必要的客觀條件還沒有，那麼就應該爲這些條件的造出而鬥爭，它們不會自發地、自動地產生出來。

混雜在黨的隊伍中的黨的敵人也像孟什維克和一切第二國際一樣，也提出了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之『不變的』教條。例如，假使無產階級在國內人口中不佔最大多數，那它就不應當而且也不能夠奪取政權；假使無產階級沒有足夠數目的已經訓練過的行政和文化的幹部，那它就不能保持政權，不能組織經濟的和文化的建設，因此首先就應該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準備這些幹部，然後才奪取政



權。列寧和斯大林推翻了這個『死的教條』。在『我們的革命』一文中列寧寫道：『如果要建立社會主義，是需有一定的文化水準（雖然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那個一定的「文化水準」是什麼），為什麼我們不能開始以革命的方法，完成那個一定的文化水準所需的必要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而趕上別國呢？』●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說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充分的物質的和文化的基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能夠遠為快速的創造出來，這種經濟基礎是計劃經濟，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它為生產力的發展較之在資本主義之下開拓了空前廣闊的地盤。千百萬的工農的領導幹部在蘇維埃的政權之下較之在資本主義政權之下以無可比較的速度發展了起來。

斯大林同志更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法學說。在第一階段上改造時期的任務是在於要創造新的技術，創造社會主義的工業。但是就在當時斯大林同志也是強調着說，事情不是在於純粹的技術，而是在於掌握技術。一當新的技術已經造成時，斯大林又強調着說現在的重心已轉

移於幹部，轉移於人們，這些幹部和人們有能力裝置新的技術，有能力從新的技術中榨出他所能給予的一切。

斯大林同志強調着說社會觀念、理論、政治組織在社會生活上演着很大的作用：『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組織既然已在社會物質生活之發展過程，社會存在之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自己然後又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的物質生活，並造成必要的條件，以便澈底解決社會的物質生活中已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的物質生活之向前發展成爲可能。……』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爲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加速其改善，它就應當憑藉於這樣一種社會理論，憑藉於這樣一種社會觀念，這種理論和這種觀念，是正確反映出社會的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並因此而能夠發動廣大民衆，能夠動員他們並把他們組織成無產階級黨的偉大軍隊，這個軍隊決意要打破社會裏的反動勢力並給社會裏的先進勢力打通道路。』

『「經濟派」和孟什維克們之所以陷於覆亡，就中也是因爲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先進觀念的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作用，而他們既然落到庸俗唯物論中去，於是就會去把先進理論，先進觀念的作用，幾乎化爲烏有——所以，他們就會去使



黨陷於消極的地步，陷於苟延殘喘的地步。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為它是憑藉於正確反映出社會的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理論提高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以澈底利用這理論的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力量爲己任。』<sup>①</sup>

斯大林同志從實踐的社會主義建設和階級鬥爭所提出的任務出發，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深刻的理論問題和無產階級黨的現實任務之有機的結合表現着斯大林同志全部著作的特點。斯大林同志說：『理論和實踐的聯系應該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指路的明燈。』

例如，斯大林同志依據於二十年以上的蘇維埃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完成了列寧的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的理論。他發展它達到共產主義在我們國家內建設之可能的學說，雖然有資本主義的包圍。斯大林同志的這個結論與列寧所發現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之可能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斯大林的學說豐富了列寧主義，以新的觀念武器武裝了工人階級，給予黨以爭取共產主義勝

利的偉大的遠景。

斯大林同志所作成的在社會主義之下的國家的理論具有廣大的意義。這個問題在現時具有巨大的現實性。斯大林同志強調說，不充分估計到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意義，以及同樣不充分估計到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和它的偵探組織的力量和意義，這種看法還存在某些實際的和理論的工作者中間，因而在我們的工作中引起嚴重的損失。這個不充分的估計產生於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之一般原理的研究不足和不完全的基礎之上。斯大林同志繼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事業而完成了這個更進一步的研究和發展。

在『聯共（布）黨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中斯大林同志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形式和職能作了光輝的辯證法的分析。他說，從十月革命起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上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包括了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至各種剝削階級被消滅的時期。在此時期我們的國家實現了兩個基本職能，就是鎮壓國內的階級敵人和抵抗外來的侵犯、保衛蘇聯。這個職能以前的國家也是担負過的。但是這裏存在着一個原則上的區別，那就是以前的國家是鎮壓大多數的被壓迫者和保衛少數人的財富和利益的，



然而蘇維埃國家却是鎮壓少數的剝削者和保護勞動者之被外來侵犯的掠奪。

第三個職能——國家機關的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的工作——在這時期沒有得到嚴重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包括了由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因素之消滅到社會主義體系之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這個時期。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也隨着環境和任務的改變而改變了。武力鎮壓國內剝削者的職能就由保護社會主義的財產並防範那些偷竊和侵吞人民財富者的職能所代替。武力保護祖國而反抗外來侵犯的職能依然完全保存着，因而紅軍、紅色海軍以及爲要用尖銳的眼光來對付那些外來敵人和他們派來的偵探和間諜所必要的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就仍然存在着。國家機關之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得到了全面的展開。

斯大林同志說：『大家都可看到，我們現在有了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按其形式和職能來說都與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有着顯著的區別。』

『但是發展並不能停止在這裏。我們還要更向前走去，走向共產主義去。在共產主義的時期我們的國家是否還要保存着呢？』

『是的，假如資本主義的包圍還未消除，假如外來武裝干涉的危險還未消除，那麼國家還是要保存着的。並且很明顯地，我們國家的形式將隨着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不，假如資本主義的包圍被消滅，假如它被社會主義的包圍所代替，那麼國家就無須保存而會衰亡下去。』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事情就是如此。』

在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而寫的關於辯證法的和歷史的唯物論中，斯大林同志一般化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哲學領域內所創造的一些重要的東西，並且在科學和革命實踐所給予的新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了辯證法的和歷史的唯物論。斯大林把辯證法唯物論發展爲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爲馬克思主義黨的理論柱石。斯大林同志說，熟識和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我黨每一個積極活動者的義務。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十八次大會上說：『有一個科學部門，則是所有一切科



學部門的布爾什維克所必須知悉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關於社會、關於社會發展的規律，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規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規律，關於共產主義勝利的科學……列寧主義者不能只是他自己所喜愛的科學部門的專家，他同時還應該是政治的社會活動家，他積極地關心着本國的命運，通曉社會發展的規律，善於運用這些規律並力圖成爲國家的政治領導的積極參加者。」

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著作中，斯大林同志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哲學同布爾什維克黨的鬥爭有不可分的內在聯系。斯大林同志用了許多例子說明爲了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就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

這著作是由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偉大代表者所寫出，他對辯證法有着無可比擬的精通。他總結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龐大的實踐的和理論的經驗。這著作才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思想的真正的高峯。

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了的，是辯證的方法武裝了

的，是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它是強有力的和不可戰勝的，因為它知道如何領導工人階級和領導他們向那裏去，它不怕困難和生活中的矛盾而能戰勝它，只有布爾什維克才知道如何去戰勝它。



## 參考書略目

原文所附參考書目較爲完備，唯該項書目是以蘇聯讀者爲對象，對中國讀者未盡適用，故特根據原文另行編訂，凡無中文譯本者概不列入。又有幾種書籍是原文所無而由譯者添上的，特此聲明。

——譯者附註

### 馬列主義的文獻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 博古校譯

解放

德意志意識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 郭沫若譯

哲學底貧困

馬克思著 何思敬譯

解放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馬克思著 柯柏年譯

解放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馬克思著 吳黎平譯

解放

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著 吳黎平譯

解放

反杜林論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解放

自然辯證法

恩格斯著 神州

神州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序

恩格斯著

博古校譯

解放

費爾巴哈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恩格斯著

張仲實譯

解放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恩格斯著

張仲實譯

生活

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

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

列寧著

莫斯科中文版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列寧著

卡爾·馬克思

列寧著

紀念恩格斯

列寧著

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列寧著

談談辯證法問題

列寧著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

列寧著

(以上各文均見莫斯科版本及「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列寧著

曹葆華譯

解放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列寧著

曹葆華譯

解放

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

斯大林著

唯真校譯

新華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斯大林著

曹葆華譯

解放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斯大林著

解放

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斯大林著

(見聯共(布)黨史第四章第二節)

近代唯物論史

普列漢諾夫著

王若水譯

泰東

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

普列漢諾夫著

傅古譯

解放

蘇聯哲學問題

日丹諾夫著

立三譯

新華

## 唯心論的哲學史

西洋哲學史

顧西曼著

瞿世英譯

商務

西洋哲學史

羅吉爾著

詹文滄譯

新中國

批評的希臘哲學史

斯托士著

慶澤彭譯

商務

中古哲學與文明

華爾夫著

慶澤彭譯

商務

現代哲學引論

約德著

張松年譯

商務

近代思想導論

約德著

蕭贛譯

商務

各派著作

哲學思想集

赫拉克利特著

楊伯愷譯

辛墾

哲學道德集

德模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辛墾

柏拉圖對話集六種

柏拉圖著

張東蓀等譯

商務

柏拉圖五大對話集

柏拉圖著

郭彬齋等譯

商務

學說與格言

伊壁鳩魯著

楊伯愷譯

辛墾

新工具

培根著

沈因明譯

辛墾

利維坦 (L'atthan)

霍布士著

朱敏章譯

商務

人類悟性論

洛克著

鄧君吾譯

辛墾

伯克萊哲學談話三篇

伯克萊著

關琪桐譯

商務

方法論

笛卡兒著

彭荃相譯

商務

民約論

盧騷著

馬君武譯

中華

人——機器

拉梅特里著

任白戈譯

辛墾

哲學原理

狄德羅著

楊伯愷譯

辛墾



精神論

自然之體系（上下）

純粹理性批判

人心能力論

論理學（節縮本）

黑格爾哲學批判

將來哲學之根本問題

宗教本質講演錄

海克爾一元論

生命之不可思議

物質與記憶

心力

實用主義

哲學之改造

黑爾維修著

賀爾巴哈著

康 德著

康 德著

黑格爾著

費爾巴哈等著

費爾巴哈著

費爾巴哈著

海克爾著

海克爾著

柏格森著

柏格森著

詹姆士著

杜 威著

楊伯愷譯

楊伯愷譯

胡仁源譯

周 暹譯

張銘鼎譯

柳若水譯

柳若水譯

林伊文譯

馬君武譯

劉文典譯

張東蓀譯

胡 鈺譯

孟憲承譯

許崇清譯

辛墾

辛墾

商務

商務

世界

辛墾

辛墾

商務

中華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140.9 1035-1  
2067158

到期日

92.12.13

92.1.25

C2H

單位	總圖書館 CL
來源	北京大學圖書館贈
登記	91.4.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67158

定價 13.20

6000